



第3辑

80

后诗选

春树 / 主编

SINO.
UNPO
124
3
2005

SINOL
UNPO
124
3 2005

Universiteit Leiden



2 586 442 7

目录



诗

111 的诗 (一首)	4
9/18 的诗 (三首)	4
beast 的诗 (一首)	6
阿鲁的诗“我们的风筝”(十一首)	6
擦肩而过的风的诗 (一首)	15
蔡依依的诗 (一首)	16
陈东的诗 (二首)	18
陈小三的诗 (三首)	19
春光窄浅的诗 (三首)	20
春树的诗 (三首)	21
大伙去乘凉的诗 (二首)	23
但影的诗 (二首)	24
道子的诗 (三首)	25
发小寻的诗 (一首) 节选	26
疯了疯了的诗 (一首)	33
佛之鱼的诗“原来手中一直握着的是虚构的武器”(17首)	33
阿立的诗“请你发觉”(三首)	37
傅宁的诗 (一首)	39
嘎代才让的诗 (七首)	40
改良六面兽的诗 (二首)	45
革的诗 (五首)	47
鬼赖赖的诗 (三首)	49
鬼狼的诗	50
韩放的诗“北京组诗”	62
郭小狼的诗	65
横的诗	76
红布的诗 (一首)	79
回轮虫的诗 (二首)	80
贾贾的诗 (六首)	81
贾宁的诗 (四首)	86
赖小皮的诗 (一首)	91
雷炎的诗 (十一首)	92
王子的诗 (六首)	97
李异的诗 (十三首)	101
李子悦的诗 (五首)	114
林溪的诗 (六首)	117

流诗雅悯的诗 (三首)	120
麻六的诗 (五首)	122
马梦的诗	127
梦笑中秋的诗	129
夏宏的诗 (二首)	132
小村的诗 (二首)	135
小猴子的诗 (一首)	136
小宽的诗 (二首)	136
晓冰的诗 (二首)	138
心地荒凉的诗 (八首)	138
依然颓废的诗 (一首)	142
鱼玄机的诗 (一首)	143
郁央的诗 (一首)	144
郁醉的诗 (一首)	145
张浩民的诗 (一首)	145
张拓宇的诗 (十首)	146
钟一的诗 (六首)	150
拙腹媚奔的诗 (七首)	154
子村的诗 (一首)	161

随笔

我为什么要写诗	162
像一具尸体那样行走	166

小说

拔黄豆最合适的一天	167
稻田里的英俊少年	168
蓝白军旗盒	171
会飞的鼻子	173
纪念碑	178
晚上睡不着的消遣	181
嘿	184
DEATH TO THE GAY BOY	188
无望	191
流淌之河	211

另：菲利普·迪昂访谈录	218
-------------------	-----

111 的诗 (一首)

《》

很久以前我曾想过我以后不会再感到快乐了
然后生活开始慢慢的改变
我不再总是坐着
然而生活已经一片混乱了
它被我的脑袋左右着

前一阵子我老是在坐着
坐在走廊底下,坐在树下,坐在我家的床上,坐在外面的床上,坐在河边,
坐在那几张凳子上
我想我再也不能快乐起来了

然后生活开始慢慢的改变
我不再总是坐着

所以我想
我们是不是该结束我们的生命?

9/18 的诗 (三首)

古龙

——你最近为什么写不出稿
——因为我心情不好
——你为什么心情不好
——因为我写不出稿

以写作为生
生而写作
鬼才孤绝之人
声音里自有海潮
的腥臊味

骄傲

去年是杨利伟
今年是刘翔
一个中国飞天第一人
一个破天荒短跑世界冠军
自然适合在
一锅粥式的央视春晚
让我人民瞻仰瞻仰
中华民族之骄傲
民风淳朴呐
瞧瞧 我们的英雄
都有一副范进中举的酷模样

冷眼

一对大学生
接吻于阒无人迹之教室
暗中有闭路电视系统
自然被学校逮住
——违反相关条例
校园内不允许发生性行为
好言相劝 退学 走人

为海啸义演或义捐
你5万 那我就5万1
我身价就是比你身价要高
倒也好 能刺激地多有些捐款

林肯 那是林肯
先撞倒老太婆
再撞倒一个小女孩
并且挂住她能继续奔驰
好车就是性能佳
当然 好车还须好司机来驾

90年代中期某贫了上千万

90年代末某某贪了上亿
最近又爆料某某某贪了近10亿
从侧面可以看出我们的人民富了
至少这个国家富了 可供贪污

BEAST 的诗（一首）

想飞

我想我应该在侏罗纪时代
我想这里应该是一片汪洋
我想我应该有很坚强的翅膀
还有美丽的善良的安静的心灵
我在辽阔的苍穹鸟瞰深蓝地球
一路呼啸而过——心情多么明朗
——梦里总是美好而虚幻
我的头不知道被什么东西
重重的敲打一下
一地水晶似的碎片光芒耀眼
心阵阵疼痛，好像空荡荡的思绪里
一阵仓皇的逃离
我就那样完成了一个一直不敢做的动作——
飞。而没有飞出眼眸就已经夭折
有那么一点点疼痛，就那么一点点

阿鲁的诗（十一首）“我们的风筝”

阿鲁，男，原名李文恒。湖南衡阳人，出生于八十年代初，现在广东一边打工一边写诗。

一半是你

1.“讲个故事吧”

那时你在海边
吃双份的早餐 跟两个人

打电话 喝
两个牌子的啤酒
这样多好啊，把一个人
当两个人活，花朵般
被陌生的手指
慢慢打开。
日子像一张张纸牌
握在手中，被对手
反复的洗
“这样多好啊。如果下一张摸到的
不再是海，或者
你梦想的童年。”而你终于不忍
一口气
就把故事讲完

2.等

窗外下着八月的细雨，而你
是春天才开的花么？
一减一并没有
成为预想中的零。就像灰姑娘
终于等来了王子
我们在同一道减法中
寻找各自最后的窝。
“直到梅花落尽了，也没找到
你要的那些
方块啊。”你在电话中
隐瞒了年龄
多出来的秋天
更像一粒止痛的药丸
让你忍住了
不哭。而我在车站里
声嘶力竭地喊啊，
也没有找回那张
从广州到温州
的车票

3. 为了

春天开了花，秋天
就会结果：真要感谢这些
女儿一样乖巧的植物
这些盲目的轮回，让年老的父亲们
重新拾起了犁耙
真要感谢这些
再次被打开的疼痛：我们曾经
是多么听话的孩子！当我们
翻过这些高高的围墙，从此消失在
秋天的浓雾里，消失在
声音沙哑的汽笛声中
从此迷上了醉酒
刮胡子。而冬天的雪
说下就下了，甚至来不及
在门口
挂一串红红的辣椒

4. 一半是你

那时的夜色
刚点亮街灯。那时我还在昏黄的灯光里
握着你的手
一起唱歌
那时我们共饮了半杯的酒啊
剩下的夜晚
你就要乘坐一辆火车
穿过几个城市的睡梦
到遥远的春天
哺育自己的儿女
而我将在谁的牌局中
重新醒来，在你离开的地方
种下几棵
你喜欢的桃花

起点

是的，这些车辆
就要从远方赶来
把我带走。为了这次离开
我不停地洗脸、刮胡子
或者面对镜子
做各种鬼脸
逗自己开心
是的，或许就在明天
我将用另外一种方言
向你问好。我睡过的床
你要记得重新喷洒
一层香水。不要想起
我睡懒觉时
的样子。钟声从远处响起
就像弹落的烟灰
再也无法拾起
哦，我将在另一个早晨醒来
那里也许开满鲜花
也许还下着
去年冬天的雪
但我将在那里
慢慢醒来，就象父亲生前
握在手中的
一粒种子

沉默

不要移开我藏在每首诗中的椅子。它已褪尽的颜色
是一棵竹子连根拔起的痛。春天多美啊
妈妈说着说着，头发便已花白。
一声汽笛多象一个叹号
惊落这一身的尘土。把自己象车票一样
递给一把闪着亮光的剪刀，而我已倦于
在一朵花的开落间奔波。哦，那握着剪刀的手
多么温暖，就象一场小小的雪
在积满泪水的夜里落下……

太阳在黄昏落下

太阳在黄昏落下。就象一片掌声
 在歌唱结束之前响起。你拿起叫个不停的电话
 你听到一只乌鸦
 嘲笑瞎子眼中的黑。
 墙上挂着女儿的照片。妈妈提着咸鱼
 在街上叫卖。
 你翻过围墙寻找
 敲门的人。你独自骑马去寻找
 敲门的人。
 你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居住。
 你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工作。
 你向忧郁的陌生人打听
 敲门的人。二十岁之后
 你开始接受陌生女孩的约会。三十岁之后
 你开始学习加法与减法。四十岁之后
 你开始迷上打桥牌。
 敲门声在门被打开之前
 早已停止。然后是一场大雪落下。然后是咸鱼的香味
 飘满你在老家租住的客房。
 五十岁之后你开始向妻子打听
 敲门的人。六十岁之后你开始向儿女打听
 敲门的人。你不曾怀疑
 那个敲门的人。你不曾怀疑那个敲门的人
 也许只是一个瞎子。也许只是提着咸鱼
 在街上叫卖的母亲……

我们的风筝

风在吹啊，也不见你
 回来暖暖手脚
 这些水稻
 长得多么柔情
 像你的爱情在水里面漂
 “找不到花朵
 怎么赎回

我们的新娘？”

你背着一把锄头
 整天看看水，望望天
 风在吹啊，也不见你回来
 添些衣服
 一些事情就像这纸做的风筝
 长长的线拴住了你
 和一身的病痛。
 它要飞就飞吧，你却这样
 仔细地牵着
 像牵着不听话的孩子——
 左手累了
 就换到右手
 右手累了
 再换到左手……

像花的刀子

我养的花那样像我
 朵朵美丽，伤口绽裂
 ——兰逸尘
 除却花开的阵痛，还有一盏灯可以象春天一样
 被点亮，被握在手中。
 “我的笛子流着泪，”你说。我们张开双手
 干净的莲却已睡去。我们张开双手
 陶醉于为自己定做的胃病。
 不要輕易地谈论刀子。那虚词般脆弱的锋利
 不及一朵早早凋落的桃花。
 在你内心绽开的伤便是那海啊。那充满诱惑的
 深邃。那疲惫的未知
 “只一瞥，天就黑了。”你说。二十四朵桃花
 从此无处可藏。不要輕易地谈论刀子啊。
 啤酒象胡须一样可爱，一样尖锐，你却从不过问。
 虽然你沉迷于海，不愿近岸。

病

不要把椅子搬到阳台上
 在喝着咖啡的夜晚
 不要看一个背影
 从此远离我们的视线
 一两朵去年落下的桃花
 惊醒我怀乡的梦
 在喝着咖啡的夜晚
 请不要收起我的窗帘
 我害怕那些蝴蝶
 和它们越来越忧郁的眼睛
 和它们越来越孤独的日子
 和它们越来越脆弱的美
 在这个城市
 花朵开得很温顺
 就象听话的女儿
 把青春和梦锁在镜子里
 戴好口罩上街
 尽量避开陌生人的微笑
 和祝福
 而我害怕那些蝴蝶
 和它们的沉默
 如一群黑背鸦
 喜欢在暗处逗留，哺育各自的儿女
 而我害怕这些安静的花朵
 和这些透明而别有用意的镜子。
 在太阳升起之前，请不要
 收起我的窗帘
 虽然窗前
 不再有谁的背影离去
 虽然窗前
 不曾有谁趁这夜色
 从远方归来

一如即往的夜

你穿上白色的礼服
 对着一轮下弦月
 刷牙
 参加一只波斯猫的聚会
 还是为一只探戈舞
 吟诵一首
 古诗？
 我见过的海，是我一个人的海。
 它不曾改变的蓝色让我感到
 茫然无助。
 千篇一律的音乐
 还有什么力量让海浪翻腾
 南来北往的大雁从不厌倦天空的沉默
 就象你穿上白色的礼服
 对着一轮下弦月
 如花朵般开放，如花朵般安静。

吉它手的长头发

还在燃烧的火焰：他虽然年轻，但
 太阳早已落下。
 你常在梦中扬鞭催马，
 你常在梦中寻找
 抱在怀中的吉它。哦，那忧伤的太阳，
 在情人的梦中升起
 如一朵葵花背离我阴暗的房间

少数人的夜晚

那么多车辆从眼前
 飞过，我没有看见你的脸。
 随便打开一扇门
 就能提前抵达宴会，而我没有
 看见你的脸。每条路口的红灯和绿灯

交替为我们的肉身
 打开一个个缺口，而我没有看见
 你的脸。我们围着黑夜
 和你捉迷藏，被同一个影子
 追赶。我们四处逃散
 像被风吹落的花朵，落地之前
 早已萎缩。而我看不见
 你长满麦子的脸，像夜色一样
 铺满了大地。

哦，我需要怎样
 才能逃离这些华丽的灯火
 抵达内心
 真实的黑暗？你饥饿的子民
 一万次打开你的诗歌，打开你
 深藏于良心背后的桔子。
 “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你说。
 哦，可耻的轮子，你带着我们
 要去向哪里？当这个世界
 在黑暗中变得逐渐软弱
 你从人类身体掏出的诗歌
 只能点亮
 少数人的夜晚。

你从人类身体掏出的
 十个海子。你从人类身体掏出的
 十个伤口。
 哦，可耻的轮子！你要把这些
 带去哪里？你要把这些
 玻璃般易碎的身体
 这些来自诗歌的疼痛
 带去哪里……

尚未说出的句子(节选)

我说：我饿。
 我说：我找不到

可以切开果实的刀子。
 啊，这些坚硬的表皮
 多像我们的城堡。而你
 只是一个孩子
 住自己堆砌的积木房子
 和玩具狗说话
 小心翼翼地
 从不提到你的孤独

擦肩而过的风（一首）

狂笑狂笑

偶尔
 请记住
 春树
 是你
 眼中的
 异物
 每天都有
 每天
 都是
 新的
 就像
 你的脸
 每天
 都有
 别人
 从不
 在意的
 的
 变化。

蔡依依（一首）

入冬之前

1、

泛黄的童年
少年骑在墙头上
风吹乱了头发
看——
流了泪的天

2、

走失在虚掩的窗帘下
留下满是呵气的玻璃窗
指尖轻刻下的笑脸
耳边闪过脆生生的笑

你轻轻飘落
就像流星坠入河里不断下陷

3

是谁说光明是不断升腾的烟
游走在大街小巷
在冷清的柴扉下和热闹的人群中间
谁也不曾留意的
路过一排长长的、长长的蚂蚁的队伍
它们黑压压的一片

有什么从生命中消失
又有什么充斥

4

肆虐的狂风夹着大片大片的雪花，
暴风雪随之席卷而来。
一切都是寒冷的，冷得可怕。
屋外满是积雪，厚厚的。

终于在冬天之前我只剩下了自己
又一次在寂寞中无奈地过冬
我的棉衣不够暖和，帽子上没有厚厚的皮草
每个深蓝色的清晨是最脆弱的时刻
我担心一个人难以过冬——

就在入冬之前
痛快地被拥抱一次

5

距离是视频上面对面的微笑
让我想往着撩拨你的长发和胡须
又像一场哑剧——
在欲望中失了声

又是一个严冬
夜半时分，你沉着气，吸着一支烟
一言不发
火星忽明忽灭

我的手停留在键盘上
我的笑滞留在脸上
我的心冷却了一半

我喜欢从背后被拥抱的感觉……
这么难

6

幸福来得太突然
是灾难
迟迟不来
是……

陈东的诗（二首）

对岸就是旱獭的世界

对岸是旱獭的世界
 是它们的领地
 一条河横在面前
 ——两边无限远的河
 没有桥的河
 没有船的河
 没有人烟的河
 多么长
 隔开我和对岸
 河不宽
 与长度相差悬殊
 河不宽我也没法越过
 旱獭的洞口就在对岸
 对岸没有人
 对岸是旱獭自己的世界
 它的家门对着河水对着荒原大敞开着

夕阳下飞起一群麻雀

夕阳下 飞起一群麻雀
 在一片早春还在荒芜的田地上
 翅膀闪亮 一片金光闪过
 飞到一棵光秃的小树上
 挂满枝头 象长出许多枝叶
 象长出许多果实
 安静的田野
 农人悠闲着，表情麻木
 在乡村田间
 麻雀安静成了饱满的果实
 默默地望着农人回家

陈小三的诗（三首）

亨利·米勒和海明威都有一颗伤感的心

春天是快乐的，早上很早就醒
 眼睛里是柔软的新树叶
 回家的亨利·米勒叼着烟斗
 碰见早上很早就醒的人
 又碰见一丝不苟的海明威从报馆出来
 街边的小吃铺摆满塘罐罐
 穿着春衫的人
 等于穿着热气腾腾蛮荒的皮肤
 1921 或 1945
 都是战争后方
 巴黎 摆上漂移的盛宴
 纵酒 狂欢 相爱 不爱
 亨利·米勒和海明威频频相聚
 都有一颗伤感的心
 心里都有一台打字机——
 自动写作与反自动写作
 一样苦涩 像胃里塞满新树叶
 既悲哀又快活

太阳照常升起

白色的医院 草地 椅子
 1921 在巴黎的新树叶下
 人们多么惆怅地相爱
 爱上一个护士 绷带包扎着伤口
 包扎着旅馆 报纸 咖啡馆 爵士乐
 斗牛士 和钓鱼者
 在巴黎的新树叶下
 一个护士柔软的嘴唇
 一直吻到子弹 硝烟 酒精 灵魂
 也没有吻到身体

春天，饥饿

新树叶
生机勃勃
饥饿，古老的春荒
胃病，折叠的身体
鸟鸣，一粒小米
肚脐，一颗纽扣
老虎，和尚下了山

新树叶，新树枝，新树皮
粗粮和雨水，塞满了胃

春光窄浅的诗（三首）

偶然听到的前生

听脸上有疤的叔叔讲他
以前炸鱼的经历
轰！成双成对的鲤鱼浮上水面
他特别强调，那些鲤鱼
都是成双成对的

就这样我轻易地
想起了我的前生
那年我十九，死于一场
集体婚礼时的大轰炸

在悬崖

我开始咬紧牙关就像第一次打针我
撕下自己干净的薄脸皮抓住
它的四角纵身一跃你
没有变成树枝温
柔地挽住我

甚至没有
低头

仇恨就像呼呼下坠的风
仇恨就像呼呼下坠的风

即兴伤感

我到学生会竞选部长
你去校刊投稿
本质的差别，不是太过悬殊
我们都已经堕落到
如此地步
——站在火海边上犹豫
与纵身一跃
也没有什么不同
明天，我将和组织一起去春游
明天，你的文字将为你带来
实用的才子名片
我们碰面后还要微笑
只是一回头
就再也看不见融入
风景的
彼此

春树的诗（三首）

我更愿意称呼自己为“无性”

这些都不足够
所有的爱
我都感觉不到
都不足够，这些亲吻，拥抱
粮食
都不足够

我想要再甜一点
我想要再猛一点
再激烈一点
多少都不足够
这些爱人都不够，几百名爱人都不够
要操就真的操出血
这些软绵绵，温吞吞的东西
不配以爱的名义出现

我们完了，早该完了

三个礼拜前我们相遇
在经过必要的步骤后
上床、流泪
惺惺相惜

二个礼拜前我去看你
在经过必要的打击后
上床、流泪
厌恶了一座城市

更多的时候我躺在朋友的床上
飞快入睡
阳光照在床上
但我什么也不想

一个礼拜前答应你的求婚
疯了就继续疯下去
踩着秋天的落叶

早晨哭醒在自己的床上
终于想清楚了所有的问题

我怀念那些必要的过程
不怀念那些傻逼的过去

你来了，我的红小兵！

天涯何处觅知音？
大哥，这么说是不是太酸了？
知音！知音！又是知音！
我就知道有本杂志叫《知音》
高山流水觅知音，您得到农村去

我本将心向明月……
大姐，您受什么刺激了？
追求！追求！又是追求！
我还知道有本杂志叫《追求》
明月何处有？明月在天上，不在您心里

这反讽的世道啊！
还真叫咱这种有追求的人
知音何觅

大伙去乘凉的诗（一首）

纯洁

我选了一根黑色的绳子
套在脖子上
友好的斯芬克斯将我从楼底拖拽
我的头冲破天花板
一直上升
仁慈的主神秘的微笑
那一刻我温暖无比
雨云散尽
冰山融化
佛光普照
美人鱼唱歌
我高唱大门的弑父娶母
重重的摔在漆黑的地下室
我的脑袋 骨碌在地上

眼睛盯着顶层的天花板的亮光
心想纯洁不过就这么简单而已
切
我还真他妈歌特

但影的诗（二首）

盛唐吟

盛唐江山
土服地美
马多骠壮
女多丰腴白胖
那时人们酒足饭饱
总将诗歌吟唱
皇帝吟
王公吟
官人吟
文人吟
歌妓吟
和尚吟
尼姑也吟
那时的胖子李白吟道
长风万里送秋雁 对此可以酣高楼
那时的瘦子杜甫吟道
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日暮

重金属吉他和鼓点敲打 in 空旷的房间
像多年前遥远的雨声
从天边纷沓而来
那个叫丁武的人
在歇斯底里宛狂野的道士在招魂的嚎叫
后

渐渐消散了声音
只留下“长亭外，古道边”
在低低纤回 萦绕
我再次站起 窗外 天光又开始黯淡
那天边连绵的群山 瘦成山脊的轮廓
宛一幅迷蒙的山水画
贴在千年前就这样的天边

道子的诗（三首）

哀，莫大于心死

阳光底下
枯草抽芽，白云苍狗
还有我的心跳，不能声张啊
粗略知道我名字的父老乡亲
我早已忘记你们的模样了
现在，我一点儿也不想你们
不想从前，不想说话
像一棵害怕光线的病树
郁郁寡欢
死于非命

扑克

水中有花的影子游移不定
暧昧，含糊
一直都这样，比如困兽嚎叫
小火车避人耳目，避开花草
顺着铁轨跑
毫不奇怪
路过的陌生人，在我的房间里
大喊大叫
逻辑混乱
我想说话了，我还想大声说话

是这样的
我不认识的人，把我的来龙去脉
捻顺了
看上去很美，一如从来就没人动过的小鬼

今天天气真好

蓝天白云，清风拂面
喜欢的人儿不在身边
其实天气一直都很好
农妇把去年的棉被晾到竹竿上。年不更事的孩子手执风筝一路奔跑，一脸春风得意
十年前，热闹的人间并没有他们。我站在河边眺望对岸。我牵她柔嫩小手走过河畔小串，我们班的班长他们都说很俗的名字

发小寻的诗（一首）节选

1. 兄弟

我的几个兄弟
他们都有哀求的经历
我听他们的描述，想象
他们哀求的样子
和杰姆一模一样
那天杰姆蹲在地上
头上下着大汗
鼓着腮帮
吐出全世界关于哀求的词汇

我的兄弟们
他们的嘴都不大
他们像杰姆一样，被哀求
撑大了腮帮

2. 雨中的战争

我爸
我对你说
我十六岁了
我还不把一个男同学的电话号码抄在本子上
我把抄在了抽屉的侧面
这当然不是你的错
这又会是我妈的错吗？
不，这都是王静的错
立秋那天下雨了，全世界飘满了王静
她落在我家的屋顶上，车棚上，水池里
甚至都漫过了门槛
我妈走到院子里，她打了我妈的头，还打了我妈的脸
你躺在床上，你想王静死了好几年了
她最终还是落在了我妈的手掌心里
即使她把我妈打得遍体鳞伤

3. 有关我伟大的姥爷

我妈对别人说谎
我姥爷有七十岁了
其实不是
我姥爷六岁，最多七岁
七年前，我亲眼目睹
我姥爷的离去和归来
他骑着耀眼的金鱼
从光明游向黑暗，又从黑暗游向光明
我姥爷趋向光明的意念是无比的坚定
每夜我们都能看见有耀眼的金鱼游来

他认为人一旦老了，就挡住了金鱼的光芒
 就这样，他在我姥姥老了以后把她带走了
 昨夜我独自坐在客厅，看见七岁的姥爷和两岁的姥姥骑在金鱼身上有说有笑
 我们家里的光芒射得很远很远

4. 鬼

左边一室的床底
 没有
 写字台下面的小柜子
 没有
 右边一室的大衣橱
 没有
 电脑的旧纸箱
 没有
 小小的洗手间
 没有
 贴满财神到的厨房
 没有
 噢！我的姐妹
 你的肚里满满的
 累倒在床上

5. 表情

我妈
 她警告我
 不许和男人单独出去
 不许喝酒
 她向我讲述一个14岁少女酒后被奸的真人真事
 讲完后，她没在我脸上发现
 一种惊恐的表情
 而是另一种
 是我突然想起了我爸的表情

6. 新文化

一九六八年的诗写得都很盛大
 天下复活的父亲母亲
 个个都是在青春期
 恋爱，玩精巧的掌上游戏机。大狂喜
 初学者，流行运动，喝可口可乐汽水。制造文化

8. 圣斗衣

我的兄弟们对我说
 你来了，我们穿上圣斗衣给你看
 晚上我就梦见他们穿着无法无天的
 圣斗衣
 在表演动画片《圣斗士星矢》第一集
 第一集演完了，又演了第二集
 第二集演完了，又演了第三集

 就这样，我还没来得及去
 我的兄弟们的圣斗衣就穿烂了

9. 为我的不知道是小侄子还是小侄女迎接新生和送葬

你妈和你爸是一对恶毒的
 夫妇
 宝宝，你要在妇产医院和人世暂时失之交臂
 你被漂亮的护士小姐抓在手里
 你邪恶的念头就此开始了
 你乘她把你扔进厕所，顺便上一下厕所时
 跑到了她的肚子里了
 你想到她今天晚上和哪个男人上床后
 就会成为你的漂亮妈
 你可高兴了
 你的漂亮妈下班以后，带着你走在大街上

你盯着来来往往的男子，挑选着你的新爸
你妈没有在街上停下，一直奔回了家
一进门，你就看见你爸拿着一颗白药丸
来孝敬你妈
宝宝，你恐怕永久不能新生了

10. 他们仨

他们仨同在一张桌子上
吃饭
他们仨心中各怀一个鬼胎
他们仨不停地吃饭
渐渐地，把肚里的鬼胎喂成了白胖子

11. 我的同学鲁小祥

我第一次
见到我的同学鲁小祥
是这样的——
是烟
他张大嘴把
一根烟的丝都吃了
全部吃掉了
像是吃一棵大树般
英勇
我再次
见到我的同学鲁小祥
是这样的——
他低头把一根废弃烟头的丝
抽出来吃了
一点点的全部

12. 少女小楠

垃圾筒的盖子
没有盖好

小楠
站在旁边
想干些什么
谁也预测不到
她只是抚摩头发和捂着脸
头发太短太长
离子烫害的
她一直焦躁地抚摩
她的脸小麦颜色
今天的太阳比较毒
她不想变成黑小麦
小楠
好长时间没有离开
好长时间重复两个动作
别人说
少女小楠
她有事，才好长时间没有离开
才好长时间重复两个动作
吃掉了

13. 《遇见 AA 党》

一座大山
它从我家的南北路上朝里一转就应该看见的
这条热闹的南北路拥有的人们
都太愚蠢，谁也没看见
是我在南北路的人群中走失
我走向大山
在山路上，越野吉普一辆接着一辆地冲我开来
在车里，我看见了 AA 党部队的年轻女郎
她们的穿着打扮是如此地清晰，鲜艳的军绿色和女郎的冷漠
我意识，可能是——战争来了
我贴着路边朝山顶奔去，一到山顶，我们的战士就会保护我的
突然一辆吉普停下，一个女郎跳下来
开始系军靴上的黑带子，系完后，她一跃跳上了车，呼得开跑了
为什么她不直接在车上系鞋带？这是 AA 党部队的军规啊！
然后，所有的 AA 党女郎都下车系鞋带了

系完后，一窝蜂又跳上了车
 我的全身涌起了半米高的鸡皮疙瘩
 这和我小时候在大树下看见的蚂蚁队伍的规模盛势是一模一样的
 是要世界和平了？还是要兵荒马乱了？
 管他的，朝山上狂奔才是对的
 山上的鲜花越来越多，都开得大大的，艳艳的
 我开始不为我的生存哀愁了
 我朝山顶奔去的同时
 我向 AA 党战士的坟墓敬礼
 我大声朗诵 AA 党挂出的标语
 这个我在山中的事件
 会连续播放一生的

14. 在戏马台

姑娘啊，你不在戏马台
 来这里干什么！
 姑娘，快去戏马台
 那里有铁板鱿鱼吃
 你吃完了再多捎两根
 姑娘家一过午夜就会饿肚子的
 戏马台的人太多了
 你照顾不过来

15. 我爸和我妈

我爸
 他不是个地主
 因为他没有土地
 我妈
 她不是一个地主婆
 因为她没有嫁给一个地主
 她嫁的是
 我爸
 我妈
 还算漂亮

她只给我爸放好洗澡水
 我爸
 很年轻
 他旁边睡的只是我妈
 那天
 我突然回家
 一推门看见
 我爸和我妈
 在客厅里
 孤独地
 对坐

疯了疯了的诗（一首）

流血的青春

身体在流血，
 这是身为一个年轻女人的
 特殊权利。
 妈妈已经不流血了，
 我还在流。
 热血的青年。
 血在流着，
 止不住地流。
 一直流到像妈妈那样老去。
 流进过往的青春里。
 血红，血红的青春里。

佛之鱼的诗（十六首）原来手中一直握着的是虚构

墙

天黑白白的

小强不怕死的翻过学校
 坚强的墙
 在走向街心公园的路上
 他什么也没想
 也想不起什么
 想起什么也不想它
 比如他该去哪
 到了
 街心公园的英雄雕塑
 剩下的路灯探照着他的思想
 也许梦游了
 他想起
 于是 他走回学校
 睡觉
 中间并翻过那道坚强的
 墙

关于小说的青春

墙上的血字
 是光头和橘子留的
 “义”、“气”。
 （兄弟代序）

那些年总是猖獗
 那些年时间也忧伤
 酒精毒不死
 眼镜老师白眼不死
 前排女生拒绝不死
 呵 不死的鸟人

好好的 三猪很少很认真的看书
 日子从课桌的肚皮下
 流淌而过
 忘记了被人命名过的青春
 黑颜色发挥了作用
 在无尽的空虚里

城墙般古老的幼儿园
 路过 张望 专横
 慢慢的我们远离
 那白白胖胖的野猫

橘子和光头骑车撞上大的车
 我们常常这样说……
 小混混碰上了大流氓了

学校周围游戏室依旧
 周老师的单车依旧飞过了那片树林
 过后 我们的阳光廉价而自由

1994 年的相依为命

那年
 我无法漠视弟弟流血的小腿
 我挣扎的站起来的时候
 我的小腿已经
 几近瘫痪
 那年
 弟弟的眼睛仍是翻白着
 看着我的背影
 拖着脚
 我出去了
 声音在浩荡无际中
 “哥，你回来！”

马头琴的来历

两个笨孩子坐在电视发射塔上
 构造愿望 接着发射到千家万户
 千家万户像过年一样 在绘画线条和画面

流失

我坐在奔走的列车上
窗外在不停旋转着风景
这一刻，这一小结
我竟幻想成初中时候的离家出走
那时的兴奋
——第一次彻夜未归

原来手中一直握着的是虚构的武器

记得给我讲故事的那人，有一天
内心飘拂着这些鱼，就晾在我忧伤的门外
乱世飞马，凌空起斧。
刀光剑影，美人横陈。
城门大开，夜狼四起
也许我在一个方向之上享受这孤单
或持刀走天涯，迎面而来的残铁、血迹

关于这些解释，我至今没找到解释
一只老虎蹲在那听故事的结尾
讲完了
老虎被感化了
于是它把故事书吃掉了
抱头飞逃，我看见圆形
看见一朵朵盛开在虚构里的罂粟
将建造起房子和工厂

现在，我想到无穷尽的河流，它象历史
这是一段污染严重的历史
即便厂房里没了主人
老虎还是石塑般蹲在门口
即便故事里早已没了拒绝和泄露
在手里的沙石，我几乎无法握紧

精疲力尽

——纪念路易·德·菲奈斯逝世 20 周年

矿泉水倾倒在电脑桌上
流到我旁边 旁边是一堆锈色的影碟
有第五代的影象思想
菊花与剑 纯欲望还有饲养
白的黄色图片 也许永远无法到达
我几近拉过我旁边的旧的世界
旧的欲望
我追述不完的我残酷或者物语
青春 暴力或者性
《马克斯，我的爱》、《劳伦斯先生，圣诞快乐》
《被忘却的皇军》们……
这刻 水流出了桌面
把更大的诱惑泛滥到了
最色情的国度 这是文化的侵略 这是艺术的洪涝
同时 也是女权的犯罪 胶片概述道。
轻声的说 你仍旧伟大！

阿立的诗（三首）

请你发觉

十七、十八岁里
一年还是有春夏秋冬、昼夜更替
我还是顺着我的轨迹
也许在我的周围还有好多小路
它们都伸向不同个我没到过的地方
也许我还是顺着某一条轨迹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轨迹
我几乎看不到
就如我深信脚底板贴着鞋
鞋又贴着地
甚至我想也没想过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我听从了我的脚默认了我的脚

不能像小鸟那样既能腾空又能着地

仍然

地球不是绕太阳转吗

我在做着甘心地做着大围绕下的小围绕

只不过我们发现脚板皮变厚了脚面皮被晒黑了

有了十七、十八岁

我安全想至十九岁

我信任那是一站接一站的

并且无形中我觉得会有下一站的莫名

树也有他的行迹而他是面对我们飞快的跑过

请你发觉 就算你止步不前

风也会运动和你擦身而去

又一段

如果可以曲解我喜欢曲解任何一个概念，包括美

包括装饰性 包括曲解

希望这个曲解没有辜负到造字者的原意

也希望被好多人理解的字义在造字者面前得以澄清

那么造字者呢

如果我的理解还得不到同意

那我这份去曲解的自由

请求得以保留

我——被窝里的孩子

我——被窝里的孩子

关注食粮

关注女子

许多人关注钱

我需要钱生活

我要去这个地球最富饶肥沃的地方

繁衍

所以我更关注地球

我这个茫茫人群里的一个

自认撒种比去理想更有力

我这个经许许多多代传留到今的

这一代的我

我也继续为流传 这平静的世间

我不知道这是个平静的世间

还是世间她波涛瞬停

我说这是个波涛瞬停的世间有力许多

我这个不爱看《哭泣的森林》的孩子

从来没有改变过喜欢肉食的习性

同时具有这两种习性很真实

这个我希望建造着自己平静的窝

这个我这时候正是个卷缩在被窝里的孩子

他想

假使他是一只鸟

就准备交配 修窝 生蛋 捕食养儿

假使这不是个鸟窝

他希望 他在世的日子

当阳光出来时

一半地球人拿被子出来晒

一半地球人正酣睡在被窝里

傅宁的诗（一首）

男，1981年12月生，江苏徐州人。大二开始写诗

赖溪

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从外面回来

带着满脸苍桑

发现我们还是个孩子

在宁都赖溪，我们赤着脚

提着鞋子，踩着细沙
逆流而上
仿佛走回了童年
两岸高山耸立
树林里什么鸟唧唧喳喳
前面的山是什么样子
瀑布在哪里冲洗着石头
青山绿水，蓝天白云
多少年过去了，走了多少路
赖溪流走了多少水，拐过了多少弯
我们的家
原来一直在那里

嘎代才让（藏族）（七首）

曾用过黑人、黑客等笔名，藏族，八十年代出生于青海，中小学时代在夏河拉卜楞度过。2003年毕业于甘肃合作民族师专藏语言文学系。

德令哈的夜晚

最后一场雨遍布全城的时候
几乎没有停止的意思
我就这样来到了不同于往年的德令哈

在沉寂和安详中度过一些夜晚之后
我蓦然想起美丽的戈壁
还有诗人海子当年写给姐姐的日记

谁能熬得过德令哈的夜晚
谁能躲得过德令哈的雨水

9月18日晨于塔尔寺见鹰

鲁沙尔镇①的阳光总是新鲜
此际，附近居民的屋顶上充满了宗教气息

——远离红尘。

晨于大金瓦寺跪拜时分
彻夜坐在青石上苦修的僧人
穿过一条白塔和壁画装饰的长廊
走远了，然则又是一个寂静的早晨

然后，我在想象早晨见到的鹰
是否成为被风吹散的骨头
——四下早已遍顾无人。

①鲁沙尔镇指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塔尔寺发祥地。

等待

——给拉姆

我在甘南的傍晚曾写过落日后的伤感
我在青海的傍晚正在写等待后的结果

一场雨后的彩虹很少能坚持到天黑
现在，我将带走一点灰尘和气味
这样以来可以怀想大风穿透大地的身体
也可以把我的忧愁带走

其实我是一个愿意等待的人
更多的时候，喜欢在黑暗里观察闪亮的事物
不知不觉从中得到快乐

在这样带风的早晨，空气是温暖的
我似乎忘记了平静的夏天
随之而来的是一座花园和一支练习曲的节奏
我等待一朵花和一个浇水的姑娘

真的，是什么让你推倒在美丽的悬崖上
这样你对那些盛开在午夜的雪莲
说些什么，悲伤的眼泪或情感的碎片
你不要在为动身的日子手忙脚乱了

我愿意听见你的内心的歌唱和等待春天的消息

一群鸟陆陆续续地从天空中飞过
我看见他们只剩下眼睛和方向
坚持着，抵达暴雨后醒来的清晨
我再次看见还会有更多的相聚和别离

我在草原迷茫的河边等你
我在大雪飞扬的山顶等你
夜以继日，日复一日
何时才能出走这失去明媚的黄昏中央

倒淌河小镇遇见一位蒙古姑娘

傍晚的倒淌河小镇很安静
马路上的行人渐渐稀落——

落日前后，我仍记得你的眼睛
那时我认为爱是惟一的
刹那间使人变得欣慰和快乐
爱不只一次，也不是一次性的燃烧

上个月的今天，就是遇见这位蒙古姑娘的
现在我已忍耐时间对所有苦痛的超越
爱会再来，生活也会继续。

大昭寺的壁画

天空中跑去的云朵
大地上埋下的骸骨，和坡道上伫立的羚羊
是一场救赎的念想

山高水长，就在万物复活的时刻
神灵在一张沉痛的羊皮上刻出传奇和谣曲
不停地诵念。

——那最高的，天上打坐的人；
是跟我失散已久的宗喀巴大师。

对诗人迦犁陀娑①的一次虚构

将山水吹动，将日月吹动；
但吹不动头顶的一朵云。

烟雾沉迷的是记忆和爱情；
你最初的啼哭，
直到今天也未被古印度贵族家庭听见。

从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野草
相互对视，而落叶；
更像一次生命从你的眼前经过。

你长久注视：雷鸣、电闪、疾风、暴雨。
最后，你像一块石头的睡眠；

草原大风

那些微不足道的大风纠缠着草原
大大咧咧地吹动羊群，吹动一件格萨尔王的盔衣
——我只瞩目于大地之上泛黄的草叶
四下早已停在继来的落日和雨水中。

草原。一片白云之下传唱的牧歌
已成为阳光堆积的山顶：经幡浩荡
一些隐秘的马蹄在草尖奔跑
而我固守一带阒无人影的草原，无语肃立。

草原上只有我一个俗人，面庞带风
大鹰不该出现在这样的瞬间
它不是大鹰，是记忆中零乱而光亮的神灵
它只允许我一个人想象。

我无法阻止一场大风的到来
一个呻吟接着另一个呻吟出现
隐约可辨，它一定是空气和翅膀的磨擦声
当我醒来却无影无踪。

大风真好，让这个安静许久的草原
被推到湖面上，深深下跪。
此际，正是我们无法守住的疯狂场景
风反复阅读着许多嫩草和露水。

在我走出草原之前——
我将带走一点阳光和气味，还有一些忧伤的青草
清晨，突然发现鹰和白云都不在天上
我健壮的身体又一次脆弱的下跪了。

一朵格桑让我在草原上
翻出这么一大堆香气，这么多的香气
它们何时集结在一起
这么狡猾，竟然被大风吹散。

随之而来的更是一场大风
一只蝴蝶孤单的飞动，还有静止的牧歌
以及我突然为一匹白马的失踪感到不安的心情
意外的巧合，真挚。

阳光渐渐退了——
我越走越远，像一团牧人家里冒着热气的炊烟
最后我想：我是草原的什么人
而草原是我的什么地方。

此刻，狂风大作
草原依旧沉寂在一阵淡淡的酥油味里
我不能跟草原离得太远
不然我会无法看到这样的情景。
无法醒在一次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年代。

注 释：

①迦犁陀婆：古代印度最伟大的诗人，相传为超日王的“宫廷九宝”之一。著

名作品有《鸠摩罗出世》、《云使》、《沙恭达罗》、《妩尔娃希》等。其生平事迹无

从考据。目前一般学者把他视作旃陀罗笈多王朝时代的人物，约当公元四世纪到五世

改良六面兽的诗（二首）

《干净》

雪原上
有座孤独的小屋
小屋旁
有棵孤独的老树
老树下
有位孤独的老人
老人身后
有条孤独的老狗

我问老人
你孤独吗
他说
不
这里很干净
不会咬人的老狗
是我忠实的朋友
这里很残酷
不会说话的风雪
是我唯一的敌人

1997年2月

<>

听着歌
 读着你
 欲哭无泪
 我开始厌恶自己
 我们认识
 很早就认识
 我们一起取消电报
 一起过家家
 一起宣誓
 中队委小队委旗手
 植树扫墓歌咏比赛
 鲜艳的红领巾
 飘荡在胸前

听着你的信念
 燃起斗志
 读着你的从容
 自惭形秽
 我已经处于你诗中所说的情形了
 ——成熟的游移
 我得想办法
 去他妈的顺其自然！

当初你说到甘地
 如此坚定
 不是幼稚的坚定
 即使是 那又如何
 那也异常珍贵！
 你早已是个伟大的人！

荒漠甘泉
 来自你牢固的树根
 溢满我干涸的眼眶
 为我洗礼
 别丢下我
 我们的田野

美丽的田野
 碧绿的河水
 流过无边的稻田
 我想回去
 我无法再回去
 读着你
 跟着你
 手拉手
 肩并肩
 我们一起回去
 我爱你
 你不爱我我也爱你
 你爱别人我也爱你
 你爱祖国爱人民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放弃儿女私情我更要爱你
 我的心上人
 我的朋友
 我的战友
 我的榜样
 我爱你
 永远！

革的诗（五首）

喝醉

喝醉了
 是因为不想喝醉
 是想回家
 时间 像烈酒
 把人喝得头重脚轻
 喝得呕吐
 只剩下想象的玩具
 酒瓶空了
 然后再一起
 去唱歌 去嫖娼
 有钱就好

好的可以愿意醉
可以和妓女
谈恋爱

口红

女人噘着嘴说
吃了它，你会拉肚子的
会口渴的
橱窗里的脸
扭到舞台的另一边
反射香水的光泽
高傲的城市
只有乳房，晃动着
引来了一群飞机

倒立

你闭着眼睛大声询问
现在几点了？
我正在关机
我害怕吵醒梦中的你
胶布贴住伤口
外面的雪片纷纷飘落
你摸了摸头发
你说你，越来越老了

眼泪

眼泪
变成了工艺品
比项链真实
那么钻石
是你凝固的眼泪
可以装饰不凡的经历

还是切割诡秘的肿瘤？
而我，只能递给你一只
白色的手帕

擦玻璃

太阳出来了
我细心的擦玻璃
屋子里所有的玻璃被我擦得锃亮
那只被倒空的瓶子
也像我一样
露出透明的微笑

鬼赖赖的诗（三首）

亲爱的吹吹

亲爱的吹吹
亲爱的好孩子
亲爱的我们在瞎扯
其实我们扯的是什么呢

这与事实无关
这与整个世界无关
这是我们的事情
仅此而已

罗拉

罗拉是红头发的罗拉
罗拉跑起来是一个长镜头的罗拉
罗拉跑了三次
罗拉
罗拉
曼尼呼喊你的名字

晚九朝五

立行是一个叫做小马的男人
 还有 EVA, COLA 跟 CINDY
 COLA 是一条马路
 他们就是一个家
 一小搓为爱而痴
 为性而狂的狂热分子
 晚九朝五
 寻找乐园
 《SUMMER BLUE》
 好像永远抹不掉
 确又好像记不太清
 总之他在我生活是个异类
 一小搓顽固
 更像是一陈抽搐
 summer 一下而已
 就 summer 一下

鬼狼的诗

原名张宁，82年出生，山东人。

地址：天津市河北区志成路7号 天津大学网院（三） 张宁 300402

邮箱：dulang521_21@163.com

以假想架构人体

在追述记忆和散落翅膀的季节里
 用语言去守望黑色的大陆
 ——或是一幅被壁挂的静物
 玫瑰包裹整个下半身
 第二个人脑的面具 准确的定义
 是被遗忘的王冠 红色而眩目
 最私处的花蕊悄然落下一只疲惫的蝴蝶
 采摘这个雨季最醇甜的蜜

大火燃起整片荒草
 我试图挣扎出这片红色的沼泽
 虽然我知道 肉体远比双眼快乐
 灵魂远比躯体真实 在夜里寻找乳房
 不再是我们描述的鸽子 羊群 夕阳下
 绯红的云朵 那是聚集强光的车灯
 与篝火对视 站立躯体最前方的车灯

车灯不必熄灭 我们的胸前有死亡
 倒下的躯体映染整个现实
 心血鲜红 直至下半身的玫瑰
 扛枪的大兵脚踩玫瑰 面对尸体微笑
 目光远比玫瑰枯萎

没有头颅和四肢的人体
 使这所有的一切都成为谎言
 若真的四肢长出头颅 便是最残酷的
 事实和灾难 心像百合的鳞茎一样
 一瓣一瓣地被剥掉 最后一无所有
 “扭曲的人体颠覆整个世界”

鲜红的舌头探出红色的洞穴
 在夜的迷茫里寻找肉体 森林的活物
 这已是一片迷雾 在温暖有酒有灯的深处
 你 一朵野菊花正开在欲望支起的圆桌上
 在死去的音乐里
 把枯萎的花瓣在叫喊的气浪下遗弃

我不敢睁开双眼看这样的风景
 角落里独自做着心中的弥撒
 不是虔诚的信徒 却知道
 信徒的乐园正在制造一切的衰漠
 以神的名义爬上森林的肉体 生下撒旦的孩子
 在颓败的思维里再次用灵欲的肉体
 释放这本应的恶 以及向神的索取

这是怎样的肉体 怎样的森林
 你伸着鲜艳的手 用娇艳和红唇织成的网

打捞着河流里每一条过往的鱼
 大的 小的 远方的迁徙人及森林的拾荒者
 这个夏天森林开满了花朵
 头戴面具者却把果实仍向后山

我什么也不能做 仅仅
 只能对着自己的思维说
 你拥有美丽 开在森林的夜
 流逝不曾把你眷恋 请收起绽放
 在清晨的雨露里归家 一如你的到来
 别再把肉体鲜活 我的菊花

一夜 就那么的迷乱 明天
 森林醒来 山坡一片金色
 只有我静卧在河流
 看鱼游向远方 带着满足的笑
 完结 想起你曾对我说：
 肉体鲜活 快乐 你仅是
 一个行在城市的拾荒者而已

只为这第一道闪光 等待艳阳

随着伊甸园的第一道闪光 / 我们奔向海洋 / 矗立在自由的海岸上
 ——WAITING FOR THE SUN (THE DOORS)

雪尔拉兹 关闭了所有的门
 我在遥远的东方思考你 你是另外一个世界
 宫殿里有我们的蝎子王 那个咏唱生命
 的诗人 沉睡还是进行另一翻的吼叫
 只是肉体与灵魂的对垒

夜晚 在篝火旁吟唱 舞蹈 所有的裸体
 沐浴黑色 酋长赤脚做着神秘的祭奠
 在通往天堂的塔尖 牧师割脉而死
 苍白和脆弱只是这个季节门外的婴儿
 发动引擎吧 去南部见沙皇 告诉他
 我的情人正在偷采带刺的蔷薇

从田纳西到德克萨斯
 是红色的长河 一直到雪尔拉兹的门
 在烟蒂和酒瓶堆砌的城堡里
 谁能安慰你 是否为情人再写下这
 没有狼的诗歌 并告诉她门外的海洋正有
 自由的风吹过 酋长燃起篝火等
 我们舞蹈

最后 躺在浴缸中死去的时候
 着白衣 没有鲜血溢出 同样没有音乐和诗歌
 只有开门的自由之音
 这个门一直通往你雪尔拉兹的家

从这一刻起 伊甸园里再没有蛇了
 奔向海洋 矗立在自由的海岸上
 我问你所有的歌吟 包括死亡为了什么
 “只为这第一道闪光 等待艳阳”

今日的纯真 / 明日扳机上的手指

——A.A.P

从摇篮到坟墓 心灵的田园已荒芜
 满是旅途的尘埃和世俗的固执
 我不要你的怜悯和温情的眼神
 在生命的孤绝里迷失 忧伤

我看的见每一张笑脸 迷雾的深处
 我们生与养的神圣地带
 一张脸正挂在镜子里 冷着微笑
 夜里我不知道这张脸会不会挂满泪水
 并向我们的母亲忏悔

这个世界是死去的
 死在野菊花盛开的时刻
 而我却想站在朔回源头的岸上
 再看这片金黄的麦地并呆坐整个下午
 请让我再听一曲外婆的歌谣

奔跑在山坡寻找深山的母亲
请让我手指天空
站立成这废墟城市上一株丰收的麦子

麦子 我今日纯真的母亲
明日扳机上的手指
鲜血将浇灌一片夏日的麦子
在野草的深处

我们要整夜的舞蹈——在一颗紫罗兰色的月亮下
掀起你帽子举起你的酒杯／我们要整夜的舞蹈／我想我们会回到一个
我们知道的地方／在一颗紫罗兰色的月亮下

23 分钟记录实验无规则

我坐在三教 205 靠窗的位置
首先 一群鸽子飞进我的视线又飞出
对视图书馆的 36 个窗子
10 个活着 26 个死亡

19:03 分 一个男生穿越操场
背包 看上去很快乐
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行走了 163 步

19:06 分 男生与一女生面对面站立

这时我收回视线环顾教室
注视一女生 5 分钟
脑子闪过 白天鹅 丽达
草地——蛇
风车——羊群
大床 洞开的门
其间我伸出左手 让雨淋湿

19:11 分 男生折回 低头 历时 8 分钟

我再次收回视线 女生离开

4 分钟后又出现在我的视线
此间我点燃一支香烟
2 分钟后 烟吸完 我顺手弹出 飘落
看不到坠点
此时女生正好走进 1 号公寓

19:25 分 鸽子从飞出的方向飞回
数秒后消失在曾飞进的方向
此时 36 个窗户
7 个活着 29 个死亡
《男人或女人的破壳》

一只春天的蛋在树巢中发芽
蜗牛绕行这白色的圆棺，泌汁于往返中
拉结成蛛网，圆棺里的女人或男人
是这网裹就的活物。

春天雨，蚂蚁在树的根部拱出新土；
春天风，乌鸦歌唱叫男人女人出门。
蚂蚁上树了，蚂蚁爬进乌鸦的树巢了，
蜗牛却在背阴处数着日子绕圈圈，一道深过一道。

树巢干草是往年的麦秸，遗忘的
麦粒便滋生出一点绿，因雨水或闲置的犁耙。
春是野花的土地，是水行走的脚步，
是蛋长出男人或女人，于蛛网的果核。

跪拜——生或死

因一只蛋的破裂，一片荒芜的田野
将走出一个少女。散落的群山大地河流，
是少女的蛋壳和汁液。此刻
盛装的男子站满河岸，一片喷呐中寻求一丝浸入
骨髓的疼。

这是一片洁净的土地，一片温暖的睡乡。
阳光挂在三尺之上，会看见鲜花，听到鸟鸣，

会看到身体的暗河，涌动白色的水覆盖山丘。
一切悲壮或懦弱都将献给所热爱的河道，
融化的岩石在河道里翻滚，红色的水淹没整片荒草。

延伸的不是路而是双脚的方向及声音。
少女的脚下盛开神灵的印记，额头之上的野花。
一种踏过黑暗的熟悉在陌生中传递。无语，行进；
木鱼声，尽头庙宇。

绕行和退却简化为一次心灵的跪拜，
死亡落难成一种姿势。今夜
阶前，光下；绕过佛，兽；乌鸦的路上寻找
一只蚂蚁，爬上信仰的高度。
顶端祭坛上的少女割脉，仅为血洗男子的疼。

在行进的路上，只有一种姿势存活，这与其他无关。而蚂蚁，乌鸦，蜗牛依然是路上的声音，景色，和一种独立而相对的状态。一个男人替代女人成了一种姿势的守望。

一种姿势

墙上壁挂的钟表已流到窗台，在一片藤蔓中
停留，花开的一瞬风的齿轮停止了转动。
手拿一只烟，踩开七米的街心，长椅，气球；
穿黑衣的女子靠近一朵百合。

一种颜色的调和成了奢望，黑白的本身占居香茗
溢满的咖啡屋，苦涩与清淡融合着一种经历。
女子停靠的一刻，音乐混着心情在勺端无序的旋转。
泡沫便滋生出一种姿势，运动；静止。

夏是一个在雨水中长大的婴儿，从女子的手掌
跑过春天跌落男子的脚边。曾与一只蚂蚁对视，
与一只蜗牛同行，同样要与一只乌鸦
在下一个季节一起落座，并在树枝上做姿态的沉默。

收回所有的脚步，打开所有的窗棂。

一个女子和一个男子没有任何的区别，女子消逝
男子出行。装进心灵的女子成了一种姿势。
是钟表的流动，是风的静止，下一个方向是守望。

当所有的沉默成为沉默，所有的诞生啼哭生命的意义，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去替代，因本身的转化就是一种延续。蚂蚁勤奋而执着的在雨后拱出新土，蜗牛也将在蛋爆裂的时候将圆拉成一条长线，乌鸦还是黑色的，还鸣叫着如同我们讨厌生活一样大骂。但我知道下一个春天还会来临，一个女人或一个男人还会被我装进蛋放在树巢中等它发芽。一次次的替代，一次次的守望，沉淀成一种姿势。

完结

山林中偷取，纱裙；
陶罐；胭脂；一柱沉香。

陶罐，泥的男人
胭脂，水的女人
一柱沉香，佛的五指和舍利。

春天滋生疼痛
轮回，一切尽然。
树巢的蛋，一种姿势立在
泥水中。

冷

打开窗，一个小小的缺口
便吹低了高度，

抱紧——
一点暖。

再紧一些，变形的身子疼着凉。

与走动无关

数日，窗外的雨一直下。
树枝泛着青黑，像女人夜的手指
光滑而冰冷。

一枝，不经意划开风的口子，
便穿了过去，左右与走动无关。
就像今天谁知
那个女人走西街还是东街。

试图把窗再拉开一些
可几声急剧的风铃“叮当”声
打消了念头，
索性，关闭了整扇窗。

影子和蒸气都一样

不习惯什么姿势的确立或定格，只是偶尔
在一家花店里站成一束默默的水仙，
水之上的一点蓝。有风，也许就一丝而已，窗外
掀起一张纸的嘴唇，红着半边天。

流年远逝的日子在胡须上疯长，发尖退却的光
是整个下午清淡的书香。入眼的白鸽
抖落风的尾巴，跃上窗台，轻灵而白净。一片玻璃
却横竖啄不破，伸出双手，抚摩一片冷。

总试图停靠远方之外的远方，长出翅膀飞跃
一条大江或一条大河；骑上圣山的巨石，做草原
一只白羊；溪间一朵小花。然山歌入梦，
一双脚却搁浅在一弯浅浅的睡乡，满带露水。

沉入夜，不是一颗星。可几行诗句是谁安放
在火之上，水之中，于太阳下盛开水仙。
天之外——尽头是端坐的一个孩子，守着残月，
不语，仰头默念：“影子和蒸气都一样”。

囚禁声音

融入黑夜，静谧中
无从触摸一只瓷器的光滑及冰冷。
声音背后的动作停止，易碎——
没有痕迹的弧线，僵持或拉伸。

夜中潜伏着距离，双脚成为路的拐杖。
一种真实印证一种存在，
在进退的踉跄中跌落一身的疼。可一滴水
就能溢满瓷器遍布周身的龟裂。

长度在目光里延伸一只手，是黑；
让它顺着墙根溜出走廊，也是黑。
陋室中装下双脚的一只瓷器便大声喊“渴”，
可黑的躯体里找不到一滴水的暗河。

或坐；或立；或走，
都无法走进一只瓷器，走近一滴水。
融入黑夜，只有一种声音是活的，
在瓷器光滑的表面泛着一丝冷和一丁亮。

少女的海

一只苹果上的少女赤身站立，光滑着
秋天的麦黄和一截斜断的湖水。
翅膀张开的方向，肩挎巨大的海螺冥想
一次靠近蓝色的洗礼。

红丝带飘扬的地域是否
遮得住数片的羽毛和几下轻微的抖动？

时间的轮盘划过天空，密织着一张网，在纸屑
的凌乱中打捞一个孩子蜡黄的肖像。
几声啼哭，几缕童发便勒死了所有人网的鱼，
铜锈了苹果内的齿轮；发条；罗盘。

一片蓝丝绒的脊背上是否
升起一弯入梦的轻舟和青春的苹果城堡？

真的踏上海滩时，少女急切的哭了。喜悦；
艰险，都滞留成潮汐过后的一声叹息。入夜，
月下的沙砾跑进风；跑进水，一条拖着
远古尾巴的美人鱼怀抱苹果游向海的深处。

圣诞夜

窗外的天空挂着一件黑色的风衣，
铜制的衣架却找不到合适的悬点，五个男人
结伴出行，盛装下寻找一丝僵持的鲜活。
而双脚背后，一张脸便轻轻沉默了节日的眼。

房间静的可怕，一点声响都是入耳的整个走廊。
在阶梯的某一个方向停留着灯光，对视，
隔断一扇门。今夜谁知墙角的垃圾桶如何
盛开大束的玫瑰，结出烟蒂饱满的果实。

同样无法想象红色的沙发长出一双角，探询；
抵触；或包围一个孩子的梦。浮现，承载的边缘，
静卧的女人饮尽一杯红酒，在街道的霓虹下
抛弃所有的衣衫，面对雪滋生一次枯萎的绽放。

醉酒的宿夜，眼望归去的双影，一条路竟
模糊成一条河的泪眼，行走，再往前一步，一步
就踏空了前世。谁来告诉我，蛛网里的女人
是否安坐如初，一盏灯可守得住半点残笑。

镜头

一些镜头，黑白
或彩色都是一张白纸
干净的像雪

而此时，是一个
光着身子的长发男子
灯下，掩着半张脸

烟斗；耳环；一根小手指
茶水溢出，就烫了
邻人，湿了轻轻的烟雾

不打招呼的，就闯进
了视野，顺带着
一些无若有若无的旧事

长出新芽

风不再一寸一寸
剪冬的尾巴，倒象初学
女红的媳妇，左一下
右一下，乱了。

紧着身子，再穿
一根红线，绣一朵梅花
她想，线撤着风让它
跑的快些，再快些

好跑进炉膛，吹旺炭火
那时，就会
有一张暖暖的
大炕长出青涩的新芽。

日子

拉住猴皮筋一端
就像
拉着日子的手

使劲 勒紧一道痕

再狠一下 是疼
许一点力气就断了

可日子不
它拖着半截影子
越勒越满

《北京日记》(组诗)

韩放:1982年出生于四川泸州,做过编辑,记者,写下文字是为了倾诉。

北京日记 1: 开始

正好写下这个词语
一些事物才找到归宿
这是一个绿意盎然的夏天
而北京的春天,只是短暂的停靠
住在去年冬天的房子
我目睹这个世界颜色的变化和复苏
但秋天未到,冬天就住满了
微笑的人群,它不属于我
为了十天之后的迁徙
我则写下这个标志性的词语
表示结束
[2003.6.3]

北京日记 2: 自慰

仅仅一次,把自己打开
我躲进城市阴影的角落,避开满脸仁慈的
布道者,飞舞的舌头
散发出勾魂摄魄的香味
与一个似曾相识的人擦肩而过
我的头撞在路旁的树上
一群单身主义者便发出阵阵哄笑

游戏并未就此结束
我为这样的失态感到惶恐
自恋者却充当了扇风点火的角色
在两个男人同时发出公鸭一样的叫声时
从诡异的现场,我仅仅
只能作出迅速逃离的选择
[2003.6.4]

北京日记 5: 听不清我说话

有些声音是不能听清的
一厢情愿的事情
因为某根线路的问题
而忽视了全部过程和细节
像这样大声说话
一辆压路机正从楼下经过
午夜 12 点的电话
被碾碎在巨大的声音里
有人被惊醒了
泡好的茶,冷冰冰地流下喉咙
[2003.6.6晚]

北京日记 6: 突然想起过去

我一直用短跑的速度
浏览风景
那些路边的花草和树木
那些春天和冬天的衣服
在北方的冰面上
倒影着无数的笑声
该回家了,回过头去
看看遗失的手绢、足球、木马
在田野里追逐的小孩
坐在门口安静的老人
整晚我翻开一本厚厚的相集
那些浅黄色和灰白色

泛出星星点点的蓝
[2003.6.7]

北京日记7：穿过城市体内的一条河

夏天的最后一场雨，落下
在行走的城市内部
匆匆的人流和车辆溅起无数水花
旋转的风车被孩子们拿在手中
把玩一朵玫瑰的，是才归来的杀手
带着面纱，露出难以掩饰的微笑
城市的天空变幻了好几种颜色
公交车停停靠靠
一些人走了又一些人过来
其实一直到现在，有个人未离开
他在雨后等待一只鸽子
降临二环路旁那条老旧的护城河
他要在鲜血从脖子上喷出前
看看水中游来游去的鱼
吐出什么颜色的泡泡
[2003.6.12]

北京日记8：鱼

奶奶曾经讲过的故事
再一次穿行在我的步调里
拿起重的行李放下轻的想象
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正如走过一些风景
我遗失在它们背后
现在，我只记得行走在一条漫长的河边
雷声轰鸣伸手不见五指
我寻找着雨下下来前在水面欢快跳跃的鱼
听见水中游出我的名字
[2003.6.13 下午]

北京日记9：阅读一个从面前走过的女子

木马沉睡的天空，变薄。
是晴天引诱了瘦小的鱼儿。
这一切发生在
一群蚂蚁，从一只苹果上爬过的时候
说假如你死了
你会用一把明亮的匕首将自己
葬在光天化日下的粪池
并用黄金堵住旁观者的耳朵和眼睛
而这一切也发生在
抽出二十一根牙的春天
天堂里醒来的黑色新娘
将一枚纹身的钢针
在夏季，卡在我的深夜十二点上
[2003.6.25]

郭小狼的诗

81年的射手座性情中人，警察

《蟑螂》

一只蟑螂躺在厕所蹲坑旁
四脚朝天
我看着它
歪来歪去
像几个月前
贺兰山摇滚节上
目光闪躲的
张楚

2004-9-23

《校园时代的两句对话》

在东 12 栋 309 房的
八号床上铺
无数个夜晚里
我听着窗外周溪河上
呼呼的风 手淫
认识小敏后
她常来过夜
手淫就少了
有一次
我做完爱
从蚊帐里探出头
对下铺的老钟说：
给我倒杯水哥们。
老钟在看一本关于
治国平天下的书
他抬起头 半晌
“你还没喝够水么——”

2004-10-25

《给我贴上刀疤》

某导演让我在他明年的影片里
演个角色，男二号
据他说是一个网吧的老板
叼着烟数钱
一笑起来嘴巴硕大无朋
的那种
网吧是一个一个
铁丝网隔开的笼子
笼子在地下，一隔一部机
地上有条铁链
铁链上有个篮子
用来传输饮料或香烟
我想了多天

怎么这个场景像
当年我看过的一部 A 片呢
难道此兄要向这部片子致敬？
不管，总之
我演的话
他要给我的脸上
贴上一条刀疤

2004-11-23

《一个兄弟潜回广州》

朱二来电
他还在五羊新城的后期制作公司
剪片子
他说他要去对面珠江新城
录音了
一小时后，我再给他去电话
他说刚录好国语
现在开始录粤语
这是一条面向全国的广告片

两天前，我去那个公司找他
见面后，看过他的初剪样片
我们到隔壁房间抽烟
房间的灯坏了，很黑
我们聊了些我们共同的朋友
的一些琐事，无言了
朱二说我给你续点茶吧
我说好
我侧脸看到沙发尽头有只玩具毛毛熊
小熊的手破了露出棉花
不知道是不是黑心棉

摁熄红河的烟头
我说兄弟我送你走吧
朱二说好

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
 他给我看了他和阿莱的相片
 还有用了我给他办的假身份证给机场派出所开的罚单
 阿莱在他怀里很甜蜜，一对蜜糖罐里的小孩
 罚单很刺目，一副欺人太甚的嘴脸
 朱二说把罚单放到你博客上吧
 我说好但他还是把它收了起来
 放进了 IBM 笔记本袋子的外层

朱二进了检票口
 车票上打着：

广州东——>深圳 T986 次
 2004 年 11 月 17 日 16:48 开 06 车 40 号
 全价 65.00 新空调硬座准高速
 当日使用一次有效

嗯，这是一张真车票
 假不了

2004-11-19

《乱弹金瓶梅之王婆》

我死鬼老公姓王我不姓王
 我忘记了我的名字
 他们叫我王婆
 你也叫我王婆吧

我的职业是裁缝
 媒婆是兼职的
 裁缝是在
 衣服上穿针引线
 媒婆是在
 情感上穿针引线
 所以我的媒婆事业
 经营得还算入流

和西门庆搭上关系
 是我老公死后
 我一还没到人老珠黄的
 半老徐娘
 还有一点姿色
 守不住的
 下面痒啊

西门庆玩过不少女人
 包括什么幼齿啊什么熟妇啊
 我比他大十岁他却
 认我为干娘
 结果把我给干了
 想必他没玩过乱伦
 所以才搞我

和西门庆在一起
 的第二年冬天
 清河县下了十多天的大雪
 非常冷非常冷
 那天晚上
 西门庆在我房子喝酒
 窗户半开着
 外面飘着雪花
 潘金莲在西门庆直直的目光里
 走过
 低着头衣着单薄

以西门庆的手段
 没有他得不到的女人
 所以我也就失宠了
 在那个冬天里
 很快地老去

2005-3-20

《范仁》

一

我叫范仁

父亲给我的名字里
就已经
烙上了
宿命

这是我第三次进号子

三进宫
呵 多好听啊
宫殿宫廷东宫西宫
我第三次进来了
嗯 我又来了

二

弗洛伊德说过
假如人处于一种不能克服的
痛苦之中
就会爱上这种
痛苦

我现在感到幸福

在这个秋天

尤甚

三

狱警狼 SIR 把我
当成
朋友

虽然他不说出来

记得上次
在监仓的厕所
我与男朋友小宁正想做爱
小宁撅着
屁股
我在往鸡巴抹
肥皂水
狼 SIR 进来
他看了看
说——
请注意卫生
走了

有时候
我想
这个左耳有两个
耳洞的年轻人
应该
做我们老大的

四

我第一次进号子
是因为
给老大顶罪
他砍了人
我判了三年
他没来
看过我一眼

五

我第二次进号子
是因为
我想和我爱的女人
好好过日子

她却跟另一个男人
跑了
我就把她家给烧了
没伤人
又是三年

六

我不再相信
什么老大

不再相信
什么女人

我只相信我自己
就像很多人只信仰
人民币上的
毛主席
一样

七

我这次进来
是因为
我想念

常给我烟抽的狼 SIR
和
在想着我的小宁

我在小镇的饭馆
搞了单事

还是三年

八

我读过点书

在这里
过得比外面
还好

父亲在我八岁时
死了
母亲也早早
改嫁了

我没有兄弟姐妹

我有个好朋友叫狼 SIR
有个情人小宁

他们都在监仓

九

我住在第五监仓
206 室
小宁住在第五监仓
207 室

小宁经过我室门口
我眼睛注视着他
好 幸 福

十

高墙外
新的犯人宿舍
快建好了

高墙内的
野猫
又生了一窝小猫

十一

我不是希区柯克
生活更没有悬念

我叫范仁

父亲给我的名字里
就已经
烙上了——
宿命

2004-10-08

《情人劫》

情人节了
送什么礼物给你们呢
我的爱人

我变成卫生巾
或护垫
送给你们吧
这样可以
陪伴你们几十年
甚至一生
我也可以亲吻你们
肥逼瘦逼深逼浅逼
一辈子

要不
我知道你是想要花的
送你束花吧
椰菜花
让它在你们的阴唇上
烂漫地盛开
春天花会开

情歌是这样唱的

不喜欢么
好吧
今晚我不戴套了
送你亿万颗种子
让它们轮奸你的那颗卵子
卵子快感
相信主人也很快活

情人节了
原谅我我的爱人
郭小狼只有一个
他不能死在你们的床上
就让他死在
你们的心上吧

2005-2-13

《一个人吃威化饼》

威化饼两片粘在一起
它们都是一对对情侣
可是我分不清它们
谁是男谁是女
谁是男上女下
谁是女上男下

2005-01-11

《时间》

(给马铃薯兄弟)

离开几天
情节大变
《孔雀》出正版碟了

女伴们都来月经了
还有一部电视剧的
主角姜大牙
当上大队长了

2005-3-6

横的诗

《》

病榻安静的在阳光的底下
那些声音比玻璃还透明
病榻想过窗子到外面的空气里
每一个小人儿都是快乐的跳
路的两边是好的树木

《树没用思想》

站在阳光在下面
总觉得路上没有一个人
面前干净极了

《》

很多的警告
并不能使捷克
不去基地
这样他在屋子的
黑暗里
缩成一团也
随时让人吓一跳的
他的眼镜破碎了
一块镜片

乌青的颧骨上带上了
血迹

《手枪》

一把手枪
一把把的手枪
一把真实的
手枪
是一把
银灰色的手枪
我听到了
枪栓回退时清脆的
声音 弹壳掉到
地上的声音
全是白茫茫的
我嗅觉到
屋子空荡荡的飘浮
从前许多一个的女人
她低胸的藏在睡衣里 现在
正在那种舒适的长沙发
上面

叉

叉子是银子做的
有一支手举着叉子
烛光把她的笑
挡在黑暗中

*

围墙的砖很黑
某一块砖
看上去很黑
外面的
光线回到那年奔跑的脚

没有
围墙的那边是多么
宽阔的菜地

《礼赞》

当星星看见
疼痛减少
夜晚异常安静
许多人无声的进入
广场他们的
队伍滑行
飘浮
他们手里的花朵
菊花一样金黄

《感谢歌颂》

我们想歌颂鸟儿的阴影
牵引着鸟儿在飞行
在风里飞过秋收后的大地
我们还想歌颂那些在水底安静
游动着的鱼儿
它们在沉默漆黑的岩石上
久久徘徊
以及把自己的根须扎进
阴影里使自己得以生长着的树木
我们还要感谢变成了
家具床的木头
它安静的支持着我
让我在睡梦里还记得感谢

十月

荒原开满类似果实的奇旖

把丰收和鲜艳
盛上了秋天辉煌的盛宴
在秋雨猥琐的行为下
我长出满头湿而短的白发
承受即将提前长出的须发而被鞭打
花丛中
丰收了孩子的笑容是那么的目空一切
到那时 我想我已苍老
果实却枝头招摇
不熄不灭

红布的诗

如果有花，上旅途

如果有花，上旅途
我们就坐在这鬼地方很久了，
我呆滞，茫然，你开心，微笑。
我说我不明白。

你说你不明白你为什么我喜欢用“我”。
我说不用不成。
你又开心，微笑。我呆滞，茫然。

突然我看见一个孩子，
一个小P孩儿，拿着花。
你突然就不开心了，也没了微笑，
我说我不明白，呆滞，茫然。

“我没有花。”
我开心，微笑，我说“我也没有。”

小P孩儿是个早恋的小P孩儿，
他拉上小姑娘走了，给了他的那花。

我们就一直坐在这鬼地方，

不呆滞，茫然，开心，微笑，都不。

你说：

我猜，你想的是那花。

我说：

是啊，有了花上旅途。

3.20 夜

回轮虫的诗

《一个国家都虚伪》

我不是国家的栋梁……

自吟自唱

在荒漠一隅

充当大家的叛徒

日夜不停 日夜不停

敲打着我无知的骨血

没有人来将我收留

没有人愿牵引我的良心

向高 向正

我为此哭泣十年的夜晚

我并非十恶不赦

救救我吧，祖国

救救我，周围人的欢乐！

你们不设防的大冲突

影响，扩大到了我

我伸出已满是风霜的手掌

我伸出已饱含沧桑

抓净了天空

没有人驻足停留

惟有无动于衷的风

呼呼地在大地上刮着

我愤而呼喊——

你们扼杀了我

冷漠无助的人！

我偌大的山河

太阳下亲爱的祖国

即使我孤独地离世

也没有人敢这样表达

这死人的责任有关于我……

2005年1月13日，17日五龙山村

《公共厕所》

来到北京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不是天安门

故宫博物院，严肃的

走来走去的大兵们

而是不用交钱就可以进去方便的公共厕所

这使我想起了共产主义的先烈者

2005年4月12日，北京 《回归之诗》

贾贾的诗（六首）

《妈妈》

我想你

你在哪

在童话中的王国里

在白云上和我躲猫猫

在和天使望着这片世界

我为何寻不到你的影子

你的脸渐渐 模糊

我的泪水装着对你的思念

妈妈

你在那

我在也不调皮了

东风走过了我的城市
 为何 他没带你而来
 我在寂静的森林等你
 我在沸腾的海边等你
 听见你的笑声
 听见你的歌声
 听见你哄我的声音
 乌云在天上轰轰作响
 妈妈
 我等你回家
 等你回家

《你就是我》

是什么花
 把你衬托的那么美
 是什么花
 把你哄的那样开心
 别傻
 那只是烟花
 瞬间的感受
 灿烂后的乌有
 别用那虚假的
 扼杀那纯真的
 再飞舞
 我愿 我愿
 做那花
 哪怕 瞬间
 哪怕 乌有
 只要让我在天空绚烂
 只要让你看清我的美

是什么花
 把你纯真的心打开
 是什么花
 把你迷人的眼显露
 别疯

那只是火花
 硝烟中的美
 淡淡清香
 战争的粉碎
 无边的爱恋
 昙花一现
 承载着一世辉煌
 再燃烧
 我愿 我愿
 做那花
 哪怕 粉碎
 哪怕 昙花一现
 只要我能承载那一世辉煌
 只要我能把你的心燃烧

《无言》

总觉得自己是被伤害的
 前几个星期
 小眼睛汤圆
 追我如风
 又是喝酒
 又是写道歉诗
 今天我们成了陌生人
 又是前几个星期
 我和一个维族男孩在一起
 他说他是处 让我给破了
 他对我很好 又是买吃的
 又是带我玩 还很关心我
 今天我们相隔两地
 还是前几个星期
 我认识了吉他手
 他热爱摇滚
 弹了一手好的电吉他
 每到凌晨他都会给我打电话
 我们谈到很久
 可今天我才发现

我们根本生活再不同的世界里
无言面对

《那天》

那天我和赵磊出去玩
走在天桥上
一个大妈走来
个子矮小
衣着破漏
伸手揪住赵磊
就问要钱
我想 靠
她妈的为何不揪我
真是没眼光
我比他钱多
赵磊迅速蹲下
伸出手 大妈给点钱吧
大妈的老脸迅速变色
小伙子别开玩笑
骂骂咧咧走了
我呆呆的看着他
心中佩服
2004-7-24

《我自己》

讨厌
我很成熟
错
是早熟
我会喝酒
会抽烟
会打架
会骗人
会勾引男人

会做爱
我是披着人皮的羊
有美丽的外表
却有颗脆弱的心

你还想知道什么
那我就告诉你
我不是小朋友

《我有丢掉自己》
我没丢掉自己
我知道我是谁
失恋二十天后
找回自己
我扯着影子
告诉自己
他 XX 的
再上当
老子丢了你

我没丢掉自己
牵回来了好多个自己
我说
喂！那个是自己
哎！原来我还是丢了自己

《流氓女》

我是流氓女
流氓的女儿
别用你
父亲的尊严恐吓我
别用你
警察的皮衣威胁我
操 老子不怕

我是流氓女

流氓的女儿
看着你不要脸的面孔
想象那个骚女人
再你面前
春光外现
摆弄风姿
我他妈的就想吐

你扇我
我回手
你骂我
我回口
你说不要我了
哼
我先把你开了
你气的掀翻了家
我开心的抽着烟
你说我流氓
我说
对我是流氓
流氓的女儿
哼着歌走出了家
2004-6-23

贾宁的诗（四首）

我没有时常时常想起你

我没有时常时常想起你
因为你活在我心中
你的死
并没有加深我对世界的仇恨
你的小卉卉
你在我的记忆里比阶级敌人还深刻
这就是我心中的力量
我要永远的和你在一起

我就永远的和你在一起
是谁
我只走了15分钟送你到车上
我知道这是永别
是谁是谁
并没有掉下眼泪
你一再的说你会回来
是谁
在深夜来到我的房间
轻轻抹下我的泪
从此不再有泪
你死前也没有完成心愿
二百块钱我也没有收到
有个孩子听到你的死讯
没有任何反常
就是没有表情
不知道是应该用去世还是逝世
传达你的死讯
有个孩子在你死后一年的那天
还是没哭出来
有个孩子抱起你生前的一只猫
只有猫和孩子共同拥有的回忆
猫也快死了
我早就没有眼泪
接近那无限的死亡
我是多么欣喜

啊，我把心都献给你了，我把所有仇恨都忘却在厕所里，我把所有眼泪都流在汤里，我把所有隐藏着的意愿都丢在了风里，我把故乡的背景都穿在身上。我把所有都献给你了啊——青年近卫队（贾宁）
犹豫不决坐火车（北京——革命的景岗山）
坐17个小时的硬座
会让你想到什么
组织在哪里
为了自己我总觉得不太温暖

毫不吝啬
你说的太快

为组织
我可以坐30个小时

可是我的眉毛还没长出来
你会不会叫我一声
小李同志
然后觉得我可笑

来到首都
你就不要废话
我只是在想
政治局势
或革命的历史长河
会不会一脚把我踢开

老天是否只在一件事情上
对我开恩
让我惟独觉得这个有意义
那叫革命的东西

大海航行靠舵手
抬头望见北斗星
你抢先说出
外面是黑的
然而车厢里没有点蜡烛
你想到你的湖南血统
但为了什么
你要从哈尔滨
起义
2004.9.24

革命知识青年

这是我会唱的一首歌
革命的知识青年
都穿着黑衬衫
只有你一人穿着白衬衫

否则你的脸会不会像
我们一样暗

如果正是文化大革命
我会不会起来
造反我的家庭

如果开始闹革命
我会不会
动员我的家族

如果感到尴尬
我就能当场晕倒吗
如果受到委屈
我就能立即回家吗

两个同一天出生的人
想的都是空鸣和爆炸
你说上街去
我说对上街去
参加战斗帮助主力军
我们是大笑着跑出去
还是想到了第二天
未来战争还需要贴宣传单吗
我问
你说
等群众撤离
我们继续坚守阵地
2004.9.25

同志是个既平凡又伟大的称呼

——给春树

别叫我小同志

我就是狼牙上班长跳下山崖

紧跟着跳的小同志

我就是那个说：

请团长放心，我一切听从

班长命令的小同志

我就是常常想起你，听到你的话

感到欣慰和喜悦的小同志

这在同志中很常见

我可没有情感泛滥

我以军人的情感保证

虽然我不是军人

我就是那个每天都痛苦的人

just have fun

我就是那个喜欢《亲爱的战友》

我就是喜欢我的那个

情感朴素的好同志

我就是和你一样

想想同志就觉得可爱

给你写两个小时的信

脸上挂着微笑的小同志

我们始终笑得像胜利后一样

——也会闹情绪的小同志，跟你表情一样的战友，严肃内敛的军人，你的一个年轻忧郁疯狂的朋友，一个对一切不屑的做下流手势的读者
2004.3.17

赖小皮的诗

赖小皮，1980年生于福建泉州，在铁狮子坟读书。

摇滚扫盲之歌

旋覆每抽一根烟
都把烟叶烧完
她的最后一丝燃烧的烟灰
或者灼热地掉到地上
或者灼烧在她暗红的手背上
或者烧到她的深褐色的七分裤
在它上面
一个六毫米的洞迅速张开
只要你的眼睛足够锐利
你就可以看到一切隐秘的东西

旋覆的烟抽得真干净
但是为什么还会漏那么一点
烧在她的裤子上
而且穿破一个洞洞
这不是春光外泻嘛

哎呀
她和他们怎么都对着我
泄露这么多
可爱的东西
台下的人真多
大都脑涨肚肥
他们摇滚起来可不是说笑
准能挤坏我的左心房和右胳膊

我没有那一副好身材
没敢轻易上前摆弄姿态
可是他们实在太可爱了

哎呀
要是遇见一个人
可爱得不行了
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凑上去
亲他一口
这世界就彻底完美了

雷炎。

雷炎，20世纪80年代生于北京，祖籍河北，美术学校毕业，现为自由画家，诗人，作家。

流荧

像云朵一样柔软的姑娘
今夜我绝不过问你是不是来自天上
窗外的小野花披挂霜霞和雪花
它仿佛是我童年的积木
仿佛每晚都陪着我沉沉入睡

那些细微的光，布满血丝的眼眸
在冬天是我仅有的财产
姑娘的辫子在寒风里飘来飘去
顺着河流飘向瓦蓝的月亮

我闻着窗台上雏菊的香气，怀想着
家乡那些胖得圆鼓鼓的蜜桃
那些杨树叶子绿得像仙人的宝石
在揪人心肺的夜里我蜷缩成一只蜗牛
听见窗外有喘气声和歌谣在反复播放
我仿佛看见大如鹅毛的雪花
变成一团幽幽碧绿的萤火跳着笑着

病

很多人都知道
我生病了
躺在床上阅读
俄罗斯人写的诗学
然后用打火机
烧掉
买回新的
手指蘸上唾液
一页一页仔细的翻
我通过历史
了解到生病
是每个人的权利
是一个诗人
逃避生活的借口

病

红色电话，灰色雨点
我拿什么来拯救自己？
我的爱人从不说
她是我的
在北京南城的
公路上
鸽子们自由的打嗝
挥舞翅膀
我更换了新手机
新的大衣
是什么样的天气
让水冻结成冰？

病

清晨，我对着镜子
自言自语

用厚重的棉衣
裹紧身体
几片茶叶旋转着
沉入杯底
我满不在乎，无聊
我心事重重，戒烟
我拿什么拯救你
我的病人

病

亲爱的不要伤心
你会知道在有生之年
我们相爱的有多么深
我的一切属于你
你的一切属于我
活在珍贵而美好的人间
活在北京灯火通明的夜晚
活在隆隆的施工声音中
一根针也可以
把岩石折磨的伤痕累累

闪亮的日子

荒草长满我的小院
地里的庄稼不是我种植的
我只种植云彩和山梁上的坟墓

尴尬

体内生长带刺的野花
点缀着小星星的情欲的枝桠
它们在大风里摇曳
把我吊死在爱人的房梁上
我不能吐，不能繁衍新的自己

乌龟躺在地上挣扎
谁也不能解开我脖子上的死扣

墓碑

我是风里沉睡的孩子
风大时，就跳舞
风小时，就做梦
我知道黄昏的颜色
知道每个人脸上流淌的泪水

我在风里回归母亲的体内
边唱歌谣边飞，人生漫漫
小路上奔走的花狗是我的一生
是我自决于生命的见证者

我是风里舞蹈的孩子
风大时，笑
风小时，打扫墓地

伟大的诗

1

妹妹，死去的前夜我不会想你
星河中安放着一块布满裂纹的棺木
一颗星作为你生日的礼物，在柔软的口袋里
怡然自得的沉睡。天知道命运会不会放过我
如果今夜流行粉红纱裙
你就把歌声，都咽进肚子里

2

我的小鸽子长胖了，飞不起来了，小鸽子睡了
在纯白色的梦乡里，她拉着我在
巴黎塞纳河畔，聊一聊减肥茶与健美操
一辈子的赘肉跟着河水一起流走

3

还没到冬天，我就蓄起了满脸的胡须
然后喝茶，下棋，坐禅
偶尔趴在阳台上和阳光谈一谈过去
谈过去的男女是怎样在雾蔼中搂抱的
她们是如何透过灰暗的灯光，把对方
看得那样清楚

4

生活，你从旁晚的油灯里取走我的魂魄
和孤苦无依的日子。我不恨你
我只能这样说，假如我说爱你
你绝对不会轻易的
回到我的身边

5

中秋可以没有月亮，没有月饼，也没有爱人的眼神
我的桂花树在清晨倒塌，这时门把手向左旋转三圈
又向右旋转三圈，我等了整整一生，也没有听到
指关节轻轻叩门的声音

6

海里有水，但是没有宽广的大床，我的心脏
是一座简单的房子，我住在里面
不去想外面的生死离别。
我的早晨永远是清白的，不会有一点灰尘

仿佛

清晨，我捕捉炊烟和每个人脸上的雪花
在入冬之前，收集脂肪
用来供应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妈妈说要让别人认可你，比别人强
但是，您知道，我可能永远也不能达到您的要求
可是，您也知道，别人也不能达到别人妈妈的要求
我的清晨比夜晚长久，有足够的时间
眺望烟囱里冒出的雾气

妈妈，我不想让您伤心，让您失望，妈妈，您知道我为什么总哭吗？
我的眼泪永远比别人的多 谁说夜莺鸣叫不是歌唱而是悲鸣？
谁说灵魂应该死在铺满玫瑰的大道？
谁说一首伟大的诗要洒满殷红的鲜血？

故乡

踩着黑色的石头过河，追赶荒草
总是说再见，从不提起旧事
这里的雪淹没膝盖
这里是唯一可以唱歌的地方
我不能摸黑，用力的搂你
但是可以趴在你的耳边
说些甜言蜜语
吹几个口哨，或者吃掉蜡烛

王子的诗

无题

他轻轻地站着
用脚，去踩触路边柔软的黄线
一群不知名的蚂蚁，沿着他落下的泪
准备回家

许多年前，有人在这里种树
他还小，浑身发黄。也许还骑了自行车
斜斜地，靠某一边行驶

听说，这一带排列整齐的是那些站牌
他用眼睛贴上去，让
身体变得冰凉，抱在一起
没人叫嚷着上车。这里太安静
四周的墙上长满羽毛

不知道是什么真的被拆开过
一件件的，从高处取下来，小心翼翼
紧紧捏着边缘，捏着
展开的过去，笔挂在墙上
但不能书写

他轻轻地站着，等车来接

陌生人

陌生人总是满头出汗
背着其中一个夜晚，从天而降
向唱片中心跳跃

他硕大的脑袋
袖子里塞满蘑菇
虚张声势的风泪眼
摸索着城里的每一扇门
走在幻想之桥背面

摸索着进军
在阴影里安营扎寨
总有人认识他吧，或者
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这时，童年像一只只兔子
呈现在缺桢的街头
过去拉响了警报——

他转身，刚刚走过

暗战

烧汽油的船，一些花
烧汽油的船们停在一边
船上的信号淹没我们的眼我们的手

水兵们和情人们背靠背站着
花从他们之间长出来
船舷上的枪炮朝着岸边
岸边是混沌
是一场大雨般的黑色
适合去长久地注视

我将掩护着你
如果你无法忘记这一章
它必须被跳过
这些兵船和花和汽油
须要被一起烧掉

我们不过是这夜里的袅袅轻烟
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枪炮不曾在我们手中
这所有的幻影
也不属于任何一片沙滩

迷魂草

现在他过上了恬淡的日子
那些吐血的人，不再来找他，不再
每晚守在门外，或在背后突然伸手

——是从蜂巢被烧焦的那晚开始
一些草自铜币昏黄的方孔里长出而他
准备迁徙，踏着这迷魂的咒语的传说
他想去到有净水和女人的地方安定下来
以赶上那里的人们最后播种，赶上真正的生活

最先他遇到的是一些印度人，夹道而立的石头之类
有瘦小的颧骨，然后是狼和暹罗猫，传说里被封印的树
他也惊喜于不得不迷失其中的沙漠、滚烫的海水
最终得以进入的陌生世界。后来
他的家族后代戴上白布小帽在麦加受戒
卖皮货行割礼，并自愿向真主发誓，永生不吃猪肉和茴香

以幻化出又细又密的白牙齿、上挑的眼角，
在每餐之前祷告，盼望亲人归来

这时，另一个蓝天下
他手里正捏着树枝和青草，脸朝向暗处
目光直而迟疑，默不作声的吐痰
镇静得像个疯子

世上的光

“没有成为鸽子和花朵的人仰面躺着”
——顾城

在这一带繁衍生殖的人们是缓慢
以他们暗中的速度将我牵扯，时时张望
时时向我侧脸，微投温和的目光
从早到晚太阳从哪里升起来
又在哪里落下，他们并不回答我
这些已是神秘本身的僧侣云游于幻境
法器与长袍，用三碗清水将我醉在
他们的喁喁细语中，回到敬爱
提前进入回忆并到达羞涩的老年
带着最初的眩晕去接近规律
让一直低头快走的变得可以直视
那些用以迷惑的站牌、树木和草
被夜晚和某些力量激动漂流的河
成片成片死去的生灵，停滞在月亮下的结束里

现在，没有人再想进来，除了
这里的他们，最终会变成什么
现在，他们是苍白、消瘦的，眉毛拖地
或许能融于柔软的皮肤的纹路，散发出谦卑的控制力
将他们的网搭在这开始松动的时刻，某些峡谷
现在，他们可使我如此接近，抽起一只烟斗走着
那年代久远的神话里，随老年而来的金黄色在铺满我目力所及之地
劝说我跟随他们仰面躺下，顺流而去

色

长头发的男孩子
走在林间路上
风凉凉的
他说，我很高兴

李异的诗

李异，海南人，1982年生，原名单清。

红色中国

那些正直、年轻的生命长眠于此
那些穿越风雨飘摇的灵魂爱这片土地
那些耸立山冈的墓碑刻着
无论
过去 现在 将来
国家是所有人民的

再见，毕业生

后来
表哥变胖了
所有他戒毒的朋友
都变胖了
不过
那是后来的事
没有人能预见
步入社会以后
自己的将来
是马拉松衰竭
还是心脏病猝死

此诗献给伊沙

我咬牙
买了一瓶咖啡
这是三年来
今天晚上
喝的第一口
醇香咖啡
数月前
我给伊沙
送过更大更好的
咖啡礼盒
他是我的师父
我的灯塔
喝完之后
半夜爬起来
灵感乱冒
每写完一首诗
我都以为
我已江郎才尽

失眠天长地久

怀上你的骨肉
吐出来
去年酒后秽物
到此刻为止
为重复堕胎吃药
恍若隔世
恍惚还年轻
被你捅破
被我含着
密不示人的性具
在日记里记：
对赤裸恐惧
对性别迷乱
既然男人会变

为什么不找个漂亮的
女友舔我私处
我听她讲男人们
可笑的抽动方式
学《低俗小说》那个吸毒女孩
跳悲伤的舞
我怀念起第一天当处女
美好的漏洞
但流走
叫做纯洁的棉花糖
我以为弥留
是面容枯萎并
虚心以待的腐烂
那么靠窗阳台
那么阳台辐射之光
那么光抵达脸
脸上绒毛焕发
我要洁净
让无数男人给
而这些
我全没有
是朋友们经历的集中
他们健康吗
他们快乐吗
采访完后我大吃大喝
和男友一天做十次
所谓女人
多余
并且一晃四十年
就这么回事

拖世界的后腿

她赤身裸体
奔逃哭喊
凝固汽油弹
烧掉衣服

美军轰炸
 越南村庄
 这张照片
 七十年代
 他们（美军）先是狂轰滥炸
 然后在把这些拍下来
 杀人最多反而获得勋章
 都是真的么
 无所谓
 仿佛十几年前
 恍恍惚惚
 躺在病床
 忍手术之痛
 还有不少
 因为爱慕
 蚕食美好事物的天性
 比如外面现在
 回来躺在身下
 被我抽动
 松开的女朋友
 别人仇恨、嫉妒
 乃是各种各样的孤独
 并不是伤害
 或挫折
 我一天天梦见
 失眠并迷失
 过去水深火热
 和风雨飘摇的时日
 我虽未曾亲历
 但创作是主观的
 那些祝愿
 祖国大好河山
 永远大好河山的人
 都哪里去了呢
 轻解罗衫
 用手掌及中指
 给予你快慰
 世界我对你
 无所谓

世界属于你

有些人是天生的庸才
 有些人则是经过后天努力才显出庸碌无能
 再有些人却是被迫平庸地过活
 他一直缩在人群中
 不言不语
 集上述三者于一身

心灵捕手

我有很多朋友，在少年时代
 在少年时代，我没有朋友
 和城里小混混、小坏蛋来往，不惹是生非
 勒索别人，打破脑袋，没有钱，常常饿着
 爬到顶楼深更半夜，看对面妓女被嫖到地上
 没有想到没有流落成流氓
 我以为将来不是现在，现在我不谈将来没将来
 后来我跑到岛的外面，外面有个世界白雪茫茫
 这是我成年以来，第一次感到人生充实
 充实像一个少女被充实，我被难以忍受的硕大充实
 只有母亲记住我经历两次脓疮，在左大腿内侧
 被母亲一起疼过的伤，也在肉上吗
 我对不起最起码的生命，生我赐予我感觉的神
 我和称兄道弟绝交，和患有艾滋病同性恋有私人关系
 私人关系，我还和狼、狐狸、老鼠、兔子、青蛙保持私人关系
 这种关系建立在信任上
 按时服药做爱，偶尔委屈自己，内分泌，正常紊乱
 两个人在一起，我警惕陷阱，准备去害人
 我的所作所为，有没有改善我的生活
 我和我不是敌人，是朋友
 我和我不能彼此为敌
 我和我握手拥抱相眠做个好梦
 不放弃爱过的姑娘，尽管会怒不可遏
 像人像狗一样过，我攥我的手，说
 我不能继续下去，你可以继续下去，我能继续下去
 生命太短，不能总是愤世嫉俗，那样不值得

别相信一个过了 30 岁的人
 我还很年轻，看见婴儿，就谁的话都不听
 保持好性欲，不要给医生查出梅毒
 清明节跪下来，烧纸，祖先不容易
 我老了，我年纪轻轻就老了
 我老了希望孩子长寿，小伙万岁
 福如东海，财源滚滚，来
 新时代，产房处子新生，坟场老头新死
 年年如此，而已，我坚强，心气很高
 然而要什么没什么，还想干什么
 现在我知道，我是一个人
 我一个人，好寂寞

独立万岁

1997 年 2 月 19 日
 也就是昨天晚上九点零八分
 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
 在北京 301 医院
 病逝 享年 93 岁
 当时的海南岛
 已经很热
 我坐在床上
 想将来
 将来的现在我
 回忆往事的细节
 很多人我亲眼看见
 他们流泪
 像父亲说他的故事
 就悲伤起来
 也有人回家
 告诉妻儿共产党
 贪污国家财产
 许许多多钱
 海南的下午
 被海水泡出来盐
 干渴的时候

去喝茶打麻将
 而有些人不会停下来
 他们从祖国各地过来打工
 睡在烂尾楼
 但听说现在这个社会
 谈感情是很危险的事
 所以我们不要靠太近
 生活啊就是要卖笑脸
 你想想
 还有什么不能伪装和复制呢
 不和陌生人说话
 不同情弱者
 门窗加防盗锁
 密码设置一百层
 安全第一君子之道
 时代不断进步
 我们日新月异
 所有一切
 不知道以后我
 还能否想起来
 当初 从现在开始
 那些人那些事
 死了的活着的卑鄙下流
 像一部后现代电影
 有骷髅有奸尸有杀戮
 很多血尖叫和幽默
 所谓三人行有我师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他人即地狱
 人心隔肚皮
 七十五年来
 有人一直都在自杀
 他被生活碾碎
 嘴里却始终念叨
 甩人者人恒甩之
 有什么用呢
 气温太高
 我们太冷

神仙天上打架
 地下百姓遭殃
 如史书的记载
 1966 年文化大革命
 1989 年天安门学潮
 另一个宝岛的口号是
 反攻大陆一统天下

枕边禁书

(注：书的开篇页码为 128，而 128 页之前的文字记录已全部散失)

在碎尸堆里移动
 嗑瓜子。哗哗剥剥
 他把我弄疼死了。作恶梦
 走到哪里都是。肝脏。肝脏
 王宏莉从没见过像昨天那么大的阳具
 她倾诉。她告诉。她跟我说
 但我不要吃男人那玩意
 醒过来。发现自己还是雏鸡
 上班。买菜。洗衣服。看电视。他进来
 痛经药没了

(注：此处被撕掉 46 页)

于是葡萄糖就一滴一滴注入血管
 只是头还疼得厉害。医生说渡过危险期
 我很高兴他能来看我
 我会烂掉的。我停不下来烂掉
 他和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我不能和两个男人上床

(注：往下 22 页浸湿，已无法辨认)

“无论我面向何方
 总有黑浪扑面打来”
 这些诗让我爱上他
 事实上他自卑敏感热情风趣
 有点疯有点坏。处男
 怎么办？为什么？接下去呢？
 我要是跌倒了。扶我起来

我要是女人了。叫我姑娘
 谁知道是痛苦。但是他……
 (注：后面的纸页全部被烧毁)

后记：确有此书，原作者已不可考。
 虽作过一点修改，但绝非我的创作。

少年心气

人善被人欺啊
 马上被人骑啊
 飞呀飞呀飞呀
 双木不成林啊
 鸳鸯不戏水啊
 飞呀飞呀飞呀
 黄雀在后叨啊
 暗狗在后咬啊
 飞呀飞呀飞呀
 仙乐飘飘游啊
 直上重霄九啊
 飞呀飞呀飞呀
 女人如衣服啊
 兄弟如手足啊
 飞呀飞呀飞呀
 哥俩好啊干啊
 一回生两回熟
 飞呀飞呀飞呀
 感情深一口闷
 感情浅添一添
 飞呀飞呀飞呀
 把胃喝到穿孔
 把胆喝到涨破
 人生如梦赶紧胡弄
 老子陪诸位干到底

没将来

某天 将来 明天
 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面对行刑队
 一个人不会恐惧
 不会担心他不再爱
 别人 另外一个说
 恐怖的目的就是
 让你感到恐怖
 我犯下的错误
 值得削去脑袋
 生命的价值
 在一场民族杀戮里
 可以忽略不计
 比如你从不知道
 10年前的卢旺达
 被清洗被焚烧
 80万人血流
 和现在一样红
 红得像一面旗
 有几坨屎撒在上面
 象征闪闪星星
 对夜幕的背叛
 4月12日的2004年
 一部黑帮电影的老大说
 一将功成万骨枯
 我听到外面
 有少年喊
 要做爱
 不要工作

后天免疫缺乏病候群

他们谈论死亡、无聊
 他们喝了红酒、注射镇痛剂
 他们笑着、逗着乐 他们很幸福
 火车开往火葬场

明天来自本市疫区的牲畜
 将按指示全部集中销毁

少年昆虫记

少年姓马
 他突然跳到我面前
 举起手中的大石锤
 要砸死我

这些句子距离再翻开时
 我有两个月没回家
 洗掉身上的血迹和腥味
 扑到床上很快闭上眼睛

冬眠了漫长季节的青蛙
 蓄满力量蹦出洞口
 就被一条蛇整个吞噬
 一只甲虫刚飞到树枝上

上面镜头由《动物王国》播放
 我对其中场面印象深刻
 夜里经常梦见它们

醒来发现笔下的马
 写得很不真实
 于是我删掉前面的叙述
 准备让少年马重新再来

大家打牌的时候
 他在床上翻滚冒汗
 手捂住胸口或手攥着心脏
 一个说别他妈神经病
 一个说想死就跳下去
 马将被子和电脑扔出窗外
 当天晚上他没回来

一条虫爬到树上
 另一条虫爬到叶子上
 地上有蚂蚁在搬动
 一条更大更肥的虫

马用大石锤砸碎四个脑袋
 就像一下子睡了四天
 就像四天之后开始失眠
 他吞下大量安眠药逃往南方
 有一辆火车开着开着
 变成一条青虫

修改后的诗句
 让人莫名其妙
 但我决定不写了

想好好回忆两个月前
 那个被藏在冰箱的尸体
 现在我要拿刀和锯子
 出去把他收拾干净

肉腐烂后蛆虫会解决
 骨头丢到垃圾箱
 而最麻烦的脑袋
 煲成粥一口一口喝完

以上事实全部供认不讳
 那个少年马只是本人
 为创作而虚构的人物
 出现昆虫的描写
 没有任何象征意义
 也是觉得有意思
 你问为什么杀人
 我的回答是：
 害怕被人吃掉

沉沉将睡之烈酒

有一段时间
 不停地吸大麻
 看朋友在手腕打吗啡
 突然死掉
 父亲给我找的工作
 早就不干了
 跟一个女朋友住
 花她的钱
 伤害过三个女人
 杀死一个小生命
 不知道是男是女
 看不清楚垃圾箱
 有很多脏东西
 和数不清的女人上床
 有一次想一宿干十次
 结果做着做着就睡着了
 醒来有的还联系
 有的扇我几个耳光
 现在我二十五岁
 走过很多地方
 她们都离开了
 不知道怎么过的
 不知道想要什么
 你不是这样的吗
 你多久没说过：我爱你
 真的假的
 我都不喜欢对别人说：爱
 看看自己
 哪一点让人爱
 不是受过挫折
 没有反抗
 世界不会因为谁改变什么
 不在乎你的帮助
 我和世界一样
 但是我活不长
 感情死了

生活死了
搞不懂那么多
全都没有了没有了
我悄悄干过的事
我悄悄告诉你的一切

李子悦的诗（五首）

李子悦，原名李金军，生于1983年，山东滕州人，现就读于湖南某高校。写诗写小说。艺术观点：我可以原谅自己不够先锋，但决不会容忍自己不懂先锋。

无题

特朗斯特罗姆付出笔尖之类的东西
为了写诗 为了酝酿诗歌以外的一个应答
他躺着想象某群咧嘴的人
他们是舌头很长 笔尖触及在表皮就破
羽毛也没他们轻薄般晃动意志
特朗斯特罗姆付出感官之类的东西
为了肤浅的批评长舌头
他很沉重 或许也很激动
鸟群飞过 有人说操
特朗斯特罗姆付出诗歌之类的东西
这次他真的丧失去了信心
附近还有诗人吗

世纪庄园

城市的天空到处都一样
二万里的忧伤
烟灰吹落的空荡荡
雨要下就下
别停着
全世界的人都跑了出去
天明的时候我看见

自行车滑过的痕迹

成人礼

我想用眼睛烧掉幕后真凶
烧掉前台无所不能的旗帜
因为
我即不想前行
也不想回头
我就这样站着
两手无力地不知道该干什么
他们说死亡就要来了
你还是快跑吧
我不想跑
我更不想投降
我站在这里就是为了拒绝投降
拒绝那可怕的一二三四

今夜我想回去慢慢来

今夜，我吃了两颗阿莫西林
噢，亲爱的你别为我担心
我只是身体的某个组织在发炎 其它的
没有什么不适
如果明天早晨我还能安然地醒来
看见窗玻璃上的露花
和阳光穿过树梢的痕迹
那么我就没有过敏 不会死掉
你还可以和我在一起
看岁月在我的额头划来划去
也不说声对不起

今夜，这里到处都是风的影子
呜呜呜呜
就像故乡年年盛开的芦花 白花花地
吹冷了我的棉被

冷啊，我独自一人
 我的壁炉都睡了
 木炭三五成群地洒满一地
 他们对着我窃窃私语
 问我这是在哪里

今夜，我什么都不缺
 我就想记起你的样子
 沿着你温暖的目光
 走回家去
 补一补墙壁上老鼠留下的窟窿
 种下两棵肥绿的白菜 然后
 你我坐下
 慢慢来

哥德马赫猜想

那是我很久以前就所熟悉的脸庞了
 可现在我却依旧要花去整整一个夏天的欢乐
 来趟过你屋前那条光年累积、落满绿蝇的河流
 为了不被你饲养的小鲨鱼千篇一律地吃掉
 我还要浑身密不透风地罩上骑士的盔甲
 而这仅仅就是为了参加你多年以前就举行过的盛宴
 裙摆染得还是那么妖艳、乳房不减当年、就连你调皮的嘴唇上我留下的口水都还跳跃着欲望的光芒
 我还要在盛宴过后、在欲望的催促下和你同床共枕不足一个毛片的长度
 听你在我拉上裤链的空隙儿对我撒娇说
 回去你还是要做一个老实巴交的风车
 转转转 知道吗 不许偷懒
 就算是对我的下一次的邀请了

林溪的诗（六首）

原名黄祝勇，1981年生于安徽。2002年毕业于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建筑系，2003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

已在《星星诗刊》、《作家林》、《青春诗歌》、《诗选刊》等刊物发表诗作近百首。有作品入选《夏季风2002（2003）年诗歌选》、《诗歌在网络》、《怀抱南方》等选本。

通联：上海市南汇县周浦镇周祝公路228号（201318）黄祝勇

白露

白露在我的额头
 和手指上渐渐长大
 你的眼神 布满
 惊诧的寒气
 日子就越来越短了
 此时我学会
 无端端地失望、忧郁
 在风中集体溃散的绿
 怎么能看见这些
 你又怎么能看见
 风在树枝、窗口的窃笑
 果实手掌里的幸福
 以及，大批大批的
 红和黄的逼近
 白露在你的眼神里
 成熟并染白整个屋顶
 我仿佛听见
 你逐渐清晰的心跳

想像故乡

想像故乡的亲人
 与太阳一同起床
 在晨风中
 守护着青青的庄稼
 想像那些庄稼的青
 多像我的童年
 在夜露中拔节

亲人在睡梦中
笑出声来
想像那些笑声
从小屋的周围
一直荡到河堤上
惊醒了鱼的爱情
想像故乡的亲人
带着笑声起床
在太阳升起之后
我望穿了自己的眼睛

秋天十四行

我要拥抱这滚烫的季节
在村庄的肩膀上，学着父亲
望着金色的稻田失眠
太阳不再伤害无辜者
月亮也再不会无端端地害羞
我要你坐在我的身旁
我坐在河岸，或者桥上
河水安静地流淌
叶子不断地从远方漂来
火红火红的笑沾满了水
父亲不再沉默不语
我的村庄不再沉默不语
一只大鸟从下游飞来
我的双臂患上失语

一棵树的内伤

它在那个地方
已站立百年
它从不以为它的坚强
在风雨中是无阻的
它喜欢那些风
和冰冷的雨

在它的身体周围穿梭
直到变得苍老
老得像一桩很久的心事
心事从最深处裂开
并形成一座城堡

受伤的拇指

我深爱的拇指
受了重伤的拇指
正站在我眼前的拇指
拇指的身下
跪着其他四根手指
它们默不作声
只有狡猾的小指
在偷偷地观察
高高在上的拇指
让黄药水淹没的拇指
被装进柔软的笼子
我的受伤的拇指
站在食指左边的拇指
开始远离幸福的
钢笔和键盘的拇指
渐渐孤独的拇指
让我决定
与它共患难的拇指
因为它的身上
长着我真实的皮肉
即使皮肉上的伤口
发出的疼痛让人战栗
我也要和我的拇指
受着重伤的拇指
在痉挛中偷欢

四月八日夜

我们一收拾完桌上的餐具
然后坐到床边
陪老五说完最后几句话
现在整个房间只剩下
我和你两个人
后面的山和山上的竹林
在微风和阳光里
凉晒一天后安静地睡去
或者，相拥着数天上的星星
我们没有走出房门
去看一看起伏的山峦在
宁静的月光下呼吸
你依在我的肩头
说起这场爱情，你的父兄
说起从上海到宁波的
勇气。以及，昨天的大雨
坎坷的山路——
我们就这么说着说着
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流诗雅悯的（三首）

抽屉里的普西金

诗歌不曾背叛普西金
普西金却被情人背叛
愿他有一把 AK-47
让他知道情敌的麦杆

现在普西金可以被放在抽屉里
玫瑰和普西金一起烂掉，
让在台灯下见到紫色的骸
大雨，大雨
作为普西金诗歌里的席梦思

脑子里的泥石流
他说，
我在 1848 年曾经爱过一个人
但不是普西金
大雨，大雨
会是抽泣的
普西金……

流星雨，曾经做为我的三个梦想。

流星雨
做为我的三个梦想
曾经从这夜划过
划过天平
划过射户流浪座

某天夜里你一定丢失了一颗宝石
是你自己最珍贵的缀
他们闪满星光
可以告诉你我要怎么样

我们一起流浪火星
那有美丽的阎王石
可以让你像拾贝一样
在自己的口袋里
然后我们一起欢笑
直到月亮宝滩
我们一起欢笑

然后我就冷静的告诉你
流星雨
曾经
作为我的三个梦
和想
从这夜空
整齐的划过

整个下午

我和我的大提琴
一起哭泣在某个黄昏的下午
在你的树后
结起我秘密的情感

整个下午
我快泣的出血来
这是乌鸦的情感
纯白的灰

斯缔达霍克卖笑
我则卖哭
有天我会拿着我的大提琴到那个十字路口的转角
去卖一场

然后去那旧书店给你
给你带来一本劳伦斯

整个下午
我泣的快
快渗出血来

麻六的诗（五首）

萍萍

引：那么多的经典
我怕我的心啊
会由于快乐而变得无用
手镯碰过额头
在你
拿走一份美好的时候
不觉得吗？
这二十出头的季节像梦啊！

而我们
必竟经典的时刻不多
它少到要用悲伤去填补这
生命空白的年头
是啊
孤独不好
在今天
谁又和你挽了手
走过这满巷的灯笼而
一曲终了后
你看那雨
都快将这世界泡烂了
而你
就是世界
在和你的古筝一同
牵伴着
漂在那南方绮丽的时间之流

记葬礼

他说他会在黄泉道上等我
因了
他说他再找不出什么
能令他快乐的事
他说若再活一次
就
将荣辱仍了
去感恩
并从潮汐中捞起
那份儿
彻底
话半心酸之
这是隔着上个世纪末的事
那时
两个男人
一些心事
大马路上

一男人对另一男人嚷嚷着：
 “兄弟
 这自心坎儿里透出来的
 可是情义”
 就在那样的空间里
 一男人发狠拎上酒瓶
 揣上心事
 决意随一死了之戳穿这
 日子
 丧音过耳时
 我搁下上个世纪末的旧债
 去赶赴一场葬礼
 关于
 这些天
 我什么事也没干成
 之间还多了几个仇家
 而爱人一声不吭的
 就走了
 走的死无踪影
 懵懂中
 我玩儿命捶打着胸口
 打在同一个地方
 在一场不知所云的葬礼后
 我意识到那男人的死
 正从这生命里
 心灵最深的地方
 杀来啦

打一入冬

靠在西墙摇曳的树影上
 你不停向我掏出最近的心情
 整个人儿
 就掉进了感情的枯井
 我不停看表
 打一入冬你就不停和我叨念着
 又不禁替自己倒吸了

好几口凉气
 在这新月与十字凄凉的巷子口
 打一入冬你就脚朝墙根儿的
 某一块砖头上
 不停地踢着
 牙打着颤
 心中有一片克莱因蓝
 巷子口旁有家酒馆
 打一入冬你就去那
 眼虚合着
 手机不停发着消息
 给一个姑娘
 自酒馆打烊的一声吆喝后
 又说她跟你没关系了
 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不停看表
 打一入冬你就不停用拳头捣着墙的
 和我叨念她
 像预料中的小把戏
 你说不哭就不哭了
 扣好扣儿后又笑着说：
 影子
 挣不脱影子
 如风般的约定
 如风般的憧憬
 在这新月与十字凄凉的巷子口
 打一出酒馆你就不停蹲在路灯下吐
 我不停看表

那会儿

雪覆在河冰上的那会儿
 我正走在上面倾听着
 藻类
 在河底的运动
 远处
 踢冰的男孩儿

正替我诉清
童年的迹象
是
掺在阳光中的一阵质问：
“你感觉到漂流了吗？
哦！感觉到便不准掉头。”
当拓冰人携着十个冬天的记忆
终于将那块刻满遗忘的棺木
从冰窟窿里捞出而
天空依旧留驻着
母亲曾踩踏过的
那架
缝纫机的噤噤声的
那会儿
我们都成了孤儿

码头

蹬车老远的
望去
宫殿般的浮云飘在天上
码头停靠的船只晃着又晃
耳旁
放学儿童叫嚷在游戏中
和我的车铃声重叠着
一些
人裹闪着珠宝光的影响
镜头在跌荡
葬礼的哭丧
放着炮仗
这故事一开始一个世纪就这般的
被我蹬车一蹬蹬过去了
反方向的
神举着接力棒被耽搁在
道上
两只东方的灯笼晃着又晃
耳旁

你的世界就叫嚷在战争中
和我的岁月重叠着
一些
生命中无法割舍的影像
就在那道门板上
我深深的刻下
“不准掉头”
在今天
我平躺在这冬日码头斜堤的
夕照里
老远的
望去
云
每移走一块
就带走一些往事

马梦的诗

马梦，男，原名胡文春，1983年生，现在就读于南昌大学。江西新余人。

《手淫的乞丐》

他躺在路边的草地上
快活地套弄着自己的阴茎
嘴里哼哼唧唧
也许他在幻想着广告牌上
那个穿着三点式内衣的女明星
不小心看到这一幕的男人
刹那间全部成了君子
女人们
则全部成了修女
纷纷把头扭过去
加快脚步逃离现场
或者目不斜视
装作看不见

阳光照在他的身上
也照耀在那些行人的身上
谁也无法割掉他
巨大的阴茎
2004.11

《杨瑾》

杨瑾从小写诗练武
不喝酒，不抽烟
这个年代
不是诗人与侠客的年代

杨瑾迷上了老庄

在一个叫石头镇的小镇
杨瑾像一块石头一样
默默无闻，教了十年书
尔后在省城的一家报社
做记者，编辑
由于写诗挨骂
杨瑾辞职
干起了个体户

现在杨瑾也喝酒了
我们应该允许杨瑾喝酒
允许他把酒一口干掉
甚至喝完酒后
跑到厕所里去吐
在大街上
抱着一棵大树痛哭

我们应该允许杨瑾
端起酒杯笑着说
大隐隐于市
2004.11

成人礼

我想用眼睛烧掉幕后真凶
烧掉前台无所不能的旗帜
因为
我即不想前行
也不想回头
我就这样站着
两手无力地不知道该干什么
他们说死亡就要来了
你还是快跑吧
我不想跑
我更不想投降
我站在这里就是为了拒绝投降
拒绝可怕的一二三四

梦笑中秋的诗

梦笑中秋，湖南娄底人

2004的夏天，一支香烟不小心从我的左手间滑落，我用右手握着钢笔，谱写着80后与春天的内容。我要
纪念那页十六岁的尸体，尽管现在，我已经十七岁

开始

我感觉这场春雪的融化其中缺少一首关于赞美音乐的诗歌
开始我站在门后
天黑的时候我听见打雷
一道亮光撕破了帘子上所有的绿色
破进已经沉睡的夜的房间，我
一些人的内心深处
那场梦我做了半个世纪那么长
我依然没有得到自己心仪的手机
事情就是这样一开始就有了结局
我的夜停电，停到一半的时候我在哭
王菲睡在我的手掌心
我

打不开一盒无法重启的记忆
 我一直在无声的午夜偷偷地抽同一支烟
 我已经无意忘掉了买那支香烟时候的岁月
 其实就是夏天也无法拾捡地面上白色的春天

2005 / 1 / 2

分成一半

春天最先到达的这座城市
 只挂了一幅近似于黎明的黄昏
 蹲在天台的雨会再哭一夜

披的思念长在长发飘飘的年代
 不完整的灯光凭空悬挂在灰色的云端

模糊的青春把岁月分成一半
 绿色的香味正在横过花瓣津湿的街道
 下雨的黄昏，我
 什么也没有看见，哪怕，一个女人

表情

一段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内
 我在解释一个白痴的梦

说话者毕生的理想是为了得到沉默
 那天的天气像无从表达的思想或感情
 用口语罢，释放有形状的悲伤
 有一个坐在床上的男人

可是我的饥饿才刚刚开始
 他喝的是石油，
 他脸上的表情也煞是好看
 我记住了那一瞬间，要100年之后
 才能彻底遗忘

老人与海

一张喧嚣的海洋
 繁华出第二天重现的城市
 薄得足以让我透视
 海洋在内的座座欢城

注射入兴奋剂的液体
 伴随肆意翻滚的目光
 在透明的玻璃杯中沸腾，沸腾

反复无边无际的孤立，梦魇
 我推开午夜黑暗的大门
 进一步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在一夜之间苍老了，至少三十岁
 沿着晨街奔跑，这些年
 我一直像是背着房子在奔跑

海的声音幻化成风
 我试图靠紧大地
 将爱情进行到底……我站着
 我站着，我伪装多站了三十年

眼前的每个台阶其实也在伪装
 欢迎我。如果我看透了这座欢城
 那么我也就看透了我自己。

2004/9/12

复仇与贫穷的边缘

午夜的目光缠住西边的柏林墙
 一只枯萎的丝袜挂在泛绿的灯光底下
 忘了拿走的蜘蛛网
 在梦里结满了受伤的左腿

度过理想经常流窜的新年
回忆这许多年来
在沉寂中蜷缩成一团的影子
抚摩整个冬季结得最硬的冰块
眉宇间最好看的表情
是一两个丑陋的女人死在大街上
2004/10/17

夏宏的诗

深白色

知道吗
我已经走远
可影子仍平躺在去过的河面

与睡眠在河平面上的水
变成白色
可这与安排在这个季节的冬天

没有关系
也不是那些呆子所理解的
牛奶的颜色
我去了t城

你看不到我的脚印
也看不见
披挂在毛衣上的白色
一天深过一天

水仙

这座城市后来
不再继续往下旧
也不在雨中发霉

身体停止冷却
变成冷冻物
而我在每个晚上
偷偷溜进对楼
实验室
浸泡在染缸里
看它默默悲伤
吐露芬芳

朋友

我恐怕再没有时间抽
完这支烟，（多么悲哀的事）。我
匆匆赶路，像一只生病的野兽跑很远
这一次，永远都不再回来，让多少人心痛
于是我看着一些号码，不知道把电话打给谁
一阵风只好把我放在地上，然后
变成一个人坐在旁边哭

望日莲

现在开始。那是十年前的事，我种过
望日莲。一直被恨的
女人被日光灼伤
是我看着望日莲旁边的人
大声叫喊，当时她很痛苦
我必须不去理会，走开一段路程
去把阳光关掉，大部分。还淋一次雨吧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想哭出声音
在风雨中放歌的人大多命运坎坷

望日莲是一种会朝着太阳思念的花。
思念无法离开日光她在日光之下枯萎了
我说，那年的夏天实在太热
然而一切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你说。
的确。我种下望日莲的时候

这个春天下了很久的雨，亲爱的
为什么要直到第二场游戏结束
我们才喝干了第一听沉在泡沫下的酒。

受惑

下雨。
这是冬天好大的雨。
在这场雨降临的过程中
一些与世界不再相干的人，
都应该死掉。
我无数的诅咒
从来没有灵验过。
下雨。
这是冬天好大的雨。
再不会有人拥有或者得到幸福。
我看见有一块很大的雨，
冻结成了漫天的时光。
花既开。
花既谢。

激情万丈

春天很烦。一盒子的阳光
都在睡觉，我找不着点烟器
也没有机会，我们一起
回家。我与一包葵花籽

六月的前一天，春天刚刚结束
向日葵的清香。新的教科书
油墨的香气让我作呕
我趴在课桌上
我控制不了那个奔跑的家伙。
他的脚下铺着一层火热的春天

小村的诗（二首）

忧郁的红卫兵

一切都是有所准备的
尽管天色还早
好象又已经黑透
满眼都是人
有的双双对对地在路边坐下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大路边也到处都是
保健店
那种地方我去过一次
那时候
我看到老板娘的脸是有点孤单的
我现在
沿着这条静静的夜路
一直朝前走
并想着 是不是要把一些寂寞的人
约来搞一搞

05/1/18

忧郁的红卫兵

首长的光照在午夜的台前
有人贴着墙向我走近
那是我的影子
我和他一步之遥

我向他伸出舌头表示我的爱情
他摇摇头
说爱情就是外面飞的那萤火虫
最亮的是在屁股

大卡车轰鸣不停
我挤在汗臭的人堆中

我问他们首长是谁
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没听到吧

还是在午夜
挂在天上的乳房柔柔地抹掉了我身上的绿
还有那些发亮的屁股
它们是在瞌睡么

安静的同志们列在了一起
我给枪头套上了笔尖
依次在那些身体上写——我爱你
然后穿上脖子上的鞋
向着那快要迸发的神性启程

村.04.8.3.凌晨

小猴子的诗（一首）

闭上眼睛血红的一切

距离死亡最近的是窗外的所有太阳光
蓬乱也光鲜发丝
还有闭上眼睛血红色的一切
我是经历过那样的乐趣了
下贱而性感的死亡

小宽的诗（二首）

旧年

早忘了去那里的路
那里有野花，铁架子，废弃的扬水站
有更多的野花和水。
那里有13岁的下午，坐在岸边野餐

煮熟咖啡豆，炒面，剥掉火腿皮
是在南方向
自行车背面开野花
那里有转瞬的聚合，各色人等
知道或者不知道，欢呼以及雀跃。
是旧日欢颜，
是音速，
瘦身体还是微火，都是云烟。

结婚

——给土豆和鬼鬼

在你之前，有很多人结婚
在你之后，也同样。
鬼鬼告诉我，结婚是一件简单事情
告诉我结婚简单的，还有小尹，还有满满
他们结婚了。
剩下的事情就是
婚姻生活。
我惧怕风暴，惧怕在风暴来临之前关上窗子
看见城市的阴天，和大风
楼下的自行车摇摆，行人惶惶
我想他们都是结过婚的人
以前我爸爸等候在妈妈工厂的门口
等她回家。回家制造我们
路上鲜花芬芳，有蜜蜂嗡嗡响动
婚姻生活，有70年代的味道
像我昨天喝下的竹叶青酒
有橙黄颜色。
我们走出酒店，天色黄昏。醉后的道路摇摆
我们都惶惶。我还在摇晃，天色更加昏暗
遥远的生活已经在眼前。
鬼鬼朴素，土豆也一样朴素
这一段朴素的爱情之后会是朴素的生活
这样的婚姻生活会像一阵风。刮过所有房间的窗户
房间渐次打开，有人探出头来
他们都面带微笑。那是祝福的意思

晓冰的诗（二首）

回家的路

我总是很无知
 记得我曾喜欢的一个人
 和我聊起他在这个小城留下的足迹
 作为它的子民
 我竟一无所知
 甚至
 还会迷路差点弄丢了自己
 他很惊讶 惊讶我的无知
 这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我认得回家的路
 这就足够

云朵

我看到了一片云朵
 美丽的云朵
 不知来自何方停落在我身旁
 布满金色的阳光
 不知它想要去哪里
 像是上帝的信使
 我爱上了这片云朵

心地荒凉的诗（八首）

毛主席

——献给我的欢笑和我的眼泪

一年前的春天

一年前的春天

我现在坐在椅子上努力回想
 什么也想不到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一年前的春天在一年前已经消失

小区

槐柏树街有许多小区
 我走在那条街上喜欢往小区里面看
 有时候小区里什么人也没有
 有时候小区里有许多许多人
 他们生活在里面
 我不知道他们幸不幸福
 但我希望这个世界每一个人
 都能幸福
 因为这个世界又美又短促
 大家都应该拥有幸福

管庄

我在那儿住了一年多
 那时候我还和镜镜在一起
 我住在一间很小很小的平房里
 她每个月从天津到北京
 然后再坐着公共汽车去管庄看我一次
 我很喜欢做鸡给她吃
 她也很喜欢吃我做的鸡
 我的朋友沈浩波也住在那儿
 我只见过他不多的几次
 一次他请我去“北来顺”饭店吃晚饭
 一直吃到很晚，我听他谈诗歌和生意
 我喜欢我的这个朋友
 他看上去像个英俊的土匪

北京

北京的晴天看上去就像天堂
 蓝蓝的天空上偶尔的鸽子和别的鸟儿
 静静地飞过，你走在路上都会很快乐
 可是北京的阴天不怎么样
 颜色是灰的，感觉空气也特别脏
 有雾经常侵犯我的身体和眼睛
 如果你在北京，当然它也会侵犯你
 走着走着我就忘记自己身在何处
 突然想起远在河南老家的妈妈
 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有一个妈妈
 爸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妈妈
 对不起，在您打电话的时候
 我有一种确认自己有妈妈的心情
 当然这心情很复杂，我给您说不清楚

我不渴望你也和我一样

爱上一片叶子你就爱上了整个春天
 爱上一朵花儿你就爱上了整个人间
 我写完上面的两行字有些茫然
 我不知道自己这样说对不对
 但我知道对于我来说是对的
 这就足够了，我不渴望你也和我一样

面孔

有时我躺在床上看着窗户
 窗户上就会出现一大块布
 像放电影一样
 那块布上出现许多我曾经憎恶过的面孔
 有我小时候憎恶过的面孔
 有我少年时憎恶过的面孔
 有我几年前憎恶过的面孔
 那些面孔和关于那些面孔的记忆

一瞬间在那块布上非常清晰
 不知道为什么
 接着就出现了许多我曾经喜欢过的面孔
 和憎恶过的面孔时间顺序一样
 他们统统出现在那块布上
 我发现自己不应该憎恶他们
 也不应该喜欢他们
 我应该在当时默默地看着他们
 什么也不说
 我应该像植物一样看着他们
 让他们体会到我的有限和安静

太阳落山了

我被妈妈拉着一只手走在路上
 我一走一边回头看
 我们是在往东走，我是往西看
 那时太阳就要落下去了
 我特别喜欢太阳落下去的样子
 太阳落下去的时候会表现出
 一天中从未见过的温柔
 它有些害羞，先是落下去一点
 接着就落下去一半
 终于要和这个世界告别时
 它最后的一小块脸会非常的红
 那说明太阳害羞到了极点
 妈妈丢下拉我的手
 在我的后脑勺儿上打了一巴掌
 因为我不好好走路
 打完之后她问我疼不疼
 然后重新拉着我的手
 我对这个奇怪的女人说，妈妈
 一点都不疼，太阳落山了

毛主席

从小我就喜欢毛主席
 我一直想为毛主席写一首诗
 可是我一直担心自己写不好
 今天我实在忍不住给毛主席
 写这首诗
 当我决定为他写这首诗时
 事实上这首诗已经写完了
 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以前很贫穷
 他生活着的中国也很贫穷
 许多坏人来欺负我们
 毛主席凶狠地制服了坏人
 现在毛主席很富有
 每一张人民币都是他老人家的
 2005.4.6 北京

依然颓废的诗（一首）

黑房子

坐在阴天的黑房子里，我思绪游走
 从诗歌到草原，从爱情到死亡
 不停的寻找
 纵然遍体鳞伤，我也将
 为之付出年轻躁动的鲜血
 并驻足等待，被它浇灌的
 黄土地将长出，荆棘还是罂粟花

很久以前做过的文人侠客梦
 早就惊醒在冬天寒冷的早晨
 我感慨万千却道不出言
 一下笔就刺破平静的稿纸
 文字的痉挛让我呕吐
 眼泪稍一放纵我就脆弱无比

喝酒的意义仅止于此

我已不在年少，并且开始思考问题
 大一让人失望无比，它就要结束
 乡村田垄上那个黝黑的孩子默默走远
 消失于红光大道的尽头
 我从此孤苦无依

很小的时候我就精神分裂
 很聪明地早早地发现了黑暗
 我让自己在这肥沃的泥土中
 长成一株黑瘦长发的罂粟

用殷红的鲜血或者乳汁告白
 我所顽固不化坚守的童年
 我不停地快乐或忧伤
 这个空城堡衰老美丽

任我一人到处流浪

鱼玄机的诗（一首）

光之霍因海姆

排山倒海人群下
 有些脚印深深陷下
 别他妈说你并不孤独
 你死后进入门的另一边
 发现
 原来就是那个事儿逼的国度！

郁央的诗 (一首)

这个春天

这个春天
 我开始像蛇一样艰难地蜕皮
 激进分子都上街去了
 于是我对你说
 “我们，也上街去吧！”
 你微笑着答应
 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能
 手牵手走在大街上
 经过一群又一群的人
 最终混入主流中去
 路边拉着许多横幅
 有的写
 “社会主义”
 有的写
 “精神文明建设”
 这一路上都是高楼
 这一路上没有风景
 背着书包的孩子
 从我们身边经过
 衣冠楚楚的白领
 从我们身边经过
 在岔路口
 我们遇到了那些
 激进分子
 各自拿着一本诗集
 我们与他们为伍
 高喊着口号
 面目狰狞
 心地善良

郁醉的诗 (一首)

上街

今天去了铜锣湾
 许许多多的人
 他们都穿大头皮鞋
 侃侃 坦然 真诚
 看我穿着休闲鞋
 一致用奇怪的眼神望我
 我迅速离开
 只听见背后有人说
 那个人是谁啊
 我走错了时代

张浩民的诗 (一首)

抑郁症患者

德拉克鲁瓦
 波得莱尔
 黑色的忧郁象
 水草一样发出腻腻的腥味
 猩红的地板 那么地冰凉
 抑郁症患者的神经一刻也不得安宁
 窗帘是拉上的 屋里阴暗
 一晚睡眠的宿气在弥漫
 抑郁症患者一动也不动
 眼神空洞而痛苦
 屋外 一个早晨降临
 车声 人声 叫卖声又响了起来
 有人骑车上班
 有人在地摊上吃早点
 公共汽车在一个站牌停下来
 又开了起来
 阳光打在一座楼房的东面

一个巨大的阴影向西越过马路
笼罩了许多匆忙赶路的行人

张拓宇的诗（十首）

下雨

下雨的时候
世界被笼罩在一片白茫茫之中
其实只有中国
只有北京
只有宣武区
只有广安门这么一小块地方
其实只有我
下雨的时候
我被笼罩在一片白茫茫之中。
南京
我也想写一篇关于南京的文章
我去过那儿一次
看见了孙中山和梧桐树
还听说
某座山上曾经有
鹿的踪影
这些所见所闻
再加上一两个
抒情的句子
就具备了一篇文章的素质
可是
孙中山
梧桐树
和鹿
就只有一首诗的长度。
好天气
我们站在窗边
看着好天气里的高楼大厦
看着好天气里的绿树红花

我们不应该说话
这是课间十分钟
的好天气
上课铃一响
我们马上就走

静悄悄

白天是静悄悄的
中午是静悄悄的
晚上也是静悄悄的
我静悄悄地看书
静悄悄地写诗
偶尔，骑车上街
看见人们都在静悄悄地
干着秘密的事
如果今天还不打开窗户
我就和外面的世界
静悄悄地
呆下去

又下雨了

雷声断断续续且不够响亮
闪电只是在一瞬间
照亮了写字台
我看见
危机
伴随着雨点
落在窗台上的时候
一只鸟
飞到了
我看不见的地方

思念

你说想家的时候
我带你去楼顶
当时晴空万里
你往西南的方向看
看到了你家的猫
正在捕鸟吃
你还有了
在家乡街道上
行走的感觉
而今天
你已经到家了
我站在窗边
拿出望远镜
看见你走在家乡的街道上

恐怖电影 1

用一大块布裹住整个世界
或者
用一小块布蒙住你的双眼
试试
我试着和你一样
在吃饭时
发出吱吱的声音
我试着对你付出更多的感情
是你对我的两倍
我试着重新燃起欲望，戒掉嫉妒
并把一切付诸实践
我试着在白天一直往下坠
晚上升起来一点儿

路

柏油路完了是砖路
砖路完了是土路

土路的旁边是铁路
土路和铁路的尽头
有一棵垂下来的树和
一所房子
爸爸和儿子也可能是
爷爷和孙子
手拉着手
从柏油路走向土路
一个真正的老人
和两、三个民工
走在铁路上
我开始眺望
树下的那所房子里
可能有危险和秘密

在楼下等人

今天风很大
很多东西
都摇摇晃晃
出租车司机甲
就觉得
全世界都在向
他和他的车
招手

阴天

在阴天里
我更容易感觉到
被别人
轻而易举地
抛弃
尤其像今天
这种阴天
天空绷得紧紧的

一件往事 1

小时候
你玩泥土
看见一辆火车
飞驰而过
你把这件事
作为忧伤的源泉
讲给最好的朋友听
那个小孩周围
有一些枯萎的颜色
她站在空荡荡的铁道旁
看见对面的空旷
全都立起来
洗澡

一个法国诗人

叫妓院比叫窑子
更好听
衣衫褴褛、拿着酒瓶的你
被阳光扎了一下眼睛
“操你妈！”你骂道
用法文
一个温暖如床的拥抱
另一个温暖如床的拥抱
一滩新鲜肥沃的乳
到另一滩新鲜肥沃的乳

钟一的诗（六首）

成长

我知道，你在长大
想方设法地想告别所有的忧伤和痛苦

好好的生活

可是，你总是做不到
偶尔还会受委屈
像那个长大之前的孩子

我无法爱你，无法帮你
无法拥抱你
只得远远地陪你一起忧伤，静静看着你

作茧自缚

昨天，有人对我说
她们活得很孤独

我竟然没有微笑

只是轻轻地回答了
嗯，其实
真正孤独的人正在草地放牧

一个朋友刚刚问我
你就真的那么热爱那个民族么

我说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
城市里面的人很累

昨天我走在西安的大街上
东大街 西大街 北大街 南大街
大街上人来人往 汽车穿梭不停
偶尔警车亦会撕人心扉
我真的是孤独极了
但我却不敢说出来

无所事事的人一定要被打死

谁给我一支狙击步枪
我要在我的窗户
把马路对面公园假山上的几个人
一一打死

我想看到他们因为同伴的突然死去
以及自己的将死
而惊慌失措的样子

我将在我的窗户喝一口略温的茶水
我即不恐惧也不会不安
即使我知道马路对面的某幢大楼的窗户里面
也将伸出一个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了我

努力呵，青春

接连几天，我坐在电脑前
写我无边无际的文字

我开始变得沉默
无休无止地沉默

昨天，或者前天晚上
我突然想：
努力呵，青春
我怎么能把我的青春
就这样交给他娘的沉默呢？

等我喝完这罐啤酒

1、我计算了一下，如果我在听到电话铃声之后不想动弹身体的话，我的房间还需要安装七个分机。

2、呵，你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但你又不想去死，我要怎么做才能让

你奄奄一息呢？

3、七月的夜色真美啊，我们真奢侈，胆敢坐在星星的下面划拳。

4、天空飞快活的小鸟

我羡慕那些小鸟
不是因为翅膀
也不是因为飞翔
而是因为
一掠而过

5、让我们大声数一二三

在这个城市最高的楼顶上
俯瞰这个夜色中的城市
让我们大声数

一！

二！

三！

所有的忧伤都滚蛋！

6、今晚我们一起去西藏

喝吧，你说，你还能喝多少
一罐不够，来一听怎么样？

今晚我们一起去西藏

西藏在哪里
就在马路的那一边

7、明天的事情我不会去管的，十分钟之后的事我也不会去管。

8、你能保证你不哭泣就是你做一切事情的理由。

9、你已经醉了

你横躺在马路上
昏黄的路灯照在你苍白的脸上

你已经醉了

管它呢
再来一罐！

10、好，别哭啦，等我喝完这罐啤酒我就带你去西藏。

11、不不不，钟一，我们不能就这样往返于啤酒与西藏之间。

城墙

在西安，城墙下
并排站着两个姑娘
你问我哪个漂亮
我就说
都不好

我突然想到我们要不要爬上城墙
在城墙上表演乞丐
很快，我不再想城墙了
说我饿了

那两个姑娘还不走
我还在想要不要爬上城墙

拙腹媚奔的诗（七首）

九月十三

海边的积雪连绵到莫拉家的衣架上
那些机警眼神的智慧漂亮的小女孩们最喜欢的颜色
我说不清楚

莫拉是否只是来自我灵魂深处所依仗的幻人
现实中

她的化身四处逃窜
有的就跑到了海边
用六到七年的时间
再次停留

一步一步的
她即使不回头
我想

即使她没有回头的意思
我还是保持着这样

我说莫拉
我找到你了
你跟亚克在干什么

然后莫拉
让一些被尘封的名字复活吧
别让这些古怪的不相干的都混进来
可你不是啊我的莫拉
即便你再次在高烧中急呼亚克的名字
没事没事

我有足够的体力来陪你们玩耍
我是你的小衣架上一些脂肪

裹着
点着脚
犟着嘴
晃动脑袋的
天空

允许云彩来把太阳赶到树林里吧
我发现了海
在海边的一些从铁渣中提炼而来的雪
它们洁白
白得吃惊

今天我过生日

今天我过生日
我环顾四周

他们让我孤独地站在这
 立正并保持军姿
 而我，只能伤心地嘟囔
 我曾经和一个女孩定好了这个生日去野炊的
 我曾经穿越了时间机器的捆绑去未来
 所以
 我知道了我的一切
 所以
 我必须疏远并被所有的人抛弃
 他们没有必要为了我被命运下一个恶毒的诅咒
 谁也一样

从饥饿说起

——致卡夫卡

撕扯底层及非底层的负罪感
 在某个舒适的夜晚
 一篇卡夫卡，即刻使我陷入癫狂
 在永远旋转的意识感召的段落中
 体味世界
 你或者我的世界
 我说我无法与你达到共鸣
 这是我之玩笑，善良、虔诚
 作为一个皇帝的厨子
 你保持饥饿感
 并拒绝恩赐的食粮
 你将恩赐于我的，我会默默地承认
 本来谁的一生都不是用来对抗的
 这个不包括国籍、故乡和烦琐的生活
 对，什么都不剩下了
 我在撒谎
 你在撒谎
 世界在撒谎
 旋转
 咆哮

弗朗茨式的诡笑

与我灵魂里的卡夫卡抛起了热忱的媚眼
 我不能说在石子路上你曾背信弃义
 我只能说
 在你常常迷失身体的荆棘丛中
 在100年后我又找到了另一个被枝叶困锁的背影
 驳诉灵魂着彼岸的佛光
 她在饱和地违犯着孩子们的法则
 背离了权威们的信念的遗孤
 孤独着
 永世孤独地微笑
 裸奔
 绘画
 歌舞
 我问你，觉得自己苍老么
 不，我感觉自己像一只翱翔于天穹的火鸟
 你点头认可后递给我一只香烟然后说
 孩子，你害怕你的肺变坏么？

80年代时，你出生了么？

冷静地说，我们是一些非公有制的人
 因为我们在梦里被刽子手雕刻的技艺吸引而开始拒绝
 但今天，我们学会了另一种拒绝的方式
 不以任何高尚的名义
 不以任何习惯的唱腔
 直到不久之前的幻觉赐予现实中的重演
 那就是我悲观的寓言
 我猜对了
 所有可怕的事情已经降临
 即使
 谁忏悔也无济于事
 我们被臭虫们反绑在时代的绞刑架上
 它们利用我们的怜悯羞辱着我们
 在即将崩溃的道德大叔面前，坚持悲观是没错的
 侄子们终被琐碎所淘汰
 相互鄙视、敌视、仇视
 世界就这样轮回了一千九百九十九遍

道德大叔，听着
 第两千遍的时候我会绑架任何人
 道德大叔，听着
 第两千零一遍的时候我会买给所有的人

每个新的生命与每个不变的轮回宿命之间的关系及抗争

山间的肺张出几双手
 抓住我，说“你母亲的。”
 我会反击的，以我的名义
 给所有的人一巴掌
 “打的好”
 山间的肺很是骄傲
 我喜欢并且习惯了被如此的侮辱的赞美
 有人和我谈论关于国家和社团的秘密
 而男人们都死了。死在他们的贫贱的骨头里，死在女人隆起的乳房里，
 死在市场经济的子宫里，死在道德的鼻腔里
 就算有人活着，也只是同性恋俱乐部的会员
 这自然比不上你黄金会员的身份了
 因为你不给钱的
 你猥亵谁都是合法的
 在这片土地上永远是合法的
 从你胸口流出的液体来判断昨天是你第一次睡在墓穴中
 兄弟，我可不一样。
 我不是个标准的男人
 每当你酒池肉林时兄弟
 你知道我睡在墓穴中吗
 为什么我无法复活
 我们醒来后就困在玻璃器皿里
 我抓住马克波罗的脚从马克波罗的肩上跳下来
 无论我落在哪儿
 “你母亲的”我
 都自由了
 让我抓出我的双脚再条一次吧
 马克波罗可不是一个不懂装懂的画皮人
 马克波罗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老间谍或者被什么怎么样的阉人

所以
 器皿里没有马克波罗，氧气里没有马克波罗，记忆里没有马可波罗
 “马先生被炸死了”凶手是加了酒精的奶茶
 小白耗子也死了，但不是被加了酒精的奶茶炸死的
 战后，我和你在海面上发誓只要我们活着就会让空气中有充足的二氧化碳
 太伟大了，爷爷，爸爸和孙子都来了，他们来干什么
 投降吗
 不，他们是庆祝的

谢谢

我还是没有足够的钱来买票来看你深情的嚎叫
 无论你把展示灵魂的价格降的再低
 无济于事的，你要知道
 我不是胶片中的雪茄
 我是你家后院因为爱情而失意的男孩
 我不是小说里偶尔伤感的意大利皮鞋
 我是我永远潜伏不露的敌营的守卫
 你不要在众人面前表现的如此的吃惊
 你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这是事实
 但是

女士们
 先生们
 我完全可以只用一个嘴角的表情就轻松的堵塞住你们群情激愤的呻吟
 就算是一条没有尾巴和鸡巴的老狗也会明白的
 那都不是肚子主义和面子主义的朋友
 那是同性恋，那是外星人，那是无厘头，那是后后后什么代
 那不是你们群情激愤的口号
 那是你们群情激愤的目标
 为了谁，喂，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指标是死的还是后死的
 呵呵，我在键盘或者纸张上是勾勒不出你们无聊的身段的
 魔鬼的身段，魔鬼的心眼，魔鬼的小脸

要不咱们骑着筷子比赛飞行吧
 我给先祖写去一封信

先祖，为了这个世界本来的失重而奔波的人被这个世界的所有利益熏心的王八羔子们当成了共同的敌人

先祖，我们也许也活不到你重重重孙子所仰望的一碗水

先祖，你留下的负罪感我们已经遗忘了

先祖，你帮助我出海的经历如今已经被演义成了调情的B级片

先祖，你教导我的大哲已经被市场经济的雇来的打手打折

先祖，一边是数字一边是薄情

不止是薄情吧，等到那一天来临后，我会死在你引以为荣的头脑面前

我发誓，或者是

我发誓

我可能从这一堆贪婪中获得幸福吗

没有门票，我只能徘徊在你神情嚎叫的现场之外

和黄牛党调情

和妓女调情

和乞丐调情

和工人调情

和农民调情

和叼着七星香烟的作家调情

打到阶级，打到等级，打到权利

赐予我通往无望的自杀的傻逼之路上的第一张通行证吧

发展

在我的面前

你们

都是被自己杀死的

当我们自杀后

我们只是死掉了

子村的诗（一首）

与父亲无关

有多少月亮曾圆过

而我的父亲

已遭劫难 不见尸首在黑夜

但那寡妇五音不全 不会柔情蜜意地抒情

但那痣更黑 那时候我还小 不懂得回避

但吉他已被摔坏 那不是我的粗心

我整日在练习写诗，素描

但伙伴们猜不透我内心的秘密

每日也把牙刷得很白 很白 相比之下

那“痣”会更黑 更黑

但我已长大

长大后来到一个叫做城市的地方

他们说那里很大 很大

但我依旧悲伤

我走在路上 我回不去

回不去我的家乡 可是 又怎可忽视那些

残缺不全

我为什么要写诗

文/心地荒凉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诗，就像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出生，我为什么要吃奶要吃饭一样，就像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长大要离开母亲一样。我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学会写诗的，就像我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学会流泪的一样。

小时候我喜欢蔚蓝的天空，我喜欢一望无际的田野。小时候我不喜欢下雨，下雨我只能待在家里，因为我没有一双像样儿的胶鞋，我没有一把像样儿的雨伞。下雨的时候我显得很疲惫，我坐在板凳上望着外面的雨水，看着看着我就会睡着，有时一头就倒在地上，把我的母亲吓得跳起来。

有一次我家的狗咬了我一口，咬在我的胳膊上，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是左胳膊还是右胳膊，几个狗的牙印儿留在我的胳膊上，血就顺着胳膊流下去。我跑到母亲跟前哭，希望她能帮助我包扎伤口，然后再找到那条狗暴打一顿。可母亲并没有理我，继续干自己的事情，她好象在堂屋里坐着纺棉花。

从那时开始我就想长大了，等我长大以后我就自己包扎伤口，自己找咬我的狗暴打一顿。我为自己没有母亲那儿得到同情和保护而感到愤怒。

在我五岁那年，我站在院子门口，看见马路上走着一帮背书包的孩子，看样子他们都比我年龄大，当然个子也比我高很多。我纠缠母亲送我去上学，母亲不愿意。我在悲伤和无奈中纠缠了母亲一年，母亲还是认为我太小了，送到学校也学不会。我动员哥哥姐姐们，让他们帮助我纠缠母亲。没办法母亲只好把我托付给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同村的孩子，让他把我带到学校去。

我的小学开始了，我喜欢语文课本前几页的彩色图片，什么春天来了，什么鸭子下水了，什么雷锋叔叔，什么八路军战士。我开始学一些连作者是谁都不说明的课文。我喜欢那些课文，在老师讲到那一课之前我差不多都会背诵了。后来学一些古诗，我觉得那些古诗实在是太好了，美好得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小学三年级我开始学习写作文，我的第一篇作文就得到语文老师的赞扬和鼓励。从此一直到大学，我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心目中，就是一个有写作天赋的孩子。

初中一年级我十一岁，一个同学捧着一本分行的书在班里传看，我拿到那本书就爱不释手，但那个同学不让我看，一天要收我五毛钱的阅读费，我把吃饭的钱省下来给他，看了好几天才还给他，当然我只要一天给他五毛钱，他乐意我永远看下去。我把那本书上所有的诗歌连同标点符号全部抄在我的日记本上了。我觉得那些比如鸽子、故乡和小河——亲人和朋友之类的东西——我不是一直都在写吗？！

实际上我八岁时就开始写诗了，我无法找到那年的作品，也许那不是作品，被母亲拿到厨房当柴火烧掉了。我把自己写好的诗歌和读到的那些类似的诗歌对比了一下，觉得我写的诗歌不比他们的差劲。我那时

喜欢听广播，我就把自己的诗歌作品投到了广播电台。我的诗歌就是在那时拥有听众和读者的。

事实上我早期的诗歌是先被人听到，然后才被人阅读的，人们听到那些诗歌之后就找我要手写的诗歌读上一读了。

再后来我在县城的书店里订阅到《诗刊》、《星星》、《诗神》、《诗潮》、《青春诗歌》等诗歌刊物。我觉得自己写得比上面某些人的好，于是就投了一部分过去，这回没有在广播电台来得那么快乐，我的诗歌稿件石沉大海。我的自信遭到了打击，我再也没有向那些刊物投过稿子。但我还是继续订阅那些刊物，我觉得里面还是有那么多人比我写得好，我应该向他们不断地学习。

上高中以后我就放弃了那些诗歌刊物，埋头课本——对付永无休止的作业和考试。有一次我把自己的诗歌拿给同桌看，她看了半天然后抬起头来问是在哪儿抄来的！我笑笑说是我写的，她怎么也不相信成绩平平的我能有如此才华。我又写了一些送给她的诗她才相信那些诗确实是我写的，而不是从哪儿抄来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些模糊的忧伤和恐惧开始变得具体。

我的诗歌不再像从前一样明朗，变得灰暗起来。

就是在那时我学会了手淫，我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女孩子，她的身体看上去柔软而丰满，长发披肩的花儿在教室里怒放，成为一帮性压抑的高中生在下面谈论和意淫的对象。但我们很多人的目的都是大学，而不是女孩子的身体。我偷偷地写了一些诗给她，但没能让她看到。记得我好几次都鼓足勇气，准备把那些诗送给她看，但好几次都像皮球一样在瞬间泄气。一直到大家各自离开那儿，也没能正经儿地说过一句话。

在大学里我认识了张帅、陈亮和陈平一帮写诗的哥们儿，我在他们的前面非常自卑，因为他们的诗写得真是太好了，好得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也会写诗。他们开诗歌沙龙什么的，我肯定是要参加的。中文系有个叫羽帆的诗社，当时吕飞科在里面当社长，吕飞科读到我的诗歌后说还可以，就帮我润色一下发表在诗社的报纸上了。

后来张帅当了社长，张帅干了一年觉得没意思就把社长的位置让给了我。我写诗还可以，但让我搞活动就没了耐心和激情。有人说诗社在我这儿算是完蛋了，我赶紧又找个新生代替我当社长，从此我就和诗社分别了。我经常在一些网吧里出入，也正是在那时我学会了上网，在网上认识了一些诗歌网站，我把自己的诗歌发表在那些网站上，快速结交到一帮热爱诗歌的朋友！我经常在网吧里因为诗歌一坐就是一天，一坐就是一夜。我不知道除了和诗歌待在一起外，我还能和谁待在一起。我只有和诗歌待在一起时才会感到安全和幸福。

诗歌是有生命和眼睛的，诗歌就像人类一样。好诗就像好人一样，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欢迎，当然坏诗就像坏人一样，掩饰得再成功也只能是眼前，时间一长就会失败，就会被人看出是坏的，是虚假的。去年魔头贝贝来

北京，我们在谈话时谈到一个诗人，他说那小子动不动就在诗歌里写狮子啊老虎啊什么的，我都怀疑他有没有见过狮子和老虎。

其实很多事情，作为和那些事情无关甚至有关的人，你又能怎样呢？！就像一个儿子脑袋有毛病，不孝顺生养他给他生命的父母，法律都解决不了，法律最多能解决他的行为，却解决不了他的毛病。但很多事情能限制行为已经很不错了，但谁又能限制诗人们在自己作品中的行为呢？！明知道是一些虚伪的肤浅的东西，另一些人还在兴致勃勃地大吹特捧，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在我离开大学校园之前，陈亮说我的诗歌越跑越远，让人有些望尘莫及了。我以为他在和我开玩笑，他很严肃地又说了一遍，说我在很多地方早已超越了他和张帅。我觉得一切都毫无意义，写得好又能怎样呢？记忆中陈亮说过这句话不久我就放弃了学业只身来到了北京。

转眼我来到北京已快三年了，在这三年时间里，我见到许多在北京工作和学习的诗人。有些诗人没什么才华，诗歌也写得一般，但他们做人的品质使我感动；有些诗人非常有才华，但他们的才华似乎有些邪乎（脸上的肌肉在对你微笑的时候要分N次颤动）。

我知道从一开始我就和诗歌结婚了，她作为我精神世界的爱人和知己，我将一辈子体贴她保护她！我不会允许别人在她面前放肆无礼！

刚来北京时我认识了沈浩波，一个聪明的勇敢的诗人，一个有才华有魅力的男人，正是他对我启发和影响，使我的诗歌不再像以前那样软弱和无助。我在大学时就在一些刊物上读到过他的诗歌，那种干净、准确和直接的句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我还认识了《诗刊》杂志社的蓝野，一个看上去虎背熊腰，大大咧咧的男人，然而他却有一颗敏感、柔情的心，他喜欢我写的诗歌，并拿到《诗刊》上一次发表了5首。还有天乐、殷龙、于贞志等兄弟们，他们是我心中的榜样，是我信任并愿意来往的诗人。

认识杨黎和竖是在2002年10月光熙门北里的一家酒店里，那天晚上杨黎要请魔头贝贝喝酒，我就跟着魔头贝贝大哥去了，当然他们都不知道心地荒凉是谁。那天晚上有许多人在那儿喝酒，除了杨黎和竖还有一串名字——他们是——张3、张4、张羞、华秋、王小菊（女）。再有我就不怎么记得了。当时竖歪着头坐在我的斜对面一直喝酒，他看上去性格内向，不怎么爱说话的样子。魔头贝贝提醒我给杨黎碰杯。我很喜欢杨黎的诗，但在喝酒的时候就说不出来了。魔头贝贝又提醒我给竖碰杯，他说竖就是你哥哥，你好好和他喝一杯。

我要说的是在这之前，我还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个诗人叫竖，我为自己没有早一些知道竖而感到遗憾，当然这种遗憾是后来才有的，因为后来我才在网上看到竖的诗。我觉得竖长得很帅，就像我的二哥哥，因为我的二哥哥也长得很帅，所以我多多少少长得和竖有点像，因为我也有点像我二哥哥。这种感觉在去年5月份我去广州，一个叫李伟的诗人请我喝酒时得到了肯定。他对我说，你和竖长得有点像。

只要是喜欢诗歌的人，只要是我觉得他还可以的人，我都尽量完整地

把竖的诗歌介绍给他去读，我说你去读一读竖的诗歌，你一行一行慢慢读，不要着急，你会迷恋竖的诗，你会迷恋比如他的《夏天》：“我以为/朋友是在说小莉/只见他一边说/一边探出半个身子/把烟头按灭在地板上/我忘了是哪一年/我们认识了小莉/到后来出现了很多/似曾相识的日子/大家经常在晚饭后/趿拉着拖鞋/把附近的每一个音像店/都逛了一遍”。

去年我过生日叫竖来和我一起喝酒，在喝酒方面我和竖有一拼，因为他能喝我也能喝，所以我们有一拼。我们喝酒的时候也不忘记谈论诗歌和做人，谈论这么多年我们各自在不认识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我为自己虽然认识竖有些晚，但最终还是认识了而感到高兴，那天晚上我们喝得都有些多，说话也口无遮拦。他坚持步行走一段再坐车，我本来是想把他送上车的，他过马路，顺着一片灯光走远。

又过了好几个月，我又叫竖来喝酒，竖不知道我住哪儿，我让他在马兰拉面门口等我，他坐在马兰拉面门口的台阶上抽烟，看见我就站起来笑了。我们一起去超市买下酒的菜，他走在前面坚持要付帐，他说你就让我来吧，你让我来一回！回到家我不会做菜，没关系的，竖说，我来做！原来竖不但能写一手好诗，还能做一手好菜！好菜上桌没筷子，竖问我筷子在哪儿，我说在筷篓子里。竖说，你写诗呢？！我说在厨房的筷篓子里。竖赶紧去拿筷子，在这儿，看上去我好像是个客人，我比较懒惰，除了写作和做爱勤快了点，其它的事情我都懒得干。

那次我和竖把一堆啤酒从中午喝到晚上，我们一边看电视一边聊诗歌，有时还聊电视里的女明星。竖认为我的自印诗集《悲伤的抽搐的细菌》，里面的诗歌作品大概有十来首他比较喜欢。晚上我把竖送到小区门口，再次看着他过马路，顺着一片灯光走远。

因为诗歌我和竖活在一个时代，直到这个时代和诗歌无关而结束。我只能对竖说，认识你并能成为你的兄弟，我非常非常的开心，我非常非常的幸福。

我身体里有许多东西需要保存，有时候我不愿意用释放这个词来形容，而更愿意用保存这个词来形容。我要把我身体里的东西保存下来。我为什么要保存那些东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需要把那些东西保存下来。那些东西来源于外界的一些人和事物，那些人和事物会把丑陋的和美好的东西倾倒在我的身体里，我需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然后用一个我觉得安全的值得信赖的容器保存起来。我找来找去，这种容器不是日记也不是小说，而是漂亮的芬芳的诗歌。

时光会掩埋我所做的一切，但时光无法掩埋我所写下的诗歌。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真实的我，一部分是虚幻的我。你在我的诗歌里能轻易找到我的两部分。你可以喜欢真实的我也可以喜欢虚幻的我，你可以不喜欢真实的我也可以不喜欢虚幻的我，你可以喜欢真实的我不喜欢虚幻的我，你可以不喜欢真实的我喜欢虚幻的我。我相信无论哪一个我都能得到

你的喜欢和不喜欢。你是我的朋友和亲人，你是我的仇敌和对手。只要有诗歌陪伴我，在路上我就不会感到孤独；只要有诗歌陪伴我，在路上我就不会感到恐慌。

2005.2.26 北京

像一具尸体那样行走

文 / 艾米

田园生活。一个梦。一个男人给我描述的场景。谁在家守候，谁在田里劳作。要有一台电脑，可以上网，可以写作。推开窗就是满目的绿色作物，还有在水里跳跃的鱼。他说着说着就哭了。我是一个在石头森林里奔波的女子，已经忘了自然的颜色。而他多么的单纯。像一个孩子。

我不需要孩子。不需要男人。更不需要孩子样的男人。我只要我自己的。一个人的生活。谁也不打扰谁。白天忙碌工作。晚上一个人在家写作。或者看电影。看自然科学或者人文频道。每天煮一锅粥，一碟小菜。单调。乏味。简单。快乐。这大概也就是我的性格。

讨厌繁琐复杂的事物。从来不需要帽子、围巾、丝巾、眼镜。我要最自然的和这个世界接触。不要让那些身外之物模糊了我的感觉。坐在派对的角落，神情冷淡。在空旷的屋子里，光着身体走来走去。不要勉强自己接受。不要勉强自己被第三类发明围困了自己的本能。

田园并不是我的向往。富饶的土地却有贫穷的生命。大片大片的油菜花田只证实了这个地区经济落后的现状。而黄金比金黄更加耀眼。腐臭的货币是你证明自己价值的唯一标准。我们不能为自己而活。既然被父母生下来，活着就是为了父母。赚很多的钱是为了偿还养育之恩。不能自杀是害怕他们难过。出生是被迫的。活着是无奈的。连死的自由都没有。只能等待自然死亡的时间到来。

唯一拥有的就是感官快乐。它实实在在的潜伏在你体内。而痛苦紧紧跟随。妈的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为什么很多人很多事不能痛痛快快。为什么要拖拖拉拉。为什么要纠缠不休。为什么狠不下心。为什么无可奈何。生命的本质是可耻的。为什么那么多生命还在活着。

伊拉克是一个神圣的地方。那里有我们做梦都想有的暴乱。可是我们不能随便就去。该死的签证。该死的担保。为什么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就死。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死得安详。用自己的死法。死在自己想死的地方。FUCK IT!

我们长大了，该被收获了。我们不再是绿色的。不能再愤怒。震天嘎响的呐喊和撕心裂肺的吼叫已经飘远在了另一个世界。是我们走得太快了，越过了那个年轻的城池？天空越来越灰暗。这是一个浑浊的死亡国度。连云彩也没有纯洁的脸。我索性闭上眼睛。耳边飘来一群女孩子清脆悦耳的心经的歌声。

个人介绍：男，84年3月末生。江苏常州人。中文主义旗下写手。2004年7月开始写作小说。17岁发表作品。现就读于工科大学新闻专业2年级。

推崇美国文学。阅读J.D塞林格·威廉·福克纳·厄尔斯特·海明威、F.菲茨杰拉德、卡佛……等人作品

拔黄豆最合适的一天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带上火柴和烟。

山坡上种的黄豆在夏天结束的时候一定收割，我们走在去黄豆地的路上。

“放慢步子，你不怕摔跤吗？”我必须时常提醒小可，他走得太快，像一匹草原上的小野马，路又太崎岖。车上的镰刀和水壶颠得砰砰地响，我拉车紧跟在小可后面。

那一天风和日丽，阳光轻松地就可以使人打盹，而我们没机会躺在床上，必须办事解决掉山坡上一亩半地的黄豆。

他没有要喝一口水，一直拔黄豆，从上午九点到十一点，我之前看了两次手表，第三次指针停留在25分。我想和他说，我们应该歇歇了，把袋子里的红薯吃掉，却找不到小可的影子。我四处逡巡，阳光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显得刺眼，我用手掌遮阴，眯着眼瞧见他站在山坡顶上。

“喂，我看见你了。”

“你说什么，看见什么了。”我问他。

“看见……”他没有说下去，或者我还没有听清楚，他就一下子冲了下去，我眼中他的身影已经是2秒钟以前。

很长一会，我想我最好能够等他回来一起吃饭。我们甚至带了一罐可乐和一块奶油面包。我想我会让给小家伙，作为辛苦劳动的奖励。

直到我把食物吃得一干二净，依旧不见他踪迹。我得去看看，我想。顾不上肚子撑得鼓鼓的难受，我爬上了山坡。

我看到小可的时候，他坐在山坡另一侧河流的一艘船上。在他身边是年龄和他看不出区别的一个小男孩。我闻到了淡淡的鱼臭味，因为那艘船铺天盖地般晒满了咸鱼，他们坐在鱼群中间的甲板上，如果不动，就像两条白乎乎的大咸鱼。

小可和小男孩一边摇晃垂在水面的小腿一边在谈心，他看上去少见的开心，我踌躇了一下，没有过去也没有用声音打搅他们，我转身

离开的时候听到他们一小段对话：

“那是你哥哥吗。”

“是。”

“他是个走到哪里都会带上烟和火柴的家伙。”

的确如此，我坐到黄豆地旁一棵有着大阴凉的树下，摸出火柴和烟，乐滋滋地抽起来。你知道吗？你也许经历过，吃饱了饭后惬意地吸烟，舒服地躺着很容易就那么睡过去，一点不会察觉。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起了黄昏的晚风，其实就是微风拂面弄醒我了。我一惊，立刻睡意全无，心想糟糕了。我赶回黄豆地，令我猝不及防的事发生了，黄豆地里光秃秃的，成了找不到一棵黄豆的一块光地表，而所有的黄豆箕堆在了不远处我们的车上，隆起来就像一个小山包。我喊起来，小可，小可。没有人答应我。

我走近黄豆箕堆成的小山，在另一面，发现了2个男孩，他们在草地上睡得正香，紫红的阳光晕在他们的脸上像盛开的童年，我看到一只花色的甲虫在我不认识的小男孩睫毛下逗留，它也许看到了，振着翅膀飞了起来，钻进黄豆堆里一骨碌就消失不见。小可和小男孩的手拉在一起，手指和指缝里都沾满了泥巴，已经风干。

瞧他们累的，我走到一边，对着正落山太阳，我又摸索着口袋想来支烟，幸亏我有一个一直记得的好习惯——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带上火柴和烟。

2004-09-28

稻田里的英俊少年 ——给纪念日

妹妹11岁那一年是1989年，秋天黄了一千多亩的稻田。收获日一直伴随着风。从山坡上的红薯地看下去，有一个月前没有拔干净的枯老腐烂的黄豆，和一个光头的英俊少年。

小颜看到他帽沿下的眉，细黑带着眼睛一起闪光。他在远处，从一个人群聚集的地方寻找一个目标，仿佛等待已久。我看到小颜紧紧地看着他，手掌里一块干巴的泥土，泥沙从手指缝里细泻如沙漏。小颜挑了篮子里，深红饱满的大红薯走向他来的路，他们的暗号是在那棵树下碰面，他接过红薯时不时瞥瞥我，像一只担惊受怕的麻雀。我假装并没看见，也不再把脑袋朝着那个方向。盯着脚下黑黑的泥土，我继续漫不经心地干活。

黄昏太阳光为稻田里的稻子镀上了几层灿烂的红晕，小颜轻松拔掉了几棵不堪一击的黄豆。拍拍手，跟在了我的身后。她临走了，不停地和稻田里的少年挥手示意。少年嘴唇些微厚实，带着漂亮的弧线，鼻子明晰，我注意到草帽下的脸开始微笑，不易察觉，一丝一丝波纹般游动却隐藏着。小颜跑到我的跟前，扶住担子前的箩筐，没有再回头。

小颜8岁那年暑假，在山坡上看放一群鹅，第一次遇见稻田里的少年。稻田里站着一个英俊的男孩，正在发育的身体令人怜爱。瘦削的双肩，平坦的胸脯，细嫩却饱满的裸露胳膊。他在队长的监督下拔秧苗，装好满满的一担，站起来，挑得摇摇晃晃。地上是稀烂的泥水地，数不清的深浅不一的脚印铺成坑坑洼洼，踩上去脚掌四处打滑，轻易地让人摔跤。

下午下过雨，空气在野外清爽清新甚或清澈有形，小颜盯着稻田里的少年的举步为艰。他中途摔倒了，扎成小把的秧苗撒了一地，在落地后沾满泥水，少年亦结结实实摔倒，激起很多泥水打满了清白的脸庞。他爬起来，队长吸着烟回过头瞧他，无动于衷得出奇平静。他收拾好秧苗，重新上路。

一个城市的少年，第一次面对沉重的农活，第一次担重担子。他不堪重负的样子令人心酸。再次摔倒成为自然而然。队长走上前去，小颜想他会扶起他。队长用鞭子抽打起稻田里的少年，少年在泥水中打滚，两只手护住头，来来回回，大声喊叫着父母，及至后来，不停呼唤救命，声音嘶哑，尖刻着飘在原野，还在变声一般的年纪。

稻田里拔秧的人群视若无睹，队长停住了手，抽起另一只手上的烟，烟体上星星点点的泥水污迹，小颜看到了稻田里的少年注意到了她，他眼神依旧惊恐，余悸未消。小颜轻声说，站起来啊。稻田里的少年一边爬起身仿佛听着了。他再次上路，小颜死死地看着他的侧影，心里拉直了一根绷紧的丝线。最后终于松弛下来，他到达了目的地，正挑着空担向她走来，他的明晰的笑容转瞬即逝，一忽之间，令小颜惊羨。

2000年的暑假，西瓜成熟的那些天，我们背面偷袭农场的瓜地。从村中的小河浮水直通瓜地边的南河。途经一片荷塘，我们每个男孩顶了大大的荷叶，避住中午火辣的光线，亦是一种传统的伪装。我们在隐藏中接近瓜地。

瓜地看守是老年的瘸腿农场囚犯，当年的杀人者，如今老景年年四季与西瓜冬瓜南瓜黄瓜……长相厮守。他有一条农场配给的狼狗，瞎了一只眼睛，都是颓唐的年纪。我们因此有恃无恐。

我们湿漉漉地匍匐在西瓜中间，拣大个的熟瓜装进身边的麻袋，装满了由后续的小伙伴拖着扔入南河，半个小时，我们把那一片的瓜地

扫荡完毕，我正欲回水中。但觉得今天异常奇怪，好几次，都是中途被警觉的独眼狼狗发现，之后瘸腿的老汉从床上冲起来，抓着木棍飞鱼般跳跃着向我们追来，我们狼狈着仓皇逃跑。跳入南河，他便无计可施，只能和他的狗站在南河边望河而骂，我们嘻嘻哈哈，做着鬼脸。

今天直到我们完整地办完事，茅屋里未有丝毫动静，我抵挡不住好奇打手势让伙伴先行离去，我慢慢靠近那个小屋。从茅草的缝隙里我看到了挂着蚊帐的木床，床上半躺着两个人，我熟悉他们的面容，一个是稻田里的英俊少年，另一个是妹妹小颜。

小颜躺在少年的身体上，玩弄着他的手指，少年坐起身，用一根红线教她翻成各异的图形。小颜兴致盎然，少年长而绵密的睫毛贴近她的额头。她的额头前些许刘海，夏天中午屋里透风，刘海如那刻我的心弦颤动，她回过身去二人对视，然后搂抱在了一起，我没有接着往下看，我屏住呼吸，悄然离开。一猛子扎入南河。

回到村子，我听到消息，瘸腿老囚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熟睡夜溘然长逝。那只陪伴他多年的老狗，很快瞎了另外一只眼睛，被农场的干部在去年冬天用麻绳勒死，做了寒夜的火锅。几个月来，我们却一直还惦记他，几年来，我们每逢西瓜成熟的夏天成为对手和敌人。如今他在地下，不可能再制止我们这一群无所事事的少年偷窃贼，我们相反没有开心。那天中午，我午睡难以入眠，有股说不出的想法。我想起代替老囚犯看守瓜地的稻田里的少年，还有那天中午出现在茅屋的妹妹小颜。

晚上，我鬼使神差，一个人跑去西瓜地，想探个究竟，具体探什么我却一无所知。月光埋在黑云层中，隐藏得很深。我看到小屋中的马灯的星星点点的火，我回顾四周黑夜如雾般湮灭了白昼的一切喧哗，只剩昆虫在漫无边际地蹄叫。我正沉静其中，就听到稻田里的少年大叫，什么人，站住。我本来不必张皇失措，但每站在这块土地，我就把自己当成了偷西瓜的贼，我不自觉奔跑起来，跑得耳边一阵一阵起风。呼啦一声，我的整个身体哗的掉了下去，我踩了一个陷阱，里面有半尺深的水，水溅的很高，扑到脸上都是。然后就是一道强光打得我睁不开眼，稻田里的少年手上是一个强度的手电。我听到他在上面急急地喘气。一会我看到他另一只手上——一根鱼叉指着我的头顶上方，几乎同时我们看清了对方的脸。轮到他不知所措了，放下鱼叉，伸出一只手给我，我不情愿地让他把我拉了上来，他站在我面前，不知如何应对。想说什么却没有出口，我全身泥水一片狼狈不想多呆下去就转身走了。

最后一次见到稻田里的少年正是那个夏天，在我们的村子，我乘凉之后，离开那棵柿子树，安静地走着回家。在小颜房间的窗口，我看到中度的灯火反射的两个人影。我没有声响走进去，从门缝里，看

到少年对着我的方向站立，他穿着一身我的衣服，已经不是光头，短短头发带着脸周边的曲线，透露出硬朗。他们再一次拥抱，我的视线离开他们身体看到桌子上打破的小猪储蓄罐，里面有数目可观的一些钱，我知道少年是准备亡命了。他成功越狱，成为逃犯。

我眨了一记眼睛，就看到他的背影爬到了窗台上，没有犹豫，跳了下去，消失得无影仿佛未曾在房间中出现。妹妹久立在那里，看着屋外的黑色夜幕，犹如一场不可逾越的困顿淹没四周。我假装咳嗽，妹妹醒了过来，躺在了床上似已睡过去。我走入她隔壁的房间，很长一会，感觉稻田里的少年出现在梦里。但这如一个秘密。

从小到大，我没有向小颜主动提起过稻田里的少年。

从小到大，我们一定带了一些秘密寂寞地长大。

2004/9/26

蓝白军旗盒

“嘿，别碰。”

“我没碰。”

“没碰最好。”我不知道警告过多少次，弟弟还是趁我不注意用脏手掌碰我的蓝白军旗盒。

“你不想和我较量一盘吗。”弟弟问。

“不想。”我从电脑屏幕前把头转向他，“的确不想。”

“那，你以后难道不会有机会用到我的乒乓球拍。”他指的是他11岁生日那天外公送他的礼物，他把它当作至宝，别人无论如何难以染指。不过我得承认那只球拍，做工非常考究，选材上乘，是少有的好拍子。

“你拿自己那该死的球拍一个人去拍吧？”我说。

有一会儿，弟弟没有回我话，他在房间里生硬地转了几个圈，半跪在床上，又跳了下来。两只手撑住床沿，单脚快速地上，用膝盖抵住床板，如此重复了好几次。

“陈一其一千。”他一字一顿地从齿唇间吐出三个字。

“怎么了？”我盯着他，带着不易察觉的一丝莫名其妙。

“你是一个一文不值的王八蛋。”

他说完，迅疾地转身，撒腿跑出了我的房间。

下午我整理书本去老师家上英语补习课，临走前，我打开冰箱。最

上层摆可乐那块只剩最后一罐。我抓了出来，放进书包的夹层，在关上冰箱门之前，又把它放回原地，手指依然握住，停留了几秒。想到弟弟比我更喜欢喝可乐，此刻他肯定在隔壁小学的操场尽情地疯玩。

我步行穿过大街，中午人流不拥挤也不喧嚣，有地方在播发歌曲，开得很响，我走过去100多米，耳边依然回旋有熟悉的旋律。而回来的时候，途径老地方，歌声依旧，歌曲换成另外一首。这是我相当喜欢的一首歌，我一路哼着赶回家。

走进自己的房间，我几乎在同时发现书桌上的蓝白军旗盒不翼而飞。我当然明白是谁干的好事。我愤怒地坐在大厅的沙发上一边看报纸一边等弟弟回来。

天彻底黑下来时，弟弟才跨进家门。一回来就跟随妈妈躲进厨房弄吃的。我还来不及看他一眼，把眼睛了的怒火投射给他。

“你偷拿的我的东西呢？”我走近弟弟。

“什么？”弟弟反问道，“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别跟我装傻。”我的军旗盒没了。

“真的吗？我不知道。”

他居然能无动于衷，我十分诧异。

“你真的没拿？现在还给我还来得及。”

“好，是你说的。”我看着他，“现在你打开你左手边的抽屉。”

“我的乒乓球拍，还给我！”弟弟拉开了抽屉，一下子尖叫起来。

接着他扑向我，紧抓住我的衣襟。

“别和我来这套，我知道是你藏的。”我说，“交换，懂吗？这就是其人之道还施其人之身？”

我甩开了他，他一屁股坐到床上，眼泪一下子噙满了眼眶，一只手抓皱了床单。两脸颊涨红了。

我正欲转身走开，走之前我回过头，补充一句：“如果明天晚上，我还看不到我的东西，它就遭殃了。我用手模拟了球拍。记住，限期是明天晚上。”

第二天下午，是第一节物理课，班主任把我从高一（3）班教室叫了出来，告诉我家里出了事，叫我赶快回家。我打了出租车，朝家飞驰，到了家附近的街道上，我看到120急救车擦肩而过。那时我并没有想到。它是由我家出发的。

我打开门，听到妈妈的哭声，我冲进卧室。妈妈泣不成声地告诉我，弟弟溺水，危在旦夕。

我立即想赶去医院，又放心不下妈妈。只能留在家里等爸爸的电话。

我去卫生间取干毛巾时，电话铃声骤然响了。我连忙过去，妈妈从椅子转坐到床上，曲着腰，头发凌乱，没有嚎啕大哭，只有泪痕清

晰印在脸庞。她两只手止不住般发抖，电话听筒从之间脱落，掉在了地板上。我知道不幸的事已经无法阻止地发生了。

那些天，是怎样在一种沉闷悲痛之中度过的，几乎难以想象。

很多天后，我收拾冰箱。在最上层，那罐弟弟出事前一天我留给他的百事可乐依旧原地未动。造化之下物是人非。我用手指抚摩上去。感觉一丝冰凉慢慢渗透入身体。强忍住眼泪，我取出蔬菜，关上冰箱门，走向厨房。

大概一个月后，我到弟弟出事的地方。就在我家附近小学操场围墙后的小河旁。我怀疑弟弟并非失足，有人在他背后推了他一下。当然只是猜测。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仔细查看了弟弟落水留下的滑痕。

我脱掉外衣，穿着短裤，决定亲自试一下。

从岸上缓缓滑进水里，水并不深，很凉。我突然想起也许是什么东西掉在水里，弟弟会不会是下水寻找失物。我伸出手，弯下腰，在河底摸索起来。一分多种后，我触摸到一块硬物。我掏出水面看，似曾相识，洗去表面的淤泥，它已经生了些许水锈，但我几乎一眼认出，正是一个多月前消失的蓝白军旗盒。

我不敢告诉任何人发现的这件事。它成了不可告人的秘密。注定要跟随我终身。带着负疚和罪责感，我度过了高中剩下的2年。高考之后，我离开家乡，去北方读书。前夕，我在房间整理旧物。在柜子底部，我又翻出了阴灵不散的蓝白军旗盒，这是2年来它又一次出现。

一个下午，我骑上自行车去港口附近的海边。找到多年前，我们幼年时期经常在上面睡觉和嬉闹的大岩石。岩石和沙滩之间有很大的缝隙，我在下面挖了一个相当深的坑，把蓝白军旗盒深深埋了进去。并在正中的岩石背面用刀子刻上了弟弟的名字。

做完了这一些，我重又跨上车，看到身后广阔无边的大海，想我们即将经历的未知人生，充满了叵测。而弟弟仿佛在岸边安息，如一块亘古的岩石，凝固地守望。

此文写给早逝的初中同学 A

2004/10/18

会飞的鼻子

“啊喊”小可打了下午第三个喷嚏，爸爸王老四在看报纸，把王老四的报纸打翻了。王老四很生气，说：去，去，去一边打。

小可跑到了厕所里，对着镜子看鼻子，鼻子一吸，痒痒的，很快

又来了一下：啊喊。喷出气流的时候，鼻子在跳舞，向左右各扭了两下，还扭出了两条鼻涕。小可让鼻涕挂着，等待预感强烈的第五个喷嚏。

第五个喷嚏来了，来势凶猛，鼻子在镜子中上下左右地跳，小可看到鼻子变成了一个穿着花裙子的小男孩，在镜子光滑可鉴、看上去像一块蓝色湖的水面上跳舞。小男孩点起脚尖似点水，凌空跳了起来，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落地。落地后，小可看到他脸上也挂着两条鼻涕，越来越长，细得摇摇欲坠。小可赶紧拿起一块纸巾，帮小男孩擦鼻涕，这时候，第六个喷嚏不期而至，威力空前，把小可腰打弯了，头也打晕了，眼睛也打得睁不开了。小可感觉好几颗金星围着脑袋嗡嗡地转圈。

小可重新站好，重新拿起纸巾去擦小男孩的鼻涕，小男孩鼻子底下干干净净，鼻涕不知去向。小可见不用麻烦了，很高兴，把自己的鼻子用水洗了洗，然后照照镜子，鼻子红通通的，像个西红柿，也像卖猪肉的阿明的大红鼻子。

晚上，鼻子痒痒的，小可就安静地躺在床上，等喷嚏，就像等老朋友似的。爸爸王老四在看新闻，看一会王老四就会骂上一句或者嘀咕上一句。小可一边等喷嚏，一边听王老四时不时说话。

王老四不久就呼啦呼啦，打起呼噜来。喷嚏还没有来，小可着急就摸了摸鼻子，鼻子热乎乎的有点烫；再仔细摸摸，鼻子一抖一抖，像在和谁说话。小可把手指放在鼻子上感觉很舒服，很快就睡着了，小可也打起了呼噜，不过比起爸爸声音可要小得多，微微的，不竖起耳朵，你还真听不出来。

小可在梦中看到鼻子从他脸上爬了起来，他的面孔变成了一块滑冰场，又光溜溜的又透明，鼻子在上面玩花样滑冰。它可真是灵活，翩然起舞，像一只在树枝尖上跳舞的小松鼠。

鼻子不知在什么时候唱起歌来，一会唱一会哼，它的身体慢慢跟上了歌声的节奏。舞姿舒缓，歌声悠扬。唱的是什么歌呢？小可觉得很熟悉，一时想不起来。

喔，小可恍然大悟。那次学校的歌舞晚会上，小可班上的一群小朋友，嘴唇涂得鲜红鲜红，可真像小猴子的屁股。他们穿着新衣服，男孩打着小领带，女孩穿着小花裙。一起唱起那首歌。每个小朋友都很快乐。就小可不开心，小可问老师：为什么不让我上去唱呢？老师撒谎说：哎呀，人已经够了。下次一定让你唱啊！小可气呼呼的没有听老师话，离开了座位，向舞台走过去，他没有走台阶，像爬树似的爬上了舞台。走到了台中央。所有的小朋友都没有看他，还是一个劲地唱啊唱；所有的观众也没有看他，还是一个劲看着他身后的合唱队。

小可很着急，抓住了一个话筒，也唱了起来，他的声音唱得好响

亮，就快要叫破了喉咙，可是谁也没有注意他。所有的小朋友还是在一个劲地唱啊唱；所有的老师家长还是一个劲看着他身后的合唱队。每个人脸上都是笑咪咪的，就小可哭了，小可一哭，眼泪断了线似的往下落，小可赶忙用袖子来擦，还是有好多来不及擦，掉在了地上，像弹子球似的跳了起来，又跳了下云再跳起来，跳出烟火一样的弧线圈，很多很多一个接一个跳到了空中，像开了一朵朵五颜六色的玻璃花，小可看看玻璃花，回头看看身后的小朋友，又看了看台下的观众，还是没有人理他，他就继续嚎啕大哭起来。

小可哭着哭着就觉得鼻子越来越烫，越来越不象是长在自己脸上，越来越象要飞出去。可不能没有鼻子啊，那会多难看啊。小可赶紧用手捂住它，不让它飞掉。一边要捂住鼻子，一边还要哭，那姿势真难看。下面的人都注意到小可了，每个人都用一只手指指着小可的鼻子，另一只手的五个手指捂住肚子，哈哈大笑。小可不哭了，想躲起来。在台上找地方，找来找去，台上没有什么安全又保险的好地方可以把自己藏起来，小可看到小朋友们没在意他的滑稽的样子，还在有条不紊地唱那首好听的歌。小可就想跑到他们中间把自己藏起来。

跑到队伍前面，小可想找个空隙钻进去，每个人都挨得紧紧的，密不透风。小可就硬往里面挤。队伍像一面牢固的墙，看不到门，小可像一只撞墙的苍蝇，晕头转向。小可一急，又想再哭泣，有个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可转过头去，是爸爸。爸爸什么走到舞台上来了。爸爸笑嘻嘻地看着他，蹲了下来，这个动作可真亲切，又久违，小可得救一样趴在了爸爸的肩膀上。爸爸说：回家喽，跟老师同学说再见。小可看了看台下，所有的人坐得好好的，小可想对大家说话，可是他的一只手捂住鼻子不方便说，就没有说。幸亏他们还在唱歌，大家集中注意力听歌，谁也没在意小可从台上没了，也没打招呼就走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小可慢慢又小心地松开了手掌，像掌心中有一只会飞了的小山雀。刚一松开，小可又急忙把鼻子贴在爸爸的后背上，生怕鼻子会飞。咦，奇怪，鼻子不烫了，也不象要飞了，小可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又刮了刮，鼻子牢固地长在脸上，小可真高兴，破涕为笑。

小可在回家的路上兴高采烈，在爸爸的背上看看小鸟、云朵跟在他们身后，就用两只手臂假装成有两只翅膀，在左右的空中上下舞动。可是还是没有像小鸟一样飞起来，小可就拍了拍爸爸的后脑勺，说，驾。爸爸就像一匹听话又稳健的马跑了起来，小可在马背上一颠一颠，看到小树在两边飞快地往后面跑，小可回头看看小鸟和云朵，还是紧紧跟在身后。小可又拍拍爸爸的后脑勺，说，驾，驾，马儿快跑。爸爸跑得可真是快，他们飞了起来，小鸟在后面拼命地追，云朵也在后面使劲地赶。小可遥遥领先，非常得意。

一得意，高兴了，小可就喘不过气来。一股气躲在鼻孔里捉迷藏不肯跑出来，小可就张大嘴大口大口地喘气。一喘气，鼻子就发痒了；一发痒，鼻子就要打喷嚏。接着小可开始在马背上不停地打起喷嚏来，啊嚏！啊嚏，再啊嚏……

打了无数个喷嚏，小可的鼻子就没有了感觉，最后一个喷嚏，把小可打飞上天。小可以为是马儿跑飞起来把他驮上天。小可还想再拍拍马的后脑勺，再趾高气扬地喊一声：驾。可是手掌什么都没拍着。小可低下头，看到屁股下的马儿失踪了，小可一下子就紧张起来叫：爸爸。没有人答应他。他再叫，还是没有人答应他；小可不停地叫，可惜是徒劳。

其实没有飞马又有什么关系呢，小可在想，是什么东西带着我在飞呢？小可看看手臂，它们没有变成翅膀；小可看看自己的脚，它们也没有变成翅膀。小可又看看自己的身体，自己没有变成一只小鸟。小可越飞越高，也就越来越奇怪。

最后小可想到了他的鼻子，小可刚刚想到鼻子，就觉得想对了：是鼻子带着自己在飞。一想到自己有一个会飞的鼻子，小可就开心起来不奇怪也不紧张了，小可哈哈大笑，把笑声连在了一起，呵呵呵呵，声音在鼻孔里打滑，也像在喉咙里打滑。

会飞的鼻子带着小可越飞越高，靠近太阳就和烤火没有两样，靠近、靠近就会变成烤猪。鼻子一定也受不了，把小可停在了太阳旁边的一片彩浮云上。小可站稳了，四处打量、四处瞅瞅。小可就听到了小孩子的嘻嘻哈哈，小可循声而去，穿过几片薄云。咦，奇怪，真是奇怪。刚刚在地面上唱歌小朋友们坐在了一起，围了一个圆圈。

他们看到小可来了，就招呼小可过去——在小可脸上还带着惊讶的时候。小可走向他们觉察他们等待已久的心情在升温，每一个人破天荒的热情让小可有点无所适从。他们把小可围在中间，一齐拍拍手，就唱起歌来，唱完一段打住似引玉，期待小可接下去唱。小可还是有一点害羞，想推辞没想还是放大声音唱了出来。

歌曲一半接一半唱也唱不完，大家拍手、左拍拍右拍拍、拍也拍不停，小可神采飞扬、是真高兴。小可眼睛笑没有了，就用酒窝笑，酒窝笑没有了，用脸蛋笑。每个人都夸奖小可，你唱得可真是好听。

有人从人群中撞了过来，挑衅地推了小可一把似预谋，小可仔细看了看他的脸，他的五官扭曲成六面体；于他不止有一张脸，他有很多转来转去的脸。小可觉得每一张脸都很熟悉，但没有一张脸是那么完整，他就是想不起来他或者他们是谁。

他推了小可还想动手打小可，小可躲过了一拳没有躲过第二拳第三拳，他有好多拳头，拳头还有很多幻影，小可一点看不清楚根本来不及躲过去。小可接连被他打着，身体就在彩浮云上摇晃来摇晃去，就

像一个站在平衡木上的不倒翁，摇晃来摇晃去反而躲过了雨点一样的拳头，旁边的小朋友们齐刷刷地看着他，还是像刚才那样快乐地笑着。小可看到他们笑，自己也想笑笑。

小可感觉他笑得好看，笑容像挤牙膏似的，挤在不舒展皱巴巴的五官中间。小可抬起头，看看不停地打他的那个家伙有没有在笑，小可刚转过脸，迎面扑过来一只大拳头，像一张面具罩在了小可的脸上，重创了他的会飞的鼻子。

小可的鼻子带着酸痛带着他飘了起来，慢悠悠飘了不久，鼻子一抽一抽似预警，接着像小鸟忽然失去翅膀，把小可一下子扔了，小可的身体像落体铅球直线下掉。小可掉下来的时候，经过那块彩浮云，小可看到小朋友们围着长着六面体脑袋的那个人，听他在用很多个嘴巴唱歌。就和听他唱歌时一样开心。

小可一直往下掉，小可大声叫喊，鼻子快飞，鼻子快飞。

小可一直往下掉，小可大声叫喊，救命啊！救命啊！

小可闭上眼睛，想象自己马上变成一堆水泥地上破碎的西瓜，鲜红的瓜瓤就是他的模糊血肉涂了一地。太惊悚太恐怖了，小可闭上眼睛，不去想了。小可用两只手在空中抓，用两只脚在空中蹬。什么也没抓着；什么也没蹬着。

小可说：小可死定了。

小可终于落地了，结束了漫长的空中飞翔。

小可想现在自己已经变成了很多块粘乎乎的碎片，每一块碎片连着另外的碎片，像一个个省的拼图。蚂蚁部队不久就会跑过来像喝汽水一样喝他的血，把他的肉用小尖刀一样的牙齿切碎，往地洞里搬运。麻雀也会过来啃食他的肉，一口一口，一边啃一边撕。还有可恶的黄蜂会把屁股上的针毫不留情地扎进去。血就顺着小孔像喷泉一样溅出皮肤。

小可就想看看鼻子还在不在，鼻子肯定不在了，一落地鼻子就像家贼一样背叛了小可和小可的身体，一个人飞了，一边飞一边幸灾乐祸看着地上被蚂蚁、麻雀、黄蜂大军包围的人体残骸。

鼻子一定还唱起歌来，一会唱一会哼，一边哼一边跳舞，它的身体慢慢跟上了歌声的节奏。舞姿舒缓，歌声悠扬。唱的是什么歌呢？小可觉得很熟悉，就是他刚刚唱的那首最拿手也最好听的歌。

砰的一声，小可狠狠地砸在了地球上。屁股下开了一朵飞扬起来的灿烂花，接着骨碌骨碌掉到了阴曹地府，小可就想——他还能想——地狱原来这个样子的，和潜水差不多吗？

小可在地狱游泳池里骨碌骨碌潜水，小可感觉自己制造出了一群一群往四处飞的小气泡。咦，我还没有吐气呀！怎么有那么多气泡飞。于是小可明白是他的鼻子在搞鬼。

等小可刚明白过来，水哗啦哗啦从鼻腔里灌到嘴巴里再灌到喉咙里，就到肚子里。小可想挽救自己得赶紧撒尿。小可在地狱游泳池拼命努尿，尿是一只马力十足小水枪，子弹击碎一个两个接着很多很多小水泡。鼻子拼命灌水，小可的鸡鸡发动十足马力。可是肚子里的水位持续上涨，突破了警戒线，神经电报一样向大脑报警。大脑下令鸡鸡冲刺开始加足马力；大脑下令所有排汗系统紧急启动，毛孔全部投入工作；大脑下令启动应急后备装置。嘴巴必须19秒之类寻找到氧气。

氧气在哪里，氧气在哪里？SOS求助声波在游泳池以蜘蛛网络蔓延，很多水草小鱼田螺虾米爱莫能助。第九秒来到，大鲨鱼横空出现，张开血盆大口吞下小可水域。鼻子和小可同时逃命一起吓坏，鼻子不再灌水，大脑排水系统暂时瘫痪。在鲨鱼肚子里像温室里，感觉快变成一棵大青菜，小可听到轰隆隆，轰隆隆，鲨鱼在打嗝，一个小可水域就大饱了。一股潮水从鲨鱼胃里涌出来，把小可一下喷了起来。

小可又感觉像一颗潜艇水下发射的导弹冲出游泳池，一下子上蓝天很可能打飞美国侦察机。冲出水面时，小可手里抓了一把刀，哦，是鲨鱼不刷牙烂掉的一颗蛀牙。小可又来到空中又觉得飞起来，一直飞一直飞，飞的置高点是上升极限，物理学上，没有直线下掉，是弧线下掉。

小可叫起来，鼻子听话，鼻子听话，飞呀？

小可叫起来，不飞，我就不要你了，我就宰了你。你看清楚这是什么？是比刀锋利哪里是10倍的鲨鱼牙。

我数数：1，2，3。一刀切。

没有切下去，鼻子识时务拉着小可飞起来。小可得救。

小可指挥鼻子找到陆地停飞，鼻子乖乖照办。一落上地球地面，小可一下子一刀把鼻子给割了，赶紧睁开眼，乘鼻子没有反应过来，把它剥得稀巴烂。

小可脸上血喷得像节日喷泉，小可觉得很快会晕掉。

120急救车呼啦呼啦开来了，爸爸王老四从窗户里探出秃毛头，小可，爸爸来救你了，爸爸来救你了……

小可晕过去前，说了：哦。

纪念碑

西片农场废弃的消息在五天之后来到小可的爸爸和小可的耳中。那是吃过晚饭凉爽的夏季傍晚。隔壁的大嫂扛着装猪仔的竹笼，经过小可家门前，她说：嘿，老四，你不想捞点什么吗？接着整天像野兔一样

出没在田间地头，没完没了地割羊草的呆子崔喜他娘，也停下来脚步说：我说老四，你不缺点什么吗？在她的草蓝里塞着一只秤砣，她一不小心让它滚了下来，小可还看到了一个没有了灯罩的台灯，从草堆中露出了一个头。

“爸爸，我们是不是也该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点什么？我是说，他们临走时会不会把一只鸡给忘了，或者至少把几只鸡蛋给忘了。这种事经常发生，你就不是每次能把箩筐里的鸡蛋拣干净，总要留下一两只。”小可说。

“我跟你不是说过一遍两遍，我说过很多次了，那只该死的母鸡，总是在我拣过鸡蛋后，再去下一只蛋。”王老四说，“我会那么粗心大意吗？”小可没有回答他。王老四自答道：“不会。”王老四享受地躺在藤椅里，一边说着话，一边没有要动的意思。

在我们南水村，王老四可不是一个懒人。不过是，他对那些劳改犯人匆匆忙忙扔掉的破烂玩意一点不感兴趣，他早就相中了谁都没注意的好东西。第六天，仿佛再也没什么值得村民跑一趟的时候，王老四终于带着儿子王小可上路了。他们带上麻绳，拖上板车，板车上还装上了粗木桩和铁锹，上路了。

板车转了几个弯，没有进农场的大门，走了一条小路，向一片荒草地而去。小可问爸爸：我们这是去哪？小可又问他爸爸：农场里不住人了，以后干什么用呢？他爸爸告诉他：宜兴人会承包下来养鸡，金坛人还可能在里面放鸭。小可说：那我们为什么不也卖下来，也在里面养鸡呢？王老四很不耐烦地说：养那么多鸡，那我家养的猪还会有人吃吗？小可听了大悟似的点了点头。

终于王老四把板车停了下来，对着一个渠道的分流口。“就是这里啦？”王老四把另一只手也使劲往手套里塞，他看了看儿子说：“别站着，把木桩扛下来。”小可把木桩递到了他爸爸手中，不明白他想干什么。王老四竖起木桩，四处敲打了一番，根据声音定了大概的范围。又说：“别傻站着，把铁锹也拿过来。”小可又把铁锹递到了他爸爸手里，接着看爸爸挖泥。

小可问：下面是什么？

一块石板。

小可问：我们弄回去做什么用呢？

盖鱼棚。

小可问：鱼棚是用土坯和茅草盖的，用得上石板吗？

傻孩子，河边的泥土太松，埋在墙角做地基。

石板很浅，很快露了出来，王老四在石板下挖了探进去的坑，把木桩塞了进去，叫小可搬了一块石头做支点。准备妥当了，父子俩开始撬空石板。

“一二三，用力呀！”

“一二三，我用力啊！”

“往下。”

“再来一次。听我的号子”

“一二三，哼唷，一二三，哼唷……”

“空了。”

“最后一次，来，再使劲。”

“把吃奶的力气也要使出来吧？”

“对……把你吃奶的力气也使出来。”

“好，使劲，起来了，竖起来了，稳……住，小心，好……好了。”

听到石板落地发出“砰”的一声。

石板从泥土中给翻了出来，露出了潮湿的后背，然后他们把石板五花大绑，往板车上拖。小可说：“爸爸，石板太大了，板车装不下啊？”于是王老四沿着石板上裂开的纹路把石板敲成两块，拖上了板车，大块在下，小块在上，然后大功告成，拖上板车回家了。

他们把石板下在池塘边建鱼棚的地点。小可问：我们什么时候造房子呢？爸爸说：下过秋雨，天就凉快了，也就可以造房子啦。于是小可就天天等着下秋雨。

秋雨如期而至，淅淅沥沥好几天，开始放晴。那天王老四躺在藤椅里一边喝茶，一边听广播，他听着听着就会笑咪咪的。突然小可兴冲冲地跑了回家，拉起他爸爸就往外跑。

王老四问：怎么了，怎么了？

有好东西给你看。

王老四问：你能有什么好东西？

你看了不就知道了么。

小可把他拉到了池塘边，指着石板说：你看，上面有字呢？

一场秋雨把泥石板洗刷成了青石板，仔细瞧还是大理石，这王老四倒是能确定，他看着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大小不一的字，自己识不全，就对儿子说：给老子念来听听。小可于是清了清嗓子念起来：

塘马战斗英雄烈士纪念碑

国共两党部分阵亡将士部队番号及姓名如下：

中央军第十二路军第二师混协旅团长许玉章

中央军第十二路军第二师混协旅营长曹万里

中央军第十二路军第二师混协旅副营长邹信

中央军第十二路军第二师混协旅连长夏善和

……，……。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六师十六旅旅长罗忠毅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六师十六旅政委廖海淘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六师十六旅三团指导员张之易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六师十六旅独立营连长刘苦贵

……，……

溧阳县县委统战部主任董洪材

溧阳县县委统战部副主任居亮

溧阳县县委大溪乡……，……，

为纪念在血战塘马中

与日军激战英勇殉国的国共两党二千一百四十四名（姓名多不可考）烈士英魂

立此纪念碑。

为国捐躯英魂永存

溧阳县县委县政府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八号周年之际立

三天后，小可和爸爸拖了板车又上路了。板车上这次没装木桩，没装铁锹，麻绳倒是带了，用它捆着裂成两半的一块英雄纪念碑，走在路上。

小可问：“爸爸，我们不用它盖鱼棚了吗？不把它垫在墙角啦？”

小可问：“爸爸，我们这是把它往哪拉啊！”

小可：“要去县城，真的要去县城吗？真的啊，我们要去城里喽……”

回来的路上，小可不再喋喋不休，他的爸爸沉吟不语，有一次他对着小可又像在自言自语，他重复了一句话，也许是在县城博物馆听来的，他说出的那句话如真理，但往往更容易忽略：碑文流淌着鲜血，而所有的纪念碑刻满了战争。

此文写给 63 年前于溧阳后周镇塘马村牺牲的中国军人。

晚上睡不着的消遣

文 / 业余作者

女孩和一个小男孩在深夜广场后面的马路上，小男孩在滑旱冰。只有一双旱冰鞋。街上只有他们俩。这时候走来几个男的。一看就是民工。小男孩马上滑开了，是突然滑开了。这时那几个男的走过来，只是问路，女孩指了方向。然后他们就走了。女孩也往前走，小男孩放慢了速度，女孩就像没有看到他。等他们平行的时候。女孩一个巴掌打了过去，丢下一句“胆小。”

这个小男孩叫安达。

今年他十八岁，坐在一个小饭馆里。正是冬天，他们在吃涮羊肉。同伴的几个人喝高了，他们五个人身上带着两把枪。

在学校里，有很多女孩喜欢安达。他13岁有了第一个女孩。有一次，一个男孩找他打架。为了这个女孩。安达没有认真，在教室门口，这个男孩拿着一把刀，安达随便的讲了几句话，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谁知他一不小心，划破了安达的手掌，血顿时流了出来。安达非常愤怒，把这个拿刀的男孩吓住了。为此他挨了狠狠的一顿揍。后来这个男孩成了一名狱警。

安达很快就换了女朋友小丁，他对女孩表示是不想因为自己别人找她麻烦。其实是因为新女孩对他好的已经五体投地了。

安达有时候也打小丁，只要他不满意。并觉得自己是个男人。

小丁就住在安达家楼前。家里是开杂货店的。

一次打群架，安达被带到警察局，被两名警员单独审问，安达倚在椅子上，张口说，你们不用来这一套，我都知道。你把枪放在桌子上，也没用，别的我没做，我就是打架。没有抢劫。别的与我无关。警察感到无奈。安达又接着说，你们怎么样都行，不用来吓唬我，没用的，我承认我是打人了，但没干别的。

就在这个16岁的暑假，安达到了外地表姨家。表姨家还有一个妹妹。姨父不在家。表姨领着他和他的小妹妹到新建的动物园玩儿。号称全国目前最大最好的野生动物园。门票很贵。当他们看马戏团表演的时候，小妹妹嚷嚷着也要到笼子里和老虎照张像。很多小孩都交了钱排队要进去照。十块钱一张。老虎被驯兽员训练的一动不动，站在一个铁

上。天气闷热，老虎感到烦躁不安。两个小男孩刚进去，老虎就下来了。小男孩被驯兽员拦在了笼子门外。被吓坏了，台上有人发出惊叹，然后人们哈哈大笑，说着老虎累坏了。老虎的突然举动给乏味的人们带了一丝惊喜。

等真到了小女孩进去和老虎合影的时候，她紧张了起来，要安达陪着她。安达把手放在疲倦的老虎背上，小女孩紧张的笑容都不自然。咔嚓，安达咧开嘴笑了。然后安达又要求自己 and 老虎照了一张，表姨付的钱。安达他们后来又在商业街转，安达发现自动贩卖机有卖避孕套的。在他们那边还不常见，不多。他还问表姨照片什么时候能洗出来，过几天他就要走了。

他把照片给了第一个女孩。留做纪念。

初中的最后一年，安达当上了班长。这是一所野鸡学校，安达的女班主任很喜欢安达。安达得意自己班长的职位，但他依然打架。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小有名气的呢。是刚上初中的时候，他被几个学生推到了厕所。他想自己要是不想受欺负，就要欺负人。

也就是今年，安达刚满十八。初中过后的两年，当过保安。衣服

手机手表都是小丁给他买的。当保安的时候他就想考驾照，以前他就会开车。刚考上驾照，他打算以后开车挣钱。

小丁刚把他甩了，反正他一文不名，小丁准备前往海南岛，马上就要成为一名空姐。对这样的整天把自己当回事的穷小子早就没了兴趣。对他的狐朋狗友更没了兴趣。本来他们还打算结婚。现在想想真可笑。

他父亲在外面搞了个女人，长得也不怎么样。家里本来就没钱，还欠了一屁股债，他爸到处骗钱给这个女人。还要开个小饭馆。他已经自己亲自找上这个女的家，警告过她。第二次安达揍了这个女人，警告说你自己小心点，你不是还有个女儿吗？中年妇女开是撒泼，说，小流氓，你威胁我，我叫我侄子来。安达说，行，把他电话给我，就让他来，安达懒洋洋的在电话里说，你来吧，不过我事先告诉你，一会门口站的几个都带着枪，枪走不走火我就说不准了。嘲着谁，我可管不着。安达的语文水平不好，只能说到这儿了。心狠手辣还不如看上去心狠手辣，他又打电话，把自己的哥们叫到这个女人家门外。正如他想的，这个小侄子果然没来。后来这个女的又哭又闹，安达说，我告诉你还没完。

在没和小丁分手的时候，安达就和好几个女孩好了。就是现在，他们几个坐在饭桌上，他感到心烦。想去解手，卫生间里已经有人了。他走大门口，对着墙角把尿撒在了雪地上。

吸收了新鲜空气他感觉好多了，也感到饿了。洗完手刚到饭桌上，就有两个人闯了近来，安达不认识。刚准备低头吃饭，就觉得不妙。

“你出来。”

老板娘发现要闹事，不敢惹，脸上堆着笑。叫他们有什么事儿出去说。安达的几个朋友，酒兴正高。

他们相继走出了饭馆，果然不只这两人，有一伙人。刚走到空旷处，一个20几岁的男的就对闯进饭馆的其中一个男的说“这小子就是安达？”

这些人安达也不认识，是谁找他麻烦呢。不会是那个女的什么侄子找来的吧。几个人已经脱了外套，看来是准备要动手了。没等安达多考虑，他们就动手了。在混战中，突然有人开了一枪响。安达，想妈的，这下糟了，非进去不可了。接着是第二枪，正打在安达的头上，安达跪倒在地上，血染红了雪地。本来，这样的事是不用开枪的，双方其余人都傻了眼。枪走火了，正好打重了安达。两拨人相继跑开。雪地上留下了他们的脚印。

两声枪响过后，老板娘看见挂满水珠的窗户上有几个黑影腾腾的跑了过去，吃饭的人都挤出门外。闪闪发亮的雪地上趴着一个人。但是谁也没有过去。有人拿出电话报了110。

这时候饭馆老板兼厨师走了出来，对他老婆说：“妈个逼的，小兔

崽子，耽误老子生意，钱没付吧。”

老板娘说：“可不是没付吗。”

这时候有人插话：“这小子，肯定死了。”

老板说：“去年，就一个打成重残的。今年这个活该。”

警车闻风感到。一个中年警员经常来小饭馆吃饭，形式的问了饭馆老板娘事情发生的经过。其他人在封锁现场，拍照片。法医还在家里睡觉就被叫到现场，很不情愿的走了进去。死尸旁边有一张驾驶证，就是死者的。

“安达。”

这时突然有个警官开口到，“嘿，这个小子我见过。”

并在笔记本上记录到……

安达写到这，转过头对我说，你也起床了，来看看，接着怎么写。

“你就笔记本上写上，事发时间晚上十点半，事发现场XX居民小区。事发原因流氓斗殴，死者，男，20岁左右，中枪身亡……”我打了个哈欠说。

2004. 11. 28 早上七点

嘿

文 / 贾宁

“别在吓唬我了，我要尿裤子了。”

结果李小兵就尿了裤子。

她父母很生气，以为她是故意的。

李小兵的情绪经常失控，小的时候她一紧张就尿裤子，并预先知道自己要尿裤子。长大以后，她经常无缘无故就在陌生人面前哭起来。她的哭很吓人，她一哭就控制不住，浑身颤抖。

里面坐着，三个男的，一个北京的知识学者，老太太。

“我们刚才分析过你的脑像图，你很聪明，抽象思维非常好，但是知识储量很含糊。”

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戴眼镜的男的，对李小兵说，你喜欢摇滚乐？你喜欢什么乐队。

李小兵没有吱声。

老太太说：“刚才你说民族的劣根性，你是这么说的第一个孩子……，你能把我刚才说的话写在纸上吗？”

李小兵突然忘了怎么写字，忘了怎么拿笔。想，她是看我会不会写这几个字，还是干什么？

“你的字很漂亮。”

老太太又对李小兵的母亲说，她的母亲一脸和气，特意学着其他母亲的语气说着和别人母亲一样的话“我是不理解李小兵，我有时候老是发脾气。”看，这是多么一个典型的温馨的家庭，简单到只有孩子和父母的矛盾，父母的恨铁不成钢。李小兵的母亲似乎很满意自己这么说，假装听听别人的意见。她当然知道人家会说什么？

老太太说：“我原来认识一个在重点高中上学的孩子，都高三了，像他这样的成绩是可以考清华北大的，但是他就想学画画，他母亲不同意，就到我这来了，我说应该让他学，结果他学了一年，就考上了北京美术学院。”

“我家孩子就喜欢画画，以前我老不让她学，她就喜欢画画，我就喜欢她拉小提琴。”李小兵的母亲又特意这么说，她似乎特别喜欢一定要把矛盾夸大。

“你应该让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李小兵的母亲又听到了，自己满意的答案，并表现出很后悔很认真听别人意见的样子。

“她知识不行，我们看的一个孩子，比他大好多岁的孩子都懂得多。”

李小兵的母亲想这主要是，数学的问题，并开口到，我家孩子，喜欢文学，名著都看过。

后来别人说了什么，李小兵忘了。

那天她是和她母亲走着去的。夏夜的风凉飕飕的，她的头发张长了，穿着一夏天总穿的T恤，一条肥的深蓝的牛仔裤，深蓝球鞋。

突然，她开始哭了起来，事先并没有预兆，没有声音，就好像一直在哭。所有人假装没看见，她母亲更假装没看见。这孩子紧张了，李小兵也不想哭，可是没办法。她抑制了几次，但是更加失控，所有人各自在说着话，在自己该呆的地方，忙着，并继续说着话。一直等到她平息，一个日本人递给她面巾纸，她还没有完全制止住这突然而来的哭泣，就假装关注这包纸。

临走前，她母亲十分和气，走了以后的几天她还带着别人去了那个地方。

“你是李小兵吗？”

“到这边来。”

李小兵跟着他走了过去，他直接开口到，下次别让我看见你，别再来商店偷东西。这是警告。

“你是李小兵吗？”

“哦，我是学校的教导处主任，你这次到底来不来参加期末考试。你是在家吗，哦，自己学啊，你母亲说你有点病吧。”

李小兵一时紧张，说我妈不在家。都忘了是怎么挂电话的，从此她一般上午自己在家，就不再接电话了。

李小兵还在上学时，就是初中，她和朋友走在街上，准备回家。她们去影碟室，李小兵旁边的女孩讲了很多黄色笑话。

女孩A，14岁就给自己整了一次容，13岁就和男朋友睡了觉。

一天下午放学，李小兵准备还是坐班车吧，女孩A的男朋友，抢着和李小兵坐在了一起，一路上用胳膊肘磨擦李小兵的胸部。

李小兵一直想自杀，以前的什么她记不起来。

“李小兵，你有病啊，恩哼，像你们这样的孩子，家长是干什么的，就往幼儿园送就不管了。”

李小兵听说自己要提前上学了。很高兴。在幼儿园，她一直不会使接水的水龙头，有一次，她是最后一个去接水喝的小朋友，结果她没关。这下坏了，她坐在小板上，想水流满正座楼怎么办，她想撒尿，但她从不上幼儿园的厕所。只上过一次，还没尿出来，那是来幼儿园的第一天，一个本地女孩，被老师要求带她去厕所。

“你的什么破打火机，操，怎么点不着啊。”

“你别着急啊，妈的。”

“给我两根”。女孩A说。

“李小兵。”

她迅速的说出来。

那个男的自称是电工，并在李小兵坐的长椅上坐了下来。

“你不会不告诉我吧。”

“那有什么啊，不就一个名吗。”

“靠，你还抽烟啊，少抽点，对身体不好。”

“靠，我不抽烟，怎么看你掏出烟就主动说你是不是想借个火。”

“这么说，你昨天就坐在这儿啊，怪不得，你问我，我可以坐这儿吗。”李小兵边抽烟边说。

“你到底叫什么名？”

“贾宁。”李小兵迅速的说出来，并瞅了他一眼，嘿嘿乐了出来。

其实这都不是李小兵的真名，不就一个名吗。

“嘿，我不能坐这儿陪你了，我得找个地方睡觉。”

“你知道这附近的旅馆吗？”

“多少钱的，多少钱的都有，往那边走，小区那边的便宜。”

“我刚才问了，一家太贵了，50，我又不要电视我就睡一晚，要不去市内，靠，就得花车费。”

“操，50，50都可以带独立的卫生间了。”李小兵附和着说。

“喂？”

“喂，我是你哥啊。”

“你那晚上谁啊，我现在在KFQ啊，我就睡一晚上。”

“不行啊，谁啊。”

“好吧，我一会就去。”

“我真得走了，我困死了，你看我眼睛是不是特红。”

“恩，是。”

“你经常来这儿吗？”

“不啊，没事儿谁来这儿啊。”

“你能不能少抽一点儿啊。都抽几根了。”

“我是困啊，一会我还要去上英语课。”

李小兵把火递给了他。

“你看我是不是特？？？”

“什么意思啊，那个词儿。”

“就是土。”

“靠，KFQ的全是傻逼，没事儿，挺好的。”

“是吗，我穿运动鞋，是不是特傻。”

“不啊。”

“就是，我买的时候挺贵的。”

他翻出包，换了鞋和外套。

李小兵说这样好多了。

在这之间，他不停的吃一种药。

“什么药啊？”

“我眼睛疼。”

“你眼睛疼，点眼药水啊。”

“能给我来点吗？”

“全给你吧。”

“我就要一片”说着李小兵撕下了一条，塞在里裤兜里。

“你什么时候上课啊，我真要走了”说着他又站了起来。

“没事儿，我一会去喝咖啡，然后去上课。”

“靠，你这是什么姿势。”

“因为没靠背啊，累呗。”

“你还抽啊，女孩抽烟也挺好的。”

“你多大抽的烟啊。”

“不早，第一次14，后来一直没抽。”

一只小狗老看李小兵。

只要李小兵递给它一个眼神，它就又跑到李小兵脚下。

“你别逗了，它家主人又不高兴了。”

“没办法，这狗老往我这儿跑。”

很多人在这儿溜狗。

李小兵开始往一个建筑物的钟上看，那是准的。

“我以前的女朋友，明天就结婚了。”

“靠，不会吧。”

“怪不得你看上去挺失落的，哈哈。”

“哎，就是我对她不够好。”

“惋惜。”

“惋惜什么啊，你们总发生性关系了吧。”

“当然。”

“是啊，没事儿，你还年轻，是不是？”

“关键是有钱的。”李小兵又说。

“我有个朋友就挺有钱的。要不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你着急就走吧。”

“时间还没到呢，再抽一根吧，要是有钱，我早就去喝壶茶，坐在里面不出来了。”

“你不冷啊，要不要穿我的衣服。”

“不用，真的不用。”

李小兵唱了很多歌曲，说“我要走了。你也走吧”

“希望下次还能见到你。”

“恩，恩，我也是。”

李小兵一进KFC，就要了一杯咖啡，有点烫，妈的，她穿的是有点少，露着后背。

DEATH TO THE GAY BOY

文 / 贾宁

I am the gay boy

我和列车员在火车里做爱，我的脸贴在厕所里的车窗上。

还有一次，我看见那是我乘坐火车离开故乡的时候。

我也许有一个姐姐，我看见她在另一个起居室里，和一个陌生男人结婚了。我用她的窗帘手淫。

我在听着地下丝绒，像我这样的男孩儿。

我可以倒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人的怀抱中睡去。

我坐立不安的等待着，我就要哭出声来了，坐在我旁边的乘客冷漠或者觉得我奇怪。

有时我想找个人说说话，有时我不住的往车窗外瞧，转头对路过的乘客不自然的笑，并发现这是徒然。

我马上就要见到你了，所有的恐惧全部都会消失。我知道，我马上就要见到你了，所以禁不住掩面哭泣。我的朋友。

这一切都会被我的终点，人民广场四两拨千金。原称斯大林。旁边有个医院。你可以看见抑郁症患者进进出出。他们将会看到我，一个同性恋男孩。

我确信我不是坐在马路边上，而是吃得很饱睡在舒适的垫子上，我的一只手住着脑门儿。是个有点固执的人。

而且，我开始做梦了。

它们根本无法用文字记述，或者用记忆来形容。

那些情景就像电影一样。

一列或者载着我离开故乡，一列火车又载着我回来。

我的难堪逐渐消失了。那些可爱的家伙推着我的肩膀，叫我注意看。我羞涩的抬起脸。确信不是只剩下我一人。

背景也开始模糊，我是在下大雨的时候坐在咖啡店里喝咖啡。我的腿已经分离在座位底下，甚至永远无法拨开。

这么说，难道是我醒了。

我又开始沉浸在梦里。

我看见，那是我和爸爸坐在机仓里，我睡着了。我总记着我碰散了邻座先生的咖啡，那是城市的夜空。我的一只手还搭拉着。很快就要下飞机了。可是爸爸没有叫醒我，我必须抬头才能看到他。他总是注视着前方。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坠毁了。

我睡得更深，我想成为一个有志向的青年人。

爸爸，爸爸。我梦到一个疯的家伙，她喊着：“你了解我爸吗？”我不知道她在对谁说话，泪水咽住了她的话。她的声音不像是通过嗓子发出来的，也不像是声音在传播，她进入了我的梦里。那比最阴冷的城市还冷，有工厂，水花花的在流。“不！这整个世界只有我了解他，我恨你们，你们不知道他的痛苦。不知道他为什么一辈子沉默不语的忧伤。不没有人……”她仿佛看见了更可怕的事情。她自己。

那座城市的水库旁，还和过去一模一样。曾有一个青年在这里跳河自杀。

我想我也来过这里。她生活的地方。在他死后，我像所有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穿着整齐的军装。我和所有的年轻的我被送往了这里。比起他们的兴奋或者疲惫，我没有嚷嚷着，或者把头伸出窗外，能将我划分的是我的成熟。至少在我的脸上。我有点像我严肃的父亲。

我实现了我的梦想，我成为了那个有志青年。

我只想睡在我甜甜的梦里。我没有意识到有人在抚摸我。他是一个表情夸张的中年男人。

我是那些年轻的男孩里的一个。

我的梦被清洁工给叫醒。从广场上望过天上飞过去几架飞机我并不知道。

我在做什么？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有医生给我的药。我必须按照医生说的去做。

我将再次来到这里。

现在我乘上了公共汽车，我看见一个女孩子在对我笑。她的手指上涂着新买的指甲油。

剪着短的新发型。看来，她对这里的一切都很满意。我似乎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这里是

她的故乡。再没有人可以伤害到她。

Death to the gay boy

我就和那些对一切都不满意，而且永远不会满足的年轻人一样。而且懒惰。我们的生活，就是怎样

能更爽一些，不分阶级和家庭背景统一着。每当我们不知所措不知何去何从的在路边徘徊的时候，或者独自回家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无法相信并确认一个不同的眼神，仅仅是一个不普通的眼神。那是一个已经迟到的眼神，对于我。他也许很可能是很久没有真正睡过觉了。像我一样。我想我不被理解，甚至根本不需要去叙述。尤其是在我睡着的时候。我能确信窗户就在我背后，即使在我睡醒的时候我也很少转像那一边。如果有什么人，想看到我，也许不用通过那一边。而，那些歌，我真的一句也听不懂，你相信吗？可是我想哭。

我觉得那是唱给我这样的男孩听的。而且舞池里绝不是我一人。我的朋友去西班牙的时候，一星期都下着雨。我想我也不知道在等待谁？我原来去那，只为了看一次无聊的演出。有人问，你到底和那个男孩说了什么，我想他们也年轻，至少衣服像被妈妈洗过了一样干净。我只说了，嗨，能给我一根烟吗？我看见那些姑娘围绕着一个留长发的男人。她们可真傻逼。有几个姑娘也在望着我，带着嘲笑的意味，也许她们看出了，我是个同性恋。

有一个女孩，在她背后，她们总是嘲笑她是个自以为是的疯子。我想我知道。

而我现在爱上了睡觉。我会忘记一切。我的父亲总在我睡着的时候离开家。至少他来过。我甚至觉得我闻到了他身上的气息，所以睡得很香。并有他的一众战友睡在我身旁的个个角落，我睡得真的很香。他们不会把我置身于孤独的首都。我突然感到紧张，因为在天安门广场我突然想睡过去。这不怎么光彩。而且我的手不小心坏了，现在它被药布包着。在何时何地我都会睡得很香。人真是缺什么就想什么。我在等我的朋友，现在是我爱上你了。

我想我不缺少什么，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却没做。至少我的心灵变性了，而且分裂了。

无望

文 / 俊安

一 印

齐思给我的印象就像她的诗一样，有时候让我摸不着头脑，有时候让我为之心动。

染成黄色的头发，大眼睛。很爱说话。朋克、铁钉、诗歌、摇滚、香烟、啤酒……让我感动。

第一次听说齐思是从军建那儿，他有一天跟我说村里有一个写诗的女孩叫齐思。他还跟我念了一首她写的诗，诗的名字叫《美女作家》。那首诗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美女成了作家

我只有一句话：

稿纸还未铺好

先叉开了两条腿

我觉得很逗，我说我想认识她，军建说有机会给你们介绍介绍吧。

二 军建说的对，有些事情不用刻意去追求，它自然就发生了。我是说我们认识了。

我，军建和阿辉从一家小饭馆出来，又去买了点水果，回家的路上刚巧碰见齐思。军建给我们相互介绍，我和齐思点了点头。后来我们一伙人去我那聊天。那天，我们挤在我租来的那间小屋里，吃着水果聊得很开心。齐思讲了很多希奇古怪的事情，我听得入迷，忘了时间，忘了第二天还要上班。

在很久以后，我觉得，那天发生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在你身上随便一样东西都能让我致命。当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是我想，自从我们认识的那天起，我的生命便开始在你手中慢慢消耗，直到我瘫软在你掌心中。但是，我还没做好准备，还没做好抵挡你致命一击的准备。我太软弱了，我真的承受不起。

我知道，你是无意的。

从前，我们不认识，也许在挤攘的人群中我们曾擦肩而过，但是没有彼此打过招呼，因为我们还不认识。

有一天，我们认识了。从那天起，我们开始彼此打着招呼，彼此关心着。从此，我们可以坐在一起喝酒，一起聊天。也是从那一天起，我们彼此伤害着……。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从认识的那一天起……。

我记得那天是农历八月十五，那夜的月亮应该很圆，但是，因为有乌云挡住了它，所以你看不到。

三 迷笛，国庆节

十月二号，迷笛第二天。

在国际雕塑公园，集聚着很多摇滚青年，这是我们的节日，我将会比过自己的生日还要快乐。

迷笛，人群、音乐、长发、乐器、香烟、啤酒、可乐，打口、文身、耳洞、滑板，T恤衫、牛仔裤，碰撞、沉醉、狂欢……

麦子，军建，齐思和我。

那天最后出场的乐队是“痛苦的信仰”。我和齐思挤到舞台前面POGO，齐思被别人撞倒，膝盖被撞得青了一大块，我扶起她，她仍若无其事地接着撞。我的耳钉撞丢了一只，鼻子也不小心撞在一个硕大的脑袋上，疼得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但是我一直很快乐，觉得非常过瘾。

那天的演出刚结束，迷笛的校长宣布了一个让大家都非常愤怒的消息，迷笛演出因为扰民而被迫停止，演出将到此为止。大家都愤怒了，齐思第一个冲到前面喊出“痛苦的信仰”乐队最经典的歌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全场都被她带动起来，大家一齐大声喊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后来都改成“这里有压迫，这里就有反抗！”。齐思再次大声喊出：我们不要听那些穿着制服的疯狗的废话。大家齐声响应着。

那天夜里非常寒冷，即使是这样也丝毫没有改变我们要坚持的念头。我们在寒冷中等待了两个小时，大家唱国歌，传国旗，烧报纸，起哄，看热闹。齐思跟她朋友一起聊天，我坐在搭舞台的铁架子上等着齐思，等待结果。最终我们胜利了。迷笛校长说：演出继续，但是乐队演出时间要缩短。无论如何，我们胜利了。我们将会继续属于我们的节日。欢呼吧！

我和齐思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家。齐思说：因为我是摇滚乐战士，所以要和他们战斗到底！A Boys有首歌叫《我们决不妥协》。我笑着点头，今天的功劳记你一个。

四 松仁玉米

我跟齐思坐在一家小饭馆里喝酒，点了一盘“松仁玉米”，这道菜我觉得非常好吃，我就像小鸡啄米似的把它们一粒一粒吃掉。

在灯光下，我觉得齐思的黄头发非常好看，还有她的嘴唇和她抽烟时的样子。我问她松仁玉米好吃吗？她说还行。

“还行”很多人都说着这两个字，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以我的理解那是不好也不坏的一种中间东西，但是让我想不明白的是，它更接近于好呢还是更接近于坏呢？或许连自己都说不清楚更接近哪一种的时候随口冒出一句“还行。”

齐思的一只手把玩着桌子上的一只酒杯，另一只手夹着一根香烟，说着更多让我搞不懂的话，就像她的有些诗一样让我摸不着头脑。她不时抽上一口烟，然后又把它们轻轻地吐出来，或伸出手把烟灰弹在离她不远的烟灰缸里。我坐在齐思对面，俗不可耐地坐在那里，听着齐思念出来的类似佛经的语言。

我欣赏着齐思染成黄色的头发在灯光下发出的光泽，我真的觉得这种颜色很美……，还有她的那双大眼睛，能把你看穿，一样很美。

我俗不可耐地坐在齐思对面。

五 “微风吹过来弄得你好威风你别以为你是伟人只是有人随口叫的你微喂威伪”

“微风吹过来弄得你好威风你别以为你是伟人只是有人随口叫的你微喂威伪”是齐思的男朋友。我见过此人，一身朋克打扮，长的比我帅。

齐思说她现在爱她的“微风吹过来弄得你好威风你别以为你是伟人只是有人随口叫的你微喂威伪”。

但是“微风吹过来弄得你好威风你别以为你是伟人只是有人随口叫的你微喂威伪”回家了，并没有在她身边。

我的意思只是想“微风吹过来弄得你好威风你别以为你是伟人只是有人随口叫的你微喂威伪”说，你可以找个借口然后离齐思而去，但是我不能，最起码，我会因为自己这么做了而感到难过。

六 我不会写诗

我带着我所有的激情

抱头痛哭

在被你感动的那一夜

不管天空多么阴霾

看不见星星

我依旧能找到你的手

把她放在我胸口

我从高空往下
落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上去的
于是我
除了落
还想着自己是怎么上去的
几秒钟后我摔在一样东西上
瞬间的痛苦
我无力地瘫在那里
周围有很多人
我听见齐思的声音
她说
真倒霉
这么多人
为什么
这只鸟
偏偏拉在我的头上
我被一张手纸擦去
扔到垃圾桶里

迷笛音乐节结束的那天晚上，看完演出我和齐思去网吧上了通宵网。齐思在网上一直在和一个叫雷炎的诗人聊天，她说雷炎给她写了一首诗，看得出来她很感动。

在此之前我没写过诗，以后也没打算写，但是我却是从那一天起开始喜欢上诗歌的。我知道这是因为齐思。

那天，我写了一首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像写了自己是怎么怎么空虚的，想死之类的，然后给齐思看，问她我这个算不算诗？她说我语言运用的不太好，太简单。听完我笑了。

剩下来的时间里我几乎什么都没干，我打开了一个写字板，用宋体写了“空白”两个字，然后看着这片“空白”发了一晚上的呆。

第二天早上，我跟齐思从网吧走出来。早晨的街道上人很少，有两个晨练的人从我们身旁跑过。因为一夜未睡，我的脑袋有点发晕。我从齐思手里接过一支已点上的烟，然后跟她并肩默默地往家的方向走。

七 麦子

我跟麦子、军建和祥子一起聊天，不知道说到什么，麦子突然跟我说：“你可以操了她的身体，但是你操不了她的灵魂。”接着跟军建

说：“你要是想操，你就操她灵魂。”

我觉得麦子特逗。

八 就让我这么呆一会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写，没有目的，没有意义，也没有感情。唯一的解释或许是，我跟齐思之间发生的一切，就像现在我写下的这些文字一样零散，无法统一。我正掉进一个旋涡之中，不能自拔，我在这里消耗着我的青春，在浪费着大家的感情。

那天晚上我很累，所以无法整理自己的思绪，于是我上床像死人一样睡了一夜。今天一大早就起了床，没有刷牙也没有洗脸，而是打开电脑，坐在它前面看着屏幕发呆。我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但是没有味道，所以摁灭在烟灰缸里。我写不出一个字来，所以就这么呆着，让自己的脑子任意的胡思乱想。我又想抽烟了，于是把刚弄灭的烟再次拿起，点上，但是一样没有味道，可这次我并没有马上弄灭它，而是让它在我的手指头之间缓慢地燃烧，我知道它很快就会烧完，然后自己熄灭。

我看着暗红色的燃烧着的烟头再次想起了齐思，想起了第一次跟齐思上床的那个凌晨。

那天晚上，我跟齐思去我单位上网，我们在春树下，高地，他们或一些别的论坛上胡乱的转了一圈，回了一些帖子，然后坐在一起看宫崎俊的动画。看到第三部的时候，我实在抗不住自己因为困而变的越来越沉重的脑袋，就爬在桌子上睡着了。但是不一会就被齐思拍醒，她说要不咱们睡觉吧。我说好，咱们睡觉吧。于是我们把电脑关上，一起躺在唯一的一张床上。我把外屋的一盏灯打开，把里屋的灯关上，这样屋里就有一种类似朦胧油画的感觉。我跟齐思静静地躺在床上，我们没有发出一点声响，屋里实在太静了，是的，实在太静了，静的我都能听得见放在床头的表发出的有节奏的轻轻的“嗒！嗒！”声。我抬头看了一下表——凌晨3点刚过两分钟。此时，我的睡意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一种念头慢慢地生长在我脑子里。我努力地控制着这个念头，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消耗了二十分钟。

我的心跳的非常快，这是因为齐思就睡在我身旁，我的手心都是汗，齐思的手正挨着我的手，我握住她的手放在我的胸膛上，告诉她“我的心脏跳的非常快”，我能感觉得到齐思还没有睡，虽然她什么都没有说。我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肚皮上，感觉那里十分柔软，还有她不大的乳房，齐思并没有反对我做这一些，当然她也没有同意我这么做，她只是一直在说“咱们睡觉吧！”

齐思，我喜欢你的身体，甚至迷恋，因为那简直是一件艺术品，我

想欣赏你这件珍贵的艺术品，但是我失败了，你知道我失败了，因为我根本无法进入你的身体。我所有的激情只因为我突然变得软弱而终结。我感到难过。

我走出那间屋子，赤身裸体地蜷缩在一把椅子上，我很失落。凌晨的空气有点凉，我的肌肤因为冷而变得紧绷，我因为冷而发抖，但是我只想在这里这么呆一会。

九 《悲伤的抽搐的细菌》

当你口渴的时候，
我就是你面前的那一杯毒药。
当你困倦下来，
我就是你突然来临的噩梦。
你抓不到我，
杀不死我。
我就是你身体里无穷无尽的细菌。
悲伤的抽搐的细菌。
我爱着你却不能给你健康和安慰。
——这是“心地荒凉”写的一首诗。
齐思非常喜欢这首诗，所以我记住了它。
——我爱着你却不能给你健康和安慰

十 《崛起的诗行》

我陪齐思去住在通县的她朋友家取东西。我们先从霍营坐城铁到东直门，再从东直门改坐地铁。

那天齐思穿了一件蓝色的紧身T恤衫，咖啡色的裤子。与我第一次见她时候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她反着带了一顶深蓝色带黑边的帽子，上面别着一枚阿童木的小牌子。这顶帽子让我想起了《麦田守望者》里霍尔金的那顶红色的猎人帽。但是，他肯定没有齐思现在的模样帅。

城铁的车厢里人不是很多，但是就剩下一个空位子，我让齐思坐，她说她喜欢站着，于是我们就一起站着。

我跟齐思站在靠窗户的地方看着车窗外不断变换的景色。北京城里，秋意已经很重了，路旁的书树叶已经变黄，因为车辆的行走刮起的小风而纷纷掉在地上，像少女飞舞金黄色衣裙的一角。我不想看见树叶从树枝上一片一片掉落下来，这让我感到难过，因为它正无声地诉说着一个生命在慢慢枯萎。是啊！让人悲伤的季节再次来临，它并没有因为我不想看见掉落的树叶而不来这里。我的心情开始莫名其妙

地变坏，就像这秋天阴霾的天空，我的生命也像秋天的树叶一样慢慢地枯萎。我在这个世界上度过的二十二个秋天，毫无例外都是让我悲伤的，我正目睹着自己摧残的生命在灰暗的大地上爬行，被埋在这秋天凋落的树叶下面，和潮湿，和绝望一起腐烂。

我跟齐思聊天，我们谈到了音乐，诗歌，小孩子和死亡。

她说，在她的家乡有一座桥，她每天都要经过那座桥去上学，当她每走到桥中央的时候都想从那里跳下去。每次都在这么想。齐思说：“总有一天，我会从那里飞下去的，然后‘噗通！’一声和几秒钟的挣扎，接着什么都结束了。”

车走到芍药居站的时候，齐思指着窗外说“豪运”，我看窗外，从这里能看见旧“豪运”酒吧那再熟悉不过的牌子，于是我想起了在那里度过的一些快乐或痛苦的夜晚。在那里我找到过自己的归宿，感受到自己年轻而沸腾的热血。车在前行，一些别的东西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想起“心地荒凉”写的一句话“五十八秒和五十九秒，五十八秒是五十九秒的往事。”我喜欢这句话。

回忆就像一枚毒药，你我都曾吃下。每当跟记忆相似的东西刺激你的时候就会发作。有人悲痛欲绝，有人惊喜若狂。

我们从她朋友那里取的东西很多，两个大包和五十本书。我提着两个大包，齐思拿五十本书。这些东西实在太沉了，我的两个手臂肌肉稳稳地发痛。

我兜里没有钱，所以买车票的时候只能让齐思去买。

我们坐在地铁里，我跟齐思说我手臂在疼。她给我揉了揉跟我说“你的肌肉挺发达的，而且还挺有手感”，我笑了，说“那你再多摸会儿吧！”

到建国门的时候上来几个台湾人，西装革履，手里拿的一本书是英文的。我轻轻地问齐思：“你看这些人是不是很有钱？”齐思说：“他们要有钱就不会来挤地铁了。”，我一想，也是啊！台湾人里有一位是个老人，我觉得他是位老人，因为他头上有很多白发。但是，我并没有把座位让给他，在以前，我总是会把座位让给老人，因为那是我们的“美德”嘛。但是今天我并没有马上让给他。台湾人正在谈论汉语简体和繁体问题。我跟齐思一起看她带的一本小说。到西直门我们快要下车的时候，我把位子让给了那位老人，他冲我笑了笑问我“你们搬家呀？”我说“是啊！”，下车的时候我对台湾老人说“再见”，他说“拜拜！”

快到家的時候，齐思从她抱着的一堆书里拿一本给我说“送给你”。那是一本诗集，里面有齐思写的几首诗。我说你给我签个名吧，她说等我练熟了再给你签。

我接过那本书，书名叫《崛起的诗行》，我找到齐思写的那几首诗读了起来。

那一页上写着“齐思的诗八首”，下面是她诗里的几句话——“男人盯住了女人的上面／女人盯住了男人的下面／一样的鼓胀一样的期待”。

里面有一首叫《没有知觉的玩偶》

我的爱情没了

我的经期乱了

我的心死了

我整日麻木地坐着

想到死亡

却不知如何去死

……

……

所以我只能这样

终日没有思想地活着

像一具僵尸

或一个白色玩偶

十一 终日都在等待

每天我都回家吃饭，因为军建做的饭非常可口。

在以前，每次回家看见军建问的第一句话是今天咱们吃什么？最近我改问今天齐思来没来？

我还从军建那里打听齐思以前的事，因为他认识齐思比我要早。

我终日都在等待。

十二 齐思的一首诗——《生日快乐》

在茫然中迎来了

生命中的第21个生日

我依旧昼伏夜出

写诗歌 听摇滚乐

没有男朋友

我的心是疲惫的

我的思想是锋利的

我的眼睛看向远方

凌晨

我并不期待太阳

只想安静的坐着

我需要一个理由

让我如何面对以后的人生

我还是一个小小的孩子

有太多的梦想和愿望

而今天我只能

孤独的在电脑前

听一些让我伤心的歌

回忆一些难以忘记的事情

也许我永远都不能长大

爱，从不光顾我

我也享受不起

在今天

我想用生命交换

当蜡烛快要燃尽

当今天马上就要过去

我不知道

我的心会不会还很空虚

而我的朋友们都以为我很快乐

生日快乐

我不明白生活的含义

只知道

我要慢慢变老

十三 走向昏暗的地方

在有你和没有你的早晨，太阳会照样升起。但是，没有你的早晨，我却再也没有温暖。因为有你，我可以指着窗外糟糕透顶的天气说今天的天气很好。因为找不到你，我在人群中失魂落魄。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让你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你尽可能地把它们藏在自己的心底，不让别人察觉到你的痛苦。但是，你却瞒不了我，因为我有跟你类似的感觉，我能察觉到你内心的痛苦，我能听得见你的灵魂因为挣扎而发出的悲痛的哭泣。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用我的身体承受你的痛苦，让

你的灵魂得到安慰，哪怕那只是片刻的安慰。

你说你妈妈的病情又加重了，然后抱着自己的腿痛哭起来。我坐在你旁边，没有安慰你，我只是陪着你，在你身边而已。你说有人曾陪你一起哭过，但是，我没有，我因此而感到无地自容，我知道你并没有要求我这么做。

我替你难过，因为你在难过而感到更加难过。

姑娘，我心爱的宝贝！不要哭泣！让我给你唱一首歌吧！或许能让你暂时的忘掉你的心事和你的悲伤。

你说一男一女走在一起，他们会不知不觉中走向一个比较昏暗的地方。

你还说你想跟一个人在草地上看着满天的星星做爱，你说这样的话你可以记住他一辈子。是啊，我想跟你试试，但是我知道——悬了。

你抽着一种烟，烟的名字叫“长乐”，你说这烟的名字让你想起了春树的《长达半天的欢乐》，然后你拿起电话给春树打电话。

你说“我们一生中可以喜欢很多人，但是爱就不一样”。虽然，我并不是完全懂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因为这是你说的，所以我记住了它。

十四 笔仙和碟仙

我们在一起聊天，不知怎么着就说起了“笔仙”这个游戏。军建说“笔仙”特灵，只要“笔仙”一显灵，可以回答你问的任何问题。我说那咱们玩玩吧。我想问他老人家我跟齐思还能发生些什么，以便找个捷径走走。

我找了一张空白的纸和一支笔，我跟齐思把手指交叉在一起握住那支笔，然后嘴里念着“笔仙显灵”“笔仙显灵”。几分钟后那支笔还是一动不动，“笔仙”并没有显灵。我说：“‘笔仙’今天来不了，堵车。”齐思说我心不诚，“笔仙”不爱理我，我说：“我心特诚，就差给他跪下磕头了。”我握着齐思的手在纸上写了一个“杀”——“杀死你的欢乐！”，然后跟齐思说“笔仙”显灵了。齐思说“去你的吧！”

我们还玩过碟仙，在一张大纸上画了一个八卦图，然后写了很多想问的问题，找了一个碟子。军建说碟字上有红颜色才行，但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带红颜色的东西，齐思的口红又没带。后来我拿针在自己的手指上扎了一下，我看见自己的血液从针眼里流出来，我把它滴在碟子上……。

后来的事情很让人扫兴，我们不小心把碟子摔在地上打烂了。再说傻事只做一次就够了。我们并没有玩成这个游戏。真倒霉。

也许齐思说的对，神仙都不太爱理我。

但是，我们都很好奇。

十五 《遗憾》——齐思的诗

教堂里的钟声
青春流逝的警钟

十六 紧张

我从来没有自己买过避孕套。在此之前我也跟很多女孩子做过爱，但是自己从来没有买过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我用过的那些避孕套是从哪来的，或许是从哥们那拿的，或许是女孩子们自己带的。所以我那天去成人用品店里买避孕套的时候非常紧张，我扔给老板钱之后拿着东西就走了，连钱都没找。

十七 爱情是什么？

有一天，齐思问我们，爱情是什么？军建和阿辉说了很多东西说明在他们心中的爱情。

接着齐思问我爱情是什么？我想了半天，实在想不出爱情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但是你要问我爱是什么？我可以回答你爱是做爱的爱。

我问齐思那你说爱情是什么？她说：爱情是棉棉姐的《糖》。因为棉棉姐说过，每一个好孩子都应该有糖吃，所以好孩子都应该拥有爱情。

也许是吧，爱情是棉棉写的《糖》。或许，我就是那一位不好的孩子，我并没有糖吃。或许，你吃到了糖，但是你吃到的糖不一定是甜的。

十八 我爱你！爱情的爱

阿辉一直喜欢春树，这一点他跟齐思说过很多次，因为齐思认识春树。

齐思的两个写诗的朋友结婚了，齐思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回来以后我们一起聊天，那天阿辉也刚好在我家。齐思跟阿辉说她今天见春树了，说她快要结婚了，在他们那一堆诗人里下一个结婚的也许是她。听齐思说完这些阿辉有点激动，他说春树不应该结婚，她是我们80后的代表，她不能结婚。我看见阿辉哭了。他听说春树要结婚真的哭了。

我跟阿辉说我们喝酒去吧。然后我们一帮人出去喝酒。临走前我

进里屋拿了一枚避孕套装在兜里。

在酒桌上，齐思跟锦程开玩笑，说我们要结婚了，然后把胳膊交错在一起说要喝交杯酒，我看在眼里，心里不是滋味。我的心情坏并不是因为这个，在我们还没有进这家餐馆以前我的心情就已经很坏了，现在更加无法自控。也许阿辉察觉到了我有些反常，他问我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我说：我很好，你凭什么说我不高兴？就因为我没有笑你就可以说我不高兴不快乐吗？难道快乐了就一定要哈哈大笑吗？我这么一嚷也许所有人都知道了我的心情很坏。但是，我的朋友们，不要误会！我并不会因为你们的玩笑而感到不开心，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我不侵犯任何人的任何自由。我早就不高兴了。我的心情就像这秋天的天气一样易变，一样无常。不要理我。

我把很多种液体混和在一个杯子里，酿成一个十分混杂的液体，它的味道肯定不好受。然后我问在座的各位谁能喝下这杯液体？齐思看了我一眼，然后什么也没说拿起杯子一饮而尽。接着再喝了一口啤酒。

为什么偏偏是你呢？这么无聊的场面，这么无聊的人面前还要做出与众不同的事情？

我在齐思的耳边轻轻的说“我喜欢你！”我相信她听见了。

喝完酒出来已经是午夜了。我的心情好了很多。我们几个人在大街上乱跑，相互撞来撞去，然后滚了一地。

走到齐思住的地方的时候阿辉也走了，就剩下我和齐思两个人。

我叫住齐思。

我跟你说些事。是啊！我应该说出来，如果我不说出来它迟早会把我憋死。

你说吧！齐思说。

突然间，我不知所措。我开始吞吞吐吐，慌慌张张。

我抬头看见天上挂着一枚残缺的月亮。我说：今天的月亮不圆。齐思“嗯”了一声，算是听见了吧。

我开始问你一些土的掉渣的问题。例如一个男孩正在爱上一个女孩他应该怎么办之类。

我为什么这么懦弱并胆怯。或许我明白自己的承受能力很差。

你说这个女孩或许只活到三十岁就会死掉。我说这个男孩或许只能活二十九。

你肯定在骂我罗嗦。

我爱你！齐思。我正在爱着你。

几秒钟的沉默，你低着头看自己的脚尖。然后你再次抬起头对我说：可是，我并不爱你！

哈！多么直接的答复。就像你的人一样直爽。

我问齐思是因为“微风吹过来弄得你好威风你别以为你是伟人只

是有人随口叫的你微喂威伪”吗？她说跟他没关系。

我口口声声说着自己能接受任何结果，但是我还是绝望了。我再次看见天上挂着的那轮残缺的月亮。可是我的视线开始模糊，眼泪夺眶而出……。我把齐思抱在怀里——再让我抱你一会儿吧，即便是你不爱我，但是你不会介意让我再抱你一会儿吧。我抱着齐思失声痛哭。齐思在我后辈上轻轻的拍着我，就像哄着一个正在哭泣的小孩子那样。我说：齐思你不应该这样关心我。她说：因为你是我的朋友。不，如果没有这些关心我也不会出现现在的这种错觉。我说：我们还是不要做朋友了，因为，今天发生的这一切，我无法做到明天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接着做你的朋友。

你说：你对我的爱就像你说的那样，只是做爱的爱。不！宝贝，你错了。也许对于你是这样的，但是对我来说没那么简单。

也许是我错了。

我摸到在我兜里的那枚避孕套。本来这是想跟你一起用来着，但是我想或许没有机会了。我把它放在你的手里说：送给你。然后头也不回地离你而去。

十九 无望

我正在走进一个像迷宫一样的旋涡之中，并且越陷越深。

那里有我遥不可及的理想，有我的激情和迷茫，有我的眼泪和我着渐变冷的血液。有我的爱情和幻想。理所当然那里充满了绝望。

有人说螺旋体是最美的，就像蜗牛的壳。我就有一个类似的壳，我拖着我柔软的躯体在陷进我螺旋体的壳里。我逃避着很多东西，在这里寻找着归宿和温暖。我追求着很多东西，在这里我想找到寄托和动力。我还相信着很多东西，在这里我想学会坚持或放弃。我在自己的壳里迷失了方向。

我的路没有尽头，我的面前是一片灰色。我失去了光明。没有路标，没有痕迹，所有的一切都是死气沉沉。我在失落中艰难地爬行。我在最绝望的那一刻学会了祈祷，但是，神，他从来没有出现过。或许上帝他老人家正躲在自己的天堂里享受着他的清福，或许他早就忘记了人间这个油锅正在翻滚。

香烟，我每次抽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不想再抽了，因为，在我思考或绝望的时候它起不到丝毫的作用，但是，在我思考或绝望的时刻，我往往会点上一支香烟给自己。

除此之外我还成全了一个酒鬼。

在我因为绝望而哭泣的时候，请你不要笑我好不好？请抱着我，说一些安慰的话，我需要这些，真的，我现在真的需要这些。

其实，我不想一个人在孤独中死去，但是，我除了在孤独中慢慢地死去之外别无选择。

二十 我像个傻逼一样活着

所有的不痛快，都过来吧，都到我这来，老子不怕！我还行，还承受的起。真的，不蒙你们。我真的还行。

人活着不就是找个不痛快吗……

二十一 和我的吉他一起埋葬

其实，我没想真的砸了那把吉他，更不想宣扬自己的暴力行为，在此之前我还跟齐晓辉一起弹着吉他，一切正常。我把一首流行歌曲的词给改了，然后给正在发短信的齐思唱，自己还觉得挺好玩呢。

突然间，我脑子里的某一弦断了，我的情绪在刹那间失控。我真的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把我的吉他砸在地上然后走出去那间屋子的。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蹲在一墙根下哭泣。齐思在我身边，她一直在安慰我，后来她抱着我，也哭了。

何必呢？让所有人都不快乐。还有我的吉他，我想和我的吉他埋葬在一起，以此来安慰你已死去的灵魂。

我问齐思有烟吗？齐思说没带。

二十二 我们做爱吧

我们再次聚集在酒桌旁，我点了一盘花生米和几瓶啤酒。

我把啤酒打开然后给所有人的杯子里都倒满。

第一杯，我跟齐晓辉说“认识你是我的荣幸”，他也说“认识你也是我的荣幸”然后我们一饮而尽。

第二杯，我跟军建说“认识你是我的福气”，他笑了笑说“干！”然后我们一口喝干。

我再倒了一杯，跟齐思说“认识你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痛苦”，齐思什么都没说，先把那杯酒喝干，我也跟着了一口喝干。

那天，齐思喝多了，我也扶着一面墙吐了一地。所有人都晕忽忽的，摇摇晃晃。

后来，我送齐思回家。

到了她家里，我跟齐思抱在一起，开始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说，默默地享受着这份温暖。齐思的睫毛增在我脸上有点痒，我能听见齐思的呼吸声，还能感觉得到她吹在我脖子上的热气。我在齐思的耳边说：

我们做爱吧！后来在齐思的那张床上我们做了爱。齐思在我耳边低声地呻吟，我迷恋着她的身体，同时也摧残着她的身体，我是如此的相互矛盾，无可救药。我爱你，宝贝！我此时跳动的心肝，我的爱人，我爱你！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好一些。后来，在齐思哭泣般的呻吟中我达到了高潮，和我的绝望一样强烈的高潮。和我的眼泪一样的温度。

或许，这又是一次自私的高潮……

我再次陷入无与伦比的失落之中。

二十三 齐思的另外一首诗——《迷途》

一支烟的时间

走了很多的路

时间走的安静

我在途中渐渐的累了

无法思考一些问题

烟雾中我看不到希望

路没有尽头

路灯斜斜地照在我的身体上

我象一个迷途中的孩子

二十四 让我伤心的梦和幻想

我挤在火车站的人群中，等了很长时间，终于轮到我买票了。“去哪啊？”售票员没好气的问我，我想她是因为疲倦而心情不大好吧。“通化！”我边说着边把钱递了过去，售票员给我一张粉红色的车票和几个零钱。

我在北京站的候车室里等待着去往通化的火车。我坐在候车室里的凳子上读着麦子的新书。我觉得麦子的书写的不错。

我对面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她一直在跟我说话，她问我去哪里，我说去通化找我的朋友，她说是不是女朋友啊，我笑着点点头。她说：一看你就知道是在谈恋爱，看你笑的。年轻就是好，可以无忧无虑地去谈恋爱。我再次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窗外的景色一直在变。田野，草地，房屋和山，还有那些光秃秃的树木。天渐渐黑了下来，它挡住了我的视线，窗外的景色全部消失在这片黑暗之中。我去吸烟室抽了一支烟，心情开始有点忧虑，感觉有点孤单。

我对面的女人此时已经靠着坐位睡着了，我把CD机的耳机塞在耳

朵里开始听歌。

第二天,我已经站在通化火车站台上。这是一座令我陌生的城市,周围所有的人都在用东北口音说话,感觉很亲切。我背上我的包走向火车站的出口。

我走过很长的一座桥,心里想着这也许就是齐思说过的那座桥吧?走过桥就是齐思的家了。

我找到齐思家的门牌号,看见她家的门是开着的。在门口看见一位长相亲切的女人正给齐思染头发。齐思看见我,叫我进去。我管那位女人叫了声“阿姨!”,齐思跟我说这位就是她妈妈。哦!是啊,她就是齐思的妈妈。齐思跟我提过很多次她的妈妈,她说她有一位非常善良的妈妈。齐思的妈妈真的真好,她关心地问我坐这么长时间的车是不是累了?又给我倒水还拿水果给我吃。

晚上,我跟齐思一起顺着桥散步,此时,桥上灯火通明,感觉非常华丽。我们一起聊着天,走到桥的中央。我看见江水从桥下流过,齐思说这就是她说的那座桥,她每次走到这里都想从这里跳下去。我说是啊,我今天看见了。从这里跳下去的感觉一定不错。

齐思扶着架子爬上了桥的护栏上,我说你干吗呀?她说她现在就想飞下去。说完她纵身一跃从桥上跳了下去。等我伸出手抓她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看见齐思的身体正掉在半空中。有滔滔江水从桥下流过。我在大声的喊齐思的名字……

我从梦中惊醒,发现心脏跳的非常猛烈。天已经黑了,屋里所有的灯都关着,只有电脑的显示屏发出让人不舒服的暗淡的光。它还在显示着我还没睡去之前写下的几行字。

知道这是场梦之后感觉好受多了,但是再想想刚在的梦还是心有余悸。

昏暗中我在祈祷,祈求下次不要再做这种梦了。

二十五 《丢失》

云走过白天就迷失了方向
雨下过之后大地就醒了
风吹走了我们的回忆
剩下的只有遗憾

别哭
这个世界还有一种表达方式
叫珍惜

珍惜你我的过往
珍惜曾经的感动

眼泪里流淌着动人的故事

齐思
2004.10.29

齐思留给我这张字条之后几乎从我的世界上消失。

我丢失了我的爱情,丢失了我可爱的小女孩,丢失了我的美丽。我不小心把它丢失在刚流走的上一秒钟。我知道我找不回来了,就像我再也找不回来我的童年,我的天真和纯洁。现在,只有我脑海里残存的记忆能够证明它们曾经存在过。这一切的一切让我感到恐惧,让我感到绝望,但是我不能因此而把眼泪流干。

你说我们可以选择珍惜这种方式。但是,怎么才能算是珍惜了呢?但是……,好吧!就让我们就好好珍惜它吧,虽然我不知道该怎么珍惜。

二十六 在锦程的生日聚会上

今天锦程过二十一岁生日,我们几个作为他的朋友都去了,围着一个大桌子,吃吃喝喝,开玩笑,胡闹。每个人都在笑。每个人都在祝锦程生日快乐。每个人都拿着礼物。但是我没有,因为最近我很穷,没钱买礼物。锦程说你送我刚写的这篇小说吧。我说可以,但是这不是书,这只是我打印的几张纸。他说没关系原稿才值钱呢。我对锦程说生日快乐。锦程说谢谢。

每次朋友过生日,我们一帮人都去,嘻嘻哈哈的祝朋友生日快乐,然后宰他一顿饭。朋友也笑呵呵的认我们杀他一顿。谁叫我们是朋友呢。

在饭桌上我问齐思,昨天“豪运”酒吧的鬼节演出怎么样啊?齐思说太牛逼了,昨天我们快玩疯了。我说我昨天应该跟你去,但是我没钱,去不了。早说呀,我带你去看啊。我说不,不是这个意思。齐思说这是她今年在北京看的最后一场演出了。她说她后天就要走了。我说不能不走吗?她说不能,她现在必须陪在她妈妈身边。我没接着说,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后来,我和齐思就像刚认识那样聊着不疼不痒的话题。

那天我喝了很多酒,唱了很多歌。

二十七 爱情的丧礼

今天是我爱情的丧礼
过了今天我的爱情将会埋在土里
在昨天
你还抱着我的爱情微笑着看着我
可是今天
它却躺在一个小盒子里等我给它下葬

我怀抱着一把破旧的吉他
在给的爱情弹着一遍又一遍的安魂曲
我用我干枯的双手
拿起几片玫瑰花瓣洒在那只小盒子上
然后对着天空祈祷

装着爱情的小盒子被埋在黑色的土地下
大地像一位母亲
抱着她已死去的孩子一样抱着它
但是
它不像种子
它不会生根发芽然后长成小苗
它只会
在被埋葬的地方慢慢地腐烂
孤独而绝望

二十八 你要走了

你说你要走了，要离开这座让你迷恋的城市和让你迷恋的人们。
你要回到你的家乡，要陪在你被病痛折磨着的母亲身边。你这一走，或许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不过不要担心，我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打听你的消息。祝你好运，我会在这里为你祈祷，为你的母亲祈祷，为我们的过去和将来祈祷。

你说你要走了，轻轻地走了。你带走了我的爱情，带走了我的泪水，给我留下了绝望。不不，错了，绝望是我自己留给我自己的。那是我自己送给自己的礼物。

你走之后，我把你和我的一些回忆和很多细节和很多故事，一起埋在我记忆的最深处，再用很多的现实把它覆盖起来，不让自己轻易碰到它。

你说你讨厌离别，但是你还是选择了离别，一转身泪留满面，你的心是如此的脆弱。我们无助而孤独。

你说：你是我小说中的安宁，我是你小说中的齐思，我们都是小说里的爱情，所以注定要离别。我听完了抱头痛哭。

你说：爱情是痛苦的信仰。我非常欣赏你说的这句话。

二十九 尸体

没有灵魂的身体叫壳
漂浮在冰冷的空气中随着风在移动

没有心脏的跳动血液的流淌和肺的呼吸
没有伤心的哭泣绝望的痛苦和思考的烦恼
忘了那份刻骨铭心的爱也忘了恨

血肉被细菌嚼得粉碎
骨骼被风吹得慢慢变白
沙漠把我的尸体埋在脚下
没人知道我的名字

三十 刀片、伤口、鲜血

我和齐思并排躺在床上，拿着刀片在对方的手腕上划。横七竖八的很多口子，一阵阵的疼痛，鲜血从伤口流下来，我用白色的手纸擦去。我划在齐思手腕上的一道伤口非常深，巨像一张姑娘的小嘴，我拿一支口红在伤口上一遍又一遍地抹着……

我和伤口接吻，我知道你非常疼痛。没有舌头的嘴唇，你的血是苦的。

齐思说：你爱我就杀了我吧！我说：好，等我爱你爱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一定杀了你。肯定不会手软。我们抱在一起接吻，抚摸着对方的身体……

齐思问我：你可以为我去死吗？我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会！但是齐思却说我犹豫了。我想不明白的是，我怎么会犹豫了呢？

三十一 梦

昨晚
我梦见你和一个陌生的男人

在背后叫你都不理我特伤心
早上
泪水挂在我疲倦的眼角
假装去洗脸把伤心覆盖

已经很多次了
用泪水洗掉前一天的疲倦和绝望
在干净的脸上写下新的伤痛和让人麻醉的现在

梦
总是翻来覆去地穿插在我的睡眠中
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不同的故事
笔
写不出我梦中一个个让人绝望的细节
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同一个故事

三十二 诗是什么？

从前，我不喜欢诗，后来因为齐思开始喜欢上了诗。我试图自己写诗，但是，我发现自己写的根本不是诗。于是我不得不考虑什么是诗？

我在想，齐思就是我的诗，是我写不出来的一首诗，准确一点说，在我伤心的时候她是我的一首诗，快乐的时候是一朵花。

于是我还在想，诗是让我伤心的源。诗和我结下了一个不解的缘。

三十三 再见！我的爱人

齐思走了。

齐思走的那天，我和军建，锦程，齐晓辉一起送她。

我们坐地铁，买票，等车。跟往常一样聊着天，开着玩笑。

齐思要验票进站，我们买了站台票，拿着齐思的行李一直送她上车。齐思的座位靠窗户，她只要一掀开窗帘就能看见站台上的我们。我们把她的行李放好，然后道别，下了车。车快要开动的时候齐思掀开窗帘朝我们挥手。我们也朝她挥挥手。

车，缓慢地开动起来，然后带着齐思挥动的手臂慢慢地离我而去，离我们而去，直到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

我一直站在原地，看着寂寞而冰冷的铁轨，和空无一人的站台。

军建提醒我说我们该走了。

流淌之河

文 / 申西杰

那河
是一条河
蔓延着我的肋骨

开始漂浮出糜烂的尸体
有一些忧伤的鸵鸟
还有苍蝇
他们欢快地鸣叫

没有阳光的地方
蓝色的野草
疯长，疯长，疯长
他们闻到了，闻到了
空气里都是残骸的清香
于是他们生长
像迎接太阳的花朵

那河来了
夹杂好看的黑色的水
他把一切都吞食了
在肚子里
洗清所有的
洁白

那是怎样的美丽
像无所遁行的丑陋
拿开遮掩的双手
让我们看看
看看冒着灰烟的灵魂

后来他离开了
后来他又来了
依然蜿蜒下去
像一条河……

奇怪的是，那条河一直没有干涸。他固执地保存着原始的形状，以至于当我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时，关于儿时的记忆无比清晰的硬生生撞击着我的胸口。——就像远航的水手。十年毕竟太遥远的距离，然而一旦确定了坐标，便怎么也不会迷失方向。这河，无疑是作为我的记忆的坐标，深深的烙在心里了。于是在这种时候，它的形象便格外沉重起来。那是包含了对转瞬即逝的童年莫名的哀悼以及对未来不可捉摸生活的虚弱的恐慌。作为开始的起点和结束的终点。河水欢快流淌的声音，哗哗地在耳边响着，连绵不绝。

可以确定，这种想念是由来已久的。我不清楚人类伊始是否有血融于水这样的情感，我无比真实的感到那些马儿一般欢快奔跑的是我的沸腾的血液，他们有着最旺盛的生命和最单纯的灵魂。

我是九岁离开这条河的，十九岁的时候我再次走进它的躯体。

我感到有一些灿烂的阳光照在脸上，它们透过白色的云层安静的游弋在我的周围，温暖如冬天的被窝。我总是回忆起这些日子，他们就像意外得到的糖果，亦或是仅有生日才能享用的美味的蛋糕。我是那么小心翼翼地呵护一些来之不易的东西，不敢过分的挥霍，生怕一下子就没了，消失了。

我当然不会忘记这样一个下午。那时候天边落日的余辉还没有散尽，绯红色的晚霞给天空几朵游离的白云镶上了金边。当然还有远处那些我以为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攀越的山峰。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你无法预料的，就像你完全不敢奢望在下一秒就拥有玛利莲梦露一样，我同样无法想象会在那样一个下午跟十岁的王小山走到一起。那年我六岁。

我们那时候是划分了无比苛责的年龄等级的。年长的孩子绝对不会同年龄小的孩子一块玩耍，那对他们来说，等同是“降低了身份”、“没有面子”。因此，十岁在我们这群六岁的孩子眼中已经是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了。他们可以背着背篓拾猪草，可以帮父亲拣出沙田里较大的石块，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坐跟大人一样的凳子而不用在屁股下垫上砖头等任何类似的东西，他们甚至能拥有一间不大却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以及背上好看的墨绿色的书包走进学校。总之他们可以做我们做不了的许多事。他们较之于我们更加的接近成人，和拥有更广泛的自由。那种时候，年幼的我们对大人的世界存在着明显的憧憬。事实上，崇拜一切跟成熟有关的事物或行为，成为我们当时唯一共同的嗜好。由此你可以知道，当我确实与十岁的王小山成为朋友是，这件事在我身边的那些孩子们里引起了多么巨大的震惊。他们怎么也不会明白，一个在同龄人里也极少有要好的人的我居然会有一个“大人”朋友。对，“大人”朋友。他们确实是那样称呼王小山的——在他已经跟我十分亲密的时候。我在想，或许他们还以为我使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譬

如下毒或是威胁之类的。他们一定这么想过。

我清楚的记得那是一个下午，天边落日的余辉还没有散尽。天空是湛蓝的颜色，横挂着成匹的红霞。十岁的王小山高卷着裤脚站在河岸旁冲击而成的淤泥里。他脸上坚若磐石的表情让人毫不怀疑他是在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王小山的头上有一些风吹拂而过，他的衣角因此而猎猎作响。然后我听见王小山从嘴里发出急促的类似鸟叫的声音。他的双手像利剑一般插如泥里，身体弓成一个绝对完美的弧形。当王小山再站起身时，手上多了一只硕大的像王小山一样弓着脊背的龙虾。

我目瞪口呆的见证了这一整个过程。我看见两只通红的沾染着灰褐色泥土的巨钳对着天空有力地挥舞，仿佛连那湛蓝的颜色也要被他们划破了。然而它们对王小山的手却一筹莫展——他就像一座坚固的牢笼，宣告了它们生命的终结。

我当时站在离王小山很远的地方，近的可以看见他颤动的睫毛和微薄的双唇。你无法想象我的心里多么的激动，因为就在这一切还没来的及结束时，王小山走过来对我说：“你好，我是王小山！”

令人颤抖的幸福总是让毫无准备的人惊慌失措。我依然记得那一刻，远处最后一抹红霞即将消退，王小山神情肃穆地矗立在灿烂的绯红色里，像是刚翻越够一座令人畏惧的山峰或是战胜了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我无法自持地胡思乱想着，迅速在脑海里虚拟出一个完美的，泰山般雄伟的英雄的形象，并把它完整的重叠到王小山的样子去。然而突然之间，这个巨人便附下了身躯。他对我说：“你好，我是王小山！”

现在我已经无法准确地还原当时的情感了，虚拟与现实错位的眩晕感让我十分难受，我的脑子一片混乱。我只是涨红了脸，一个劲儿地点头，一直点头。

我突然觉得自己过去引以为傲的孤僻是那么的愚蠢。

王小山并没有对我的古怪举止有所非议。他像刚才一样轻轻的笑，他说：“下次跟我一起去抓龙虾吧。”

我当时眼泪差点夺眶而出。这是我一天之内遭遇第二次令人震惊的感动。

其实我的生活中确实需要这样一个人出现。我的自以为是的孤单仅仅上为了维护自己残忍而可怜的自尊，它无法容忍任何用妥协和屈服换来的可怜的友情，哪怕一直寂寞。于是，维持现状成为最好的手段。一直到成年我才明白，这种自虐式的折磨是多么无知的愚蠢。

当然这只是开始。

我并不确定我跟王小山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有了第二次见面，只是他切实的履行了他的承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小山用很老到的

口气向我传授如何寻找有虾的洞穴，如何判断它行走的方向以及该用什么样的手势和力道相配合以便讷讷感牢牢的抓住它们。这些都是我闻所未闻的新鲜东西，是我做梦也不敢奢求的完美生活。王小山用很无所谓语气叙述这些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种喷薄的欲望在喉咙里蠢蠢欲动。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想一把锤子敲打在我的心上。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太珍贵的记忆。

那天以后，我跟随王小山度过了我童年时期最为快乐的一段时光。一直到这个夏天终结。

即便如此，我仍然无法肯定王小山是把我当作真正的朋友了。有时候我会这么想，他也许只是跟我闹着玩而已。在某一早上醒来，我再一次走近他的身边，他挥着手说，你走吧你走吧，我已经玩够了。这个游戏结束了。那对于六岁的我，该是多么巨大的打击。年龄的差距像一条深不可测的鸿沟横亘在面前，我没有勇气相信自己轻易的便越过了它。有好几次我们在干净的河岸共同行走。开门见山地表明意图当然是最好的办法，可是我总是在最后关临阵脱逃。习惯性的怯懦当随之而来的沉没顺理成章。当然这其中拨同汹涌的苦苦挣扎都仅仅上我一个人内心的活动，王小山毫无感觉，他像以前的每个下午，吹着鸟鸣般的口哨欢快的走路。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开始极度痛恨我自己。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拯救了我。那天中午风和日丽，我相信这是个好兆头。王小山带领我走在淡青色的田埂上，空气里弥漫着豆草混合着牛粪的气味。王小山不断的边走边回头，试图让我明白什么样的蛇有毒而什么样的蛇味道鲜美。这时候我表现出了充分的年龄优势，仅仅六年的记忆让我对那些现实的威胁毫无概念。在我眼里，那些长长的东西不过是一堆骨头串成的会移动的肉棍，我在村里的大人撒尿时便见过许多类似的东西。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遇见了那些孩子，我曾经年龄相当的伙伴。他们大概有七八个人，在路的那头欢快的嬉戏。他们显然是发现了我们，因为我听见其中一个似乎是领头的胖子冲我大声的喊叫，然后另外的孩子用更大的声音附和着，他们说：“跟屁虫，跟屁虫，许国兴是跟屁虫。”

值得说明一下，在我们小的时候，“跟屁虫”是个十分尴尬的称谓。它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辱骂，然而被冠以“跟屁虫”这一称谓却会令我们十分难堪。因为它所代表的是幼稚，是被保护，是不够成熟。你无法想象我们对成年人的世界怀有多么强烈的向往，一切与之相反的行为都将受到无情而残忍的嘲笑。

接下来并没有出现他们觉得合理的场面——我似乎应该暴跳如雷找他们拼命最不济也应该涨红了脖子哑口无言，然后他们便可以继续无情的嘲弄我。那一刻我所表现出来的镇静显然超出了他们的解释范

围。我十分平静的越过王小山，停在他们的面前。我的手指笔直的对准王小山的位置。我说：“他是王小山，我的朋友。”

这一切来的太过突然，10岁的王小山转眼间就站在了他们面前，而且我很肯定的说明了一件事情。我说：“他是王小山，我的朋友。”

这个时候王小山站在那里向他们憨实地点头，我完全有理由可以理解成这是他对我们之间关系的确认。于是他们很快就沸腾起来，我拥有一个10岁的朋友这一事实明显让他们无比沮丧。这就说明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拥有了超越他们所有人的地位，那是纯粹心理上的盛气凌人的感觉。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不断的证明了当时公开我和王小山关系的正确性。譬如当他们想同往常一样使用一些不太光明的手段让我出丑时，便会心烦的发现我身后王小山的存在。我说过10岁对6岁的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了，因此他们对王小山存有相当的顾忌。以至于到了后来，当我切实的想要达成某种意愿或者得到某种需要时，我只需说，王小山会来找你们的，或是王小山也是这么想的。这种无形的压力在我的同龄朋友里是致命的。尽管他们总是会说一些看起来无所畏惧的场面话，然而虚张声势的味道实在太过显眼了。最后我总是能达到我的目的。这算是我在证实我与王小山关系之余最有价值的意外收获。

整整一个夏天，我跟王小山俨然一对生死之交。我们把足迹撒遍那条河流和附近许多不大的山峦。蔚蓝色的天空夹杂着大片的清新的空气，犹如严冬的瑞雪一样包裹着整个山野的身体。一切都像一个绚丽的梦境一样。我已经对当时做过的事和走过的路毫无记忆了，只记得小小的心房里填满了暖烘烘的热烈的的气体，那时候一直在想，被人重视的感觉多么奇妙啊。

我想即使是我后来经历了多少的风雨结交了多少的朋友。我跟随王小山的这一段美好时光永远都是弥足珍贵的记忆。

我和王小山的友谊一直持续到这个夏天结束。那时候我已经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对我来说，有着整齐的红砖白墙和那时候村子里唯一一幢三层楼房做为教学楼的学校显然比捉鱼摸虾更有吸引力。当我亲手接过据说是姥爷当年缴匪时用过的现在成为我的书包的军绿色挎包，我仿佛看见了自己跟随众多和我一般大小的孩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宽敞的青石街道上行走，前面的路笔直而悠长，恍惚间，觉得自己只要沿着它走下去，便一直可以走到天安门一样。我不止一次回忆当时的情景，我的脸上是带洋溢着怎样一种幸福接过那个沉甸甸的书包，一路走向高大的校门。

而另一方面，王小山也有了新的兴趣。他已经不再满足与长久的逗留在河边的泥沼里，也放弃了远方绵延的山峦和那些没有毒性却味道极美的长虫。王小山认识了邻镇上工厂里的一帮孩子，他们拥有差

不多的年纪。我经常看见王小山提着摸来的龙虾，风尘仆仆地奔上通往镇上的小路。这时候的王小山，已经不再是我心目中那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王小山了，也许他依然存在，但是他自己已经放弃了最高傲的那一部分。镇上的那些孩子，或许明白更多连王小山也不明白的事情，他们有他们的玩法，这些都是王小山闻所未闻的。

事实上，我一直不确定是我自己先疏远了王小山还是他厌倦了的缘故。因为后来的一些事情已经发展的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我感觉，忽然有一些东西从生命里剥离出去了，尽管毫无痛觉。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只一次在村口通往小镇的路上碰见王小山。那时候我已经以一个小学生的身份开始极有规律的生活。我曾经试图用老朋友的口吻向他打招呼，可是每到这时候他的身边总是围满了人，他们快速而神秘的讨论着一些我完全听不明白的问题，偶尔蹦出几个关于女性身体的词汇，我痛苦的发现我自己完全无法融入他们的世界。他们在说完这些的时候，总是会发出炸雷一般疯狂的笑声，我的虚弱的问话夹杂在这些声响里显得毫无力气。王小山也没有表现出如同那个夏天一般应有的热情，甚至基本的熟络也谈不上，他只是把眼光掠过我的声音，点一点头，算是回礼。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的明白，王小山已经离我远去。我的朋友王小山，那个夏天如太阳一般火热的王小山，再也不会属于我了。我目光茫然地看者他们喧嚣的身影渐渐走远，消失在喧嚣而起的尘埃里。

我看见其中一个高个子拿出烟来大声说：“哥们，来烧一棒！”

然后他们都哄笑起来，纷纷拿出烟来说：“哥们，烧一棒！”

我看见他们快速走过，身后的路尘嚣滚滚。从那以后我的眼前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王小山被一大帮人簇拥着，他们双手插在裤袋中，嘴上叼着香烟，一副社会青年的派头，他们大声说：“哥们，来烧一棒！”

然而这一切并不影响我对王小山的感情，即使他不再把我当朋友。他的冷漠确实让我伤感了很久，很多时候回忆起那个夏天的日子，王小山便像又走到我身边。我清醒的知道他再也不属于我了，他以一个成熟青年的形象走到我面前，可这无法影响我对他的感情，反而使我对他的崇拜重新上升了一个高度。

我唯一一次单独碰见王小山是一年后的秋天。那天有些阴沉，我吃过晌午饭便拿起书包走向学校。屋外沉闷的热气延续着夏天未消尽的暑意，这种时候人便有些恍惚起来。然后我看见王小山独自一人走在我每天要走过无数次的那条路上。

人的生命总会有许多玄之又玄的事情，当记忆重又走过那片段，一切连贯的不连贯的剧情便飞似的赶出来，在你面前构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有些会令你逃避不及。这在现实意义上来说是不真实的，可

是当你切实的触摸他们时，你会发现他们有如此鲜明的质感。往往在这时，时间与空间便不存在严格的界限了。他们不合逻辑的错位，重叠，让你手忙脚乱地检阅一生的记忆。好的或是坏的，都如此真实。

我至今无法忘记那个秋天的午后，我在上学的路上碰见独自一人的王小山，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见他的身旁没有人簇拥。我并不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跟还是鲜活的生命的小山接触。就在第二天，王小山将永远的离开眼前的一切。山，水，鸟兽与虫鱼，还有阳光。

我像往常一样跟他打招呼，破天荒地王小山示意我跟他一起走。那时我还为有这个机会而窃喜不已。我记得那天王小山讲了很多话，他的生活他的家庭他的前途。我并不是很清楚这些，只是很认真的听。王小山还反复得提起了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个夏天，他原来并没有遗忘，只是把他们埋在心里，这多少让我感到一丝欣慰。

我无法不把这一切当作对某种命运的暗示，尽管那时候事情并没有露出丝毫的端倪，然而这一切都太过于反常，它不合常理的存在于一个理性的空间位置，以一种预言的形式传承下来。

王小山一直送我到学校门口，他站在那里向走进校门的我轻轻挥手，然后向通往小镇的路口走去。我在最后一次转身的时候看见的是这样一幅画面：王小山迈着慷慨的步子向前走去，他汗湿的背脊在沉闷的空气里微微颤抖，头发飞扬而起，王小山那么决绝地，义无反顾地走向他生命的终结，再也没有回来。

王小山出事的那天，我并没表现出应有的激动，这一点连我自己也异常不解。我无比平静地看着王小山的尸体被人送回家，他们抬着王小山，走的是当初王小山离开的小路，一直走到他家门口。

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王小山跟那伙工厂子弟一样染上了烟瘾。然而他们每个人的零花钱都显然无力负担买烟这份开销，于是从那会儿起他们就开始轮流干一些小偷小摸的勾当。这次似乎该王小山出马了，不幸的是，当他得手以后，凑巧撞见了起床解手的主人，惊慌失措的王小山爬上了那家后院的高墙，一跃而下。王小山一定不知道，高墙后面是一堆杂乱的钢材，而正是它们葬送了王小山年轻的生命。

我又重想起那天晚上，我最后一次走进王小山的身体。曾今无比生动的王小山，下河摸虾的王小山，上山捕蛇的王小山，他那么安静的躺在一方竹席上，头顶上是皎洁的月光。他已经死去，留下一具毫无热气的躯体。我隐隐听见他母亲在哭泣，王小山的爸爸，在我们眼里如此健壮的一个男人，他像一座山一样沉默着，面无表情的看着那具尸体，嘴上的烟被啞吧的啧啧作响。

许多年以后，当我再次想起王小山，我的朋友王小山，死去的王小山。我已经忘记当时确切的感觉。只听见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长久的回荡在那个深秋的夜晚，像那些黑色，不曾散去。

菲利普·迪昂访谈录

——小说《早晨 37 度 2》及其它

(澳) 米海伊·维尼奥尔 文 胥弋 译 柏青 校

1999 年 2 月, 澳洲广播电台 (ABC Pacific Radio) 的记者米海伊·维尼奥尔对法国作家菲利普·迪昂进行了一次专访。

菲利普·迪昂创作了近二十部长篇小说, 他的作品中汇集了形形色色的漂泊者, 以及那些为了生活拚搏奋斗的人, 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吸引了整整一代喜欢他的作品读者。

菲利普·迪昂在法国被视为一个偶像型作家, 他开创了一种与同一时代的矫揉造作的文风分庭抗礼的写作风格, 确实, 当他笔下的人物在努力奋斗和漂泊着, 试图诠释一种围绕在他们周围世界的感觉时, 得到了整整一代读者的认同与喝彩。1981 年当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50 比 1》问世的时候, 他还在一条偏僻的高速公路的收费亭里担任夜班值班员。他拥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 他们几乎每本小说都不错过, 与小说中的人物一同成长, 并且总是渴望重新回到他们熟悉的世界里。

菲利普·迪昂迄今已经出版了二十余部长篇小说和短篇集,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就是长篇小说《早晨 37 度 2》。对菲利普·迪昂来说, 虽然法国之外的读者难以接触到他的作品, 令他感到有些烦恼。但是, 如果读者只是通过那部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早晨 37 度 2》(又译为:《巴黎野玫瑰》) 去认识他, 这更令他感到难以忍受, 针对这个问题, 他向澳洲广播电台的记者米海伊·维尼奥尔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译者注: 鉴于该访谈中, 涉及小说英文版翻译的内容与中国读者关系不大, 所以略有删节。)

菲利普·迪昂 (以下简称: 菲): 这件事实在令人感到厌恶, 我的作品竟然只是通过这部电影在世界各地传播, 导演让·雅克·贝纳克斯的审美情趣与我完全不同, 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米海伊·维尼奥尔 (以下简称: 米): 所以你喜欢那些煽情的内容尽量少一点儿, 而把更多的东西, 都集中到人物性格的刻画上。

菲: 这太难了, 因为在这部电影中只有两个角色, 而在小说中, 我不能肯定我是否只讲述了两个人物。有时候, 在我的内心世界里, 也许只是一个角色, 它的一半是男性, 而另一半是女性——这并不是特别残忍。如果你是个电影导演, 你必须非常小心, 处理得更加细致。假如电影中出现一个爱情场景, 你不能硬是给它配上一段音乐。在这部电影和其它大多数影片里, 他们运用的手法, 简直就像是为孩子们制作的一样。举例来说, 我在小说《早晨 37 度 2》的开头, 曾提及男主

人公有一辆黄色的小汽车, 我只不过说了这么一句。结果在影片中, 男主角自始至终、老是开着一辆黄色的汽车, 还有就是去看日落、或者在听音乐的时候, 总是不断地重复。这也太过分了, 这就像吃蛋糕一样。它的配料太丰富了! 每种蛋糕都会有自己的特色: 奶油的、巧克力的等等, 有很多品种。如果你把它们全都混在一起, 这简直太糟糕了!

米: 好了, 关于这部电影的话题就说到这儿。菲利普·迪昂似乎对他的偶像地位感到很不舒服, 作为一个作家, 他总是尽可能使他的形象更加真实、自然。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 成为一个作家, 就如同成为一个面包师或者修理工一样。你只不过使用不同的工具, 获得不同的效果罢了, 一切就这么简单。

此外, 他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当出版社因为出版他的第一本书, 约请他到巴黎去的时候, 他拒绝前往。当时他正在忙着改建一幢乡间的老房子, 他不认为这次外出有任何意义。这种不肯随波逐流的态度, 让他被别人当作一个遁世者, 同时也令巴黎的文学圈感到厌烦。一些批评家对他的法语纯洁性提出质疑, 并且批评他对虚拟未完成时态随便滥用, 以及他从来不在小说中使用分号, 甚至因为他的书中出现太多的“冰箱”, 而大加指责。尽管如此, 他还是拥有一个非常固定的读者群, 到了 1993 年, 他的作品被享有极高声誉的伽利玛出版社看中, 这种合作关系一直延续至今。

当我准备对菲利普·迪昂进行访谈的时候, 我变得有些惶恐不安了。确实, 我怎样才能去和一个在自己的书中, 给小说家提出如下建议的人去谈论创作呢?

“无论什么人写文章, 对你赞美或者批评, 都不要去理睬。”

“不要听信任何人的话。”

“如果有人偷偷地从旁边窥视你, 那么你就立刻跳起来, 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不要评论你自己的作品, 根本没什么可说的。”

“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 或者为谁而写, 而是要把你最终想说的每一句话都写出来。”

上面的这些讲话, 录制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法语联盟分校, 当时, 菲利普·迪昂正在宣读关于创作过程的论文。稍后我们多花点儿时间, 讨论一下关于小说《早晨 37 度 2》的翻译问题, 顺便提及的是, 这部小说的名字, 其本义是指孕妇的体温。

霍华德·布顿, 是一位居住在巴黎的美国小说家, 《早晨 37 度 2》的英译本是由他翻译的。菲利普·迪昂说过, 他只看了英文版的开头, 但是基于两种原因, 让他没能把全书看完。首先, 他觉得这本书写得太完美了; 其次, 英文版的译文令人感到有些费解。很显然, 这本书

的语言，读起来确实非常美国化。在该书的法文原著中，菲利普·迪昂非常生动和富有诗意地运用了大量俚语，而这些是很难用其它的语言表达出来的。

菲：这种情况并不是一概而论的，因为一个来自俚语的词儿，并不总是令我发生兴趣，它仅仅是一句俚语罢了。但是，有时候一个俚语的词儿蕴含了许多内在的生命力，那么，它就开始让我感兴趣了。

米：因为这本小说的英译本，你得到很多读者的反馈吗？

菲：是的，主要是因为它是一本畅销书，同时也被搬上了银幕。我认为美国的读者对当代的法国作品，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因为美国读者对法国文学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新小说”上，而且他们认为，在阿兰·罗伯-格里耶之后，就没有什么重要的法国作家了。所以，当你有机会让自己的某部作品被译成英文，多数情况下，这只是一本普通的小说而已，别人不会对你所有的作品产生特殊的兴趣。

米：《早晨37度2》与你的大部分作品一样，其故事情节并没有局限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而且由于它被译成美国化的英语，所以，我认为一个美国读者会把它当成是一部美国小说来读，比如说，一个澳洲的读者也会把它当成是一部美国小说。事实上，正是小说的语言，确定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和环境。

菲：是的，我没打算把它写成美国化的，但是，我认为当你在创作一本小说的时候，它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我既没有写巴黎，也没有写纽约。有意思的是，我写的是别的地方，所以，你无需知道故事发生在何处。如果你想知道故事发生在哪里，那肯定是因为我的小说太乏味了。假如你不想知道，我觉得这才是恰到好处。

米：对于你在书中描写的、那片空旷地带的场景，读者都有一种共同的理解。

菲：这里面有一个原因。与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相比，一个欧洲人，似乎不大可能与一片空旷的地区，产生某种必然的联系。所以，我试图在我的小说中创造出这样一个地方，但是你知道，这更像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因为这片真正的空旷地带，其实就在你的心里。

米：你刚才谈到了美国，你曾经在美国生活过几年，而且你还和美国文学有一种非常深厚的渊源。

菲：从前，当我觉得很想去读点儿东西的时候，通常我关注的不是法国作家的作品，因为大部分当代的法国作家，不是特别令人感兴趣，他们往往不太关注现实生活。对我来说，他们就像一群幽灵一样。在那时，美国有很多作家都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我来说，这尤为重要。因为在我看来，一本小说不仅是一件艺术作品，而且它可以帮助我们生活，去理解你周围的这个世界。有些美国作家不仅仅

是作家，他们还可以成为你的良师益友。有时候，我觉得是他们拯救了我的生命！就像我们身边的食物一样，你需要这样的作品，因为它们太贴近现实生活了。

米：我相信，有很多读者从你的书中发现了这一点。

菲：但愿如此。我觉得每个作家，都渴望与他们的读者建立这样的关系。

米：在菲利普·迪昂的作品中，有很多地方提及和引述到：美国作家凯鲁亚克、卡洛斯·威廉斯、惠特曼、雷蒙德·卡弗、海明威、亨利·米勒以及塞林格等等。在此仅举一例：当美国诗人、小说家理查德·布罗提根悲剧性的自杀身亡后，菲利普·迪昂甚至专门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敬献给他。这篇小说后被选入鳄鱼丛书，出版于1989年。

热爱生活的一个理由

当我听到理查德·布罗提根自杀的消息时，正在雅典度假。那是我十年来第一个真正的假期。这是我写作生涯中得到的第一份回报，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让我突然得到如此可怕的消息呢？当时，我已经在博物馆和咖啡馆之间，游逛了几天了。我脑子里什么都不去想……我的儿子在喷泉附近玩耍，我一边浏览报纸，一边不时地照看我的妻子，她的皮肤被晒成了黄褐色，好看极了。而且在还没有掌灯的时候，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温馨，在1984年10月的最后几天里，你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庆幸。唯一让我感到烦恼的事：我的行李箱里盛满了五十个烟草袋，但是却没有卷烟的纸。确实，当你不希望见到悲剧发生的时候，它总是给你带来意外的打击。

当我读到这篇文章时，我的妻子正在买开心果呢。卖主摊上的货不多了，于是又转回去取来一些。他笑着看着她，我的妻子金发碧眼，身材高挑而妖艳。雅典是一座我很喜欢的城市，我的脸上总是面带着微笑，直到我看到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博利纳斯去世的消息。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了，夜里我开始失眠了。无论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感觉都不会跟从前一样了。

你在干什么呢？怎么啦？她问我。

我呆呆地看着她，一言不发地把报纸递给她。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十四年。当她被报纸遮挡在后面的时候，我的儿子出现了。他在我面前敲碎开心果的时候，报纸拍打着令人恐惧的翅膀，立刻就闭上了。大部分男人在他们的一生中，几乎都在抱怨女人，感谢上帝，我还从没遇到像这样的问题呢。

好吧，她说，我打算去买一双约翰·列侬式的凉鞋。别太晚了，我会等你的。

我感到自己孤零零的。于是，我喝了一些希腊茴香酒，这是一种当地特有的美酒。直到去年冬天之前，我还从没有喝醉过呢，所以我

没什么害羞的。终于有一次，我口袋里有足够的钱了，我会把酒吧里的酒全都喝光。不过，你必须得认命，这简直太荒谬了。有谁曾经像这样对酒痴迷过呢？是否有什么事儿，比这样的不幸更具有悲剧性呢？

我愿意用自己的一万次生命，去换取理查德·布罗提根的生命。当我的眼睛凝视着你的时候，我丝毫不介意这样说。哪怕用两万次生命呢，也在所不惜。这是发自内心的表白，我甚至不会为自己感到羞愧。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我们是否想到过他的读者们，以及那些充满生命之血的酒桶，诸如：《所以一切不会随风而去》和《草地的报复》呢？

现在，有谁敢从我的手上夺走《东京—蒙大拿快车》呢？大约在一点钟左右，我返回了阿克罗波里斯酒店。像所有的人一样，我几乎用了整个晚上，试图去琢磨一番，到底我们失去了什么。我站起来，走到接待处，一个家伙诡谲地向我使了个眼色。我转过身来，坐在长沙发上，要了瓶酒。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像这样醉过呢，而且头脑却如此清醒。我相信自己用一条腿支撑着，就能够站起来，不过，我还是去借助了一把扶手椅。天花板上那令人眩目的吊灯，似乎有些超负荷了。这就像他在那个短篇小说中提到的，他用一盏200瓦的灯泡儿，把谷仓里照得灯火通明。

蒙大纳州，泰晤士广场。我邀请这家伙在这儿见面。不，他竟然没有听说过理查德·布罗提根，不过，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铁筒，然后微笑着把它放在我的面前。我解释说，布罗提根是热爱生活的一个最好的理由，当我走进对面的房子里，他冲我咧着嘴笑的时候，我差点激动得哭出声来。他急切地要求我打开他的小礼物。这是一筒烟纸。五个一捆的。是他在布雷夫斯的一个酒吧里换来的，为了我，他专门去跑了一趟。我用颤抖的手卷起了第一支烟。这是一只细长、纤弱和温柔的作家之手。我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他，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理查德·布罗提根……”我嘴里嘟囔着，他的名字就是理查德·布罗提根。

（菲利普·迪昂：《热爱生活的一个理由》）

对于一个懂外语的人来说，能有机会接触大量未被翻译过的原著，可以从中获得无穷的乐趣。不过，有没有阅读外语原著的能力，则是另外一回事。菲利普·迪昂曾经在波士顿生活过两年，我问他是否能用英语阅读他的文学偶像的作品。

菲：对我来说，用英语去看一些作家的作品，是相当吃力的。像福克纳的书，读起来就很难。我可以读懂布考斯基，或者是约翰·芬特，不过，正如你所了解的，我的英语水平太可怜了。有时候我要去做的，也许只是看二十来页，这样，我就能得到某种风格上的概念，接

着我再去读翻译的书，因为我不可能花一年时间去读一本书。

米：你过去很少提到巴黎的文学机构，为什么你不肯多花点儿时间，谈谈这个话题呢。批评家们并不是都对你很友好。当然，有一些批评家对你很赞赏，其中一部分人，只是想从中找出一些涉及文法的细节，这样他们就能够进行一场辩论了。与此同时，你的作品又被法国享有最高声望的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这实在太有趣了。你眼看就要成功了，但是你没有热衷于社交活动，比如：参加那些鸡尾酒会，而且穿着非常讲究等等。你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最终你达到了目的。

菲：是的。我对文学圈的社交活动不感兴趣，我觉得自己的书能被伽利马看中，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安托万·伽利马，比大多数巴黎的批评家们想像得更加豁达，在法国，能成为一个作家是很困难的，因为批评家们同时也是作家和编辑（出版家）。所以，如果你不是来自于这个圈子，就很难得到承认。这样的状况是很阴暗的，而且令人感到厌恶。不只是我个人有这种看法。或许是因为，刚开始我有点儿独来独往，不过，现在有很多年轻的作家都与批评家们心存芥蒂。举例来说，最近有个非常有趣的作家，名字叫米歇尔·豪艾勒比克，他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永远都是斗争。也许，这就是美国人或英国人对法国作品不感兴趣的原因吧，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文学是令人倒胃口的。这不过是某些学院派的梦呓罢了。但是，这并非真实的状况，其实目前的法国文坛，有很多有趣的人物。

米：因此，对于来自美国和海外的出版社来说，还是有很多可以挖掘的空间？

菲：也许吧，我很难说清楚，必须花点儿时间来改变观念。

米：虽然你并不在乎那些文学机构，以及所有相关的事情。但是，你的作品中到处充满了作家。你谈论作家，谈论作家的障碍，并且与一个失意的作家分享痛苦，为了自己心爱的作家的不幸去世，感到痛心疾首，你评论其他的作家，阅读他们推荐的作品。这些始终都离不开作家与创作。

菲：是的，但是情况有所不同。也许我了解一个作家的作品和生平，但是两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我的意思是说，与巴黎的文学批评界有所区别。你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当然，我对一个作家的思维方式很感兴趣，因为这就是我的生活。它是我创作的核心。我通过写作来阐释这个世界，而且这是我理解任何事物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我没有更多的工具，这是我惟一的工具。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写作就是让混乱的局面变得有秩序。写作可以让我与这个世界变得和谐一些，这样我就不会感到太困惑了。

米：你能谈谈创作风格吗？尽管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我认为

你的风格转变了。从你第一本书问世，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年了，我可以任意翻开一页，不管是哪一个章节，无论是二十年前还是今天，我们都会知道，这就是迪昂的作品。

菲：感谢你的美誉。我一直努力去做，但是我不能肯定。你知道风格并不是一块冰。风格就像你的生活一样，它在不断地改变和移动着，它不是冻结的东西。

米：菲利浦·迪昂继续引述丹麦作家雅各布·帕鲁丹的话，他说，“风格并不取决于内容，而它是一个镜头，可以把所有的内容都汇聚到一个燃烧的火炉中。”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定义，难道不是吗？现在，我们转回到菲利浦·迪昂关于创作过程的讲演中。

女士们先生们，如果我没有失去记忆的话，我想，我已经回答了关于创作过程的问题。时间大约在二十年前，当我出版第一本小说的时候。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当初我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实际上，我相信，只要在一张桌子跟前坐下来，闭上眼睛沉思几分钟，然后就完全能够开始写作了。我想，如果运气降临到你身上，这就足够了。

今天，众所周知，我对创作过程了解得并不多。我认为，桌子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我发现似乎不一定要闭上眼睛。如果能摸索到一个回形针，或者夹子等等，那就足够了。

我不相信灵感，而且我也不相信有文学天才。不过，我相信技艺高超的垂钓者。有些人即使用上最先进的设备，并且岸边有大量的后勤支援，却从没有钓到一条鱼。其他的人也许两手空空，只有一个最基本的渔杆和渔钩，他们就能满载而归，嘴边露出得意的微笑。他们所具有的，就是风格。

我一向认为，在我动笔之前，一本小说就已经存在了。我曾经想像它就是地上露出一根细线。我必须有足够的耐心，熟练地将它从埋在地下的线轴中拉出来，尽可能不去扯断它。现在对我来说，基本上还是这种情况。如果我必须列出所有必须具备的条件，那么我会指出，如果你手里掌握着运气，足够的信心，不错的眼光，以及足够的谦卑，那么这种练习最终才可能得以完成。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必须具有多面性和个性、变化多端的形式，以及一些风格。

所以一开始，运气是必须具备的。你必须找到正确的办法，把缠绕的线轴解开。这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开局”。如果你愿意的话，或者可称之为“开场白”。在我看来，开头第一句话非常重要，因为我坚信它掌握着，通往某些领域的、可以支撑整部作品的钥匙。不管怎么说，至少它是整个小说的基石，当它们存在的时候，其它所有的石头都能够上面，被支撑起来。

所以有什么样的开场白，根据它的尺度和形式，可以确定未来作

品的方向和形式。你最好经过深思熟虑，所以你必须围绕着它反复推敲，然后在最终到达顶峰之前，你需要再返回来，仔细琢磨那些细小的地方。否则的话，极有可能来不及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创作过程”中，百分之九十的功夫，应该放在对“开场白”的深入探究上。

通常很系统的、仔细的审查，可以揭示大量的次要材料，这些是不能一目了然的。例如，在小说地理位置和气候的设计上，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展开故事情节，同样也涉及到叙述者的心理状态，他或她关注的事情。由什么人说出或者考虑的第一句话，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叙述者、或者人物会选择这样的话？当他们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在那些特定的时刻，他们的心里体验是怎样的？如果你想要找出问题的答案，你必须非常小心地把缠绕的线团解开，面纱将会逐渐被掀起来。不过，那些重要的开场白，仍然含有一些运气。但是，任何人都会明白，你可以完全创造出自己的运气。信心是你需要的另一个因素。灵感是一种最老生常谈的概念，不过它确实可以让孩子们感到兴趣盎然，但是一个作家完全可以不去依靠它。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认为，信念是一个作家可以摒弃的因素。对于一个事业来说，信念就像是燃料。它是惟一能让你把事业引向成功的因素。为了写成一本书，需要有很多毅力和决心，它能清除你所面对的、所有的障碍，否则，你将会陷入一种充斥了所有书店的，那些相互雷同的、根本不会引起读者兴趣的作品的平庸之中。这也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开头第一句话如此重要。你会从中积聚力量继续写下去，从中你将获得那些必须的信念，它们往往能让你把整部小说继续下去。因此你将会明白，信念决非一种普通、平凡的自信。确切地说，它是那种超越于自信之上的，可以任意驾驭语言所有含义的信念。

即使你拥有了信念，良好的洞察力仍然是最基本的。有时候你会连续坐上几个钟头，有时候是一整天，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你只能静观其变。你必须时刻提防着任何陷阱或者陷入绝境，你必须清除那些、试图用变化多端的浓度吞没你的迷雾，以便能看清眼前广阔的空间，发现它们正笼罩在你的面前。作家的洞察力是他的惟一的武器，他惟一的职责就是使其更加尖锐。用它来发现那些非常适合的观察角度，同时可以不断调整，来审视那些已经被别人探查过上千次的东西，这样，他就能让这些领域完全适应他自己的风格。因此有良好的洞察力，意味着找到自己恰当的声音。稍后，可能会完全颠倒过来，最初首要的因素可以成为次要的，最好的结果是，它们可以完全地融合在一起。让-吕克·戈达尔曾在什么地方说过，跟踪移动目标摄影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没有作家的凝视，就不会有道德问题了，如果那样的话，就不可能把作家与其他的人区别开来了。

不过,当他发现一个新的创意的时候,作家必须立刻联想起一些谦卑,除非他不想去自讨苦吃。毕竟轻举妄动,是一种盲目的错误,可能会威胁到整个工作。所以,无论什么时候,作家都必须有能力去控制自己。这种要求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方面。简单地说,他应该学会膨胀自己,同时也要保持节制,一切顺其自然。他不要去试图完成自己的平均水平,也无需做得太过分,除非他有能力去驾驭这一切。

现在,我已经提供了很多关于我如何写作的线索。

你们也许明白了,我一开始并没有什么计划,我只是按照一种扩大法延伸下去,去挖掘那些位于同一中心的东西,每个细节都从“开场白”放射出去的。用拍电影的术语来说,这就意味着从一个近景拍摄,慢慢地拉到一个远景。每次长距离的移动拍摄,都是由画面之外的东西决定的。这构成了我工作的第一个步骤,然后会写出二十来页的粗稿。这些并非是草稿的一部分,远远超过了草稿,它们是最后的定稿,是这部小说的前二十页。小说的基调就这样被展开了。开场白被压缩得像一个柠檬似的,它释放出饱含汁液的秘密,而且我们开始看清前面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不断地重复当初写开场白时所做的一切,仔细地阅读和检查,系统地研究所有的资料和它们的用途。

在写作过程中,这是最重要的阶段,但是,它也是最令人惊讶和最有价值的。现在时候到了,我们终于发现这部小说要把我们领往何处了:一个数字或者符号,是如此的让人难以理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声音吸引了我们呢?这种声音想传递给我们什么信息呢?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也许要坚持到最后一天。在你浮出水面之前,你必须用心倾听,回忆起你所知道的每件事情。只有这样,你才能继续下去。

我必须告诉你,在这个阶段中,确实会有些奇怪的事情出现。举例来说,我现在正在写的一本小说,其中的男女主人公,邀请了他们的几个朋友过来。我已经写了前面的二十来页,我注意到男女主人公的对话听起来有些奇怪,而且女主人公没有直接对别人说话。甚至我重新仔细看过之后,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那些秘密背后的真实原因。事实上,女人已经死去了,她只是活在他的丈夫的心中。最后一切全都水落石出了。

因此,你明白需要多么仔细的倾听,才能知道小说到底要告诉你什么。这个阶段,同样是为了把一个人的力量重新凝聚起来,差不多就像输血一样,可以直接从小说的雏形中,将有益的东西输送到作家的血管里。这样的画面始终更适合于,提示两个独立的实体的存在:小说与作家。同样不可避免的、不固定的交流,肯定会一个接一个发生。小说让自己沦为被作家榨取的对象,因此它进入了生活。也许它偶然

发现,小说的真实本质很晚才会被揭示出来。举例来说,我发现自己被迫写出一个三部曲。我已经出版了一本小说,当它被放在书店的橱窗里的时候,我这才意识到,这应该是一个系列的第一本,它呼唤着下一部作品的诞生。于是我又写了第二本,我根本没有按顺序写,所有的人物都是陌生的,而且叙述者也是另外一个人。所以,我在一种极度困惑的状态下完成了第二本小说。一天早晨,第三个声音开始说话了。它告诉我,它一直隐藏在我已经完成的另外两本中间,而且为了写第三本书,每件事情都已经准备就绪了。于是,我开始下笔。

创作过程并不是按照意愿去努力的结果,它更像是一种精神的随机性。我认为,你需要不知不觉地进入这个过程中,你无需强行地进入。你必须懂得如何在你的线索与顺其自然中解读它。我在开始写一本书的时候,心里从来没有什么明确的想法。塞利纳说过,那些粗俗的想法,所有的人一旦去为了寻找它们,就如同去打开一份报纸一样。我想补充一点,在某些过程中,想法总是跳跃出现在某个地方,所以,它根本不值得你浪费时间去提前考虑,否则你会把小说转变成一篇论文,把小说家变成了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或者是一个文艺理论家。这样做,一定会让他面目全非的。

米:我们已经触及到一些、关于作家非常隐秘的问题,重新进入到作品的本质中,但是,我们最终发现了一些非常详实的资料。

在你的作品中,有很多小说涉及到友情,有时候他们很可能是虚构的,在你最近的三部小说中,有一些关于邻居和朋友的感觉是非常接近的。

菲:和某人建立一种明确的关系,是很困难的。对我来说,这越来越困难了,也许因为我不是太用心去交往,因为我把这些心思都用在我的书中了。对我来说,写一本小说也许要用一年时间,在这一年当中,我非常密切地接近读者,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米:你谈到了你与书中人物建立的友谊,其中一些也许是非常强烈的,因为他们重复出现了。有几个人物多次出现在几部作品中。

菲:是的,因为他们总是在同一个世界里。有时候,一本书中的男人,会作为女人出现在另一本书中,过了一会儿,我会惊讶地说,我认识这个女人,我知道他是我另一本书中的人物。有时候,在现实生活中,我会发现在大街上遇到我小说中的一些人物。那是一种很特殊的感觉,当我在创作过程中的时候,我很难区分,现实生活和书中的究竟有什么不同。

米:有时候,你还有一种对叙述者的、幽默的自嘲意识。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菲:你必须在你和你们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所以,有时候你必须微笑着面对自己。这是在寻找平衡,你需要一种幽默来保持平衡。否

则的话，世界就会变得特别复杂了。它就像烟雾一样，有时候，世界像落在灰尘上的大雨，所以你需要这样。在我的本性中，我不能肯定，也许我不像评论家们希望的那样严肃。

米：不过，我认为幽默是非常严肃的

菲：是的，我也这样认为。

米：你对画面和隐喻有非常敏锐的感觉，你运用了一些十分少见的比喻——“当叙述者开口说话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人，接着他说”，“当我看到她的时候，感觉就像是一根出现在水桶面前的火柴”。

菲：我觉得最好是一页页写下去。感觉就像是画面上粘满油酥面一样。我是不是每件事都要交待一番呢？不，我只需要正确的东西。

米：你的小说充满了诗意。你写诗吗？

菲：有时候我会写点儿小东西。我不知道那算不算诗歌。非常特别，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还没有出色到随便说出几句想说的话，都可以写进小说里。

米：我们能谈谈女人吗？你的书中，女人总是很让人惊讶的，她们非常执拗。其中一些可以被看作是母老虎。另外一些心地善良、有姐妹和母亲一样的同情心，还有一些两者兼备。不过她们往往都很强硬，我不记得小说中有一个软弱的女性人物。

菲：我喜欢性情刚烈的女人。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让人变得强壮起来的因素，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变得坚强起来。

米：在《外表迟钝的人》中，你写了一位女作家，叙述者是和女作家在一起生活的人。我有一种感觉，这个男人的一部分是女性化的，在这本书中，我觉得这种女性的角色，试图要把某种东西从里面分离出来。

菲：这是因为，我认为在每个人身上，一部分是男性化的，另一部分是女性化的，而且你必须了解两部分。对我来说，最初这个世界是女性化的，我的女性部分是很神秘的，最神秘的。今天，我的男性部分更加难以理解了。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也许，我在期待着一个女人向我解释这一切。

米：你书中的很多人物，都被他们的女人甩掉，或者说抛弃了。

菲：这也是一种隐喻。你总是被某些事物或者某个人抛弃，你必须努力挣扎着，重新找回他们。然而这种斗争意味着你还没有死去，你仍然活着，事情就这么简单。



春树 / 主编

